

古典诗词名家

谢灵运 鲍照诗选

胡大雷

选注



I222.739.1
X458



郑州大学 *04010249954 *

-61

古典诗词名家

谢灵运 鲍照诗选

胡大雷 选注



中华书局

I222.739.1

X4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灵运鲍照诗选/胡大雷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古典诗词名家)

ISBN 7-101-04308-9

I.谢… II.胡… III.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南朝时代 IV.I222.73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3949 号

书 名 谢灵运鲍照诗选

丛 书 名 古典诗词名家

编 著 者 胡大雷 选注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⁵/₈。字数 128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308-9/I·561

定 价 12.00 元

出 版 说 明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最深厚、最具魅力的形式之一,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两大艺术特质,以简约的形式蕴涵了丰厚的韵味,所以一直受到作者与读者的青睐,其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其他形式难以比拟的。时至今日,诗词在海内外仍拥有大批爱好者:自发成立的众多业余创作团体,大量的相关读物,为数众多的诗词网站,无一不在昭示着这种古典形式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中,经由社会各阶层无数爱好者的不断实践,特别是通过一大批天才作家示范性的工作,诗词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规范与灵活等艺术矛盾,成为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便利工具。人们或浅吟低唱,或慷慨高歌;或率尔操觚,或精雕细刻,尽情倾吐他们对人世的种种感受,留下用心血甚至生命写就的诗词篇章。诵读这些篇章,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步入历史,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对话,总能带给我们丰富的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

中华书局过去出版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精选历代诗词名家的名作,汇聚最新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雅俗共赏的系统诗词选本,一直是我们的夙愿。为了达成这个愿望,我们特意邀约了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十多

2 谢灵运鲍照诗选

名专家学者,编撰了这套“古典诗词名家”丛书。我们的做法是:一、以传诵程度作为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二、选文尽量使用权威版本,特别是权威的整理本,不出校勘记,一般异文不作说明,重要异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三、每种书正文前设“前言”,对入选的作者、作品及其他相关内容作较全面、精到的评介。四、作品及其注释按编年为序,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品之后。五、每篇诗词正文下设“题解”和“注释”,题解根据具体情况对诗的写作背景、主旨、作法、艺术特色及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年号等方面做出介绍;注释则针对一般读者的切实需要,特别注意对典故、名物、典制等专有词和难懂语词的解释,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难懂的句子有串讲。

我们希望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对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能够有比较充分、系统的了解,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增加人生的兴味和体验;或者得到学习、仿效的榜样,有益于诗词的创作,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最后,衷心感谢参与撰稿的专家学者,在这套丛书编撰的过程中,他们都竭尽全力,无私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其中几种选本所经历的艰辛,更远非心血二字可以概括。同时,希望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以使这套书能在将来进一步得到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4年9月

前

言

提起南朝刘宋诗坛，素有“元嘉(424—453)三大家”之称，其中又尤以谢灵运与鲍照为著名。

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一带)，世居会稽郡始兴县(今浙江上虞县南及嵊县东北)。其祖父谢玄，因淝水战役之功封爵康乐公，谢灵运袭封康乐公。东晋义熙元年(406)，灵运出仕，任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义熙二年(407)改从抚军将军、豫州刺史刘毅任记室参军，先后随刘毅镇守豫州、江州、荊州，在荊州时改任卫军从事中郎。义熙八年(413)，刘毅反刘裕，兵败自杀，灵运依刘裕为太尉参军，次年还都，为秘书丞，义熙十一年(416)，转中书侍郎，后为世子中军咨议、黄门侍郎。义熙十四年(419)，刘裕在彭城建宋国，灵运任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元熙元年(419)，灵运由彭城返京，任世子左卫率。次年，刘裕代晋自立，灵运爵位由公例降为侯，任太子左卫率。永初三年(422)，刘裕死，少帝即位，灵运被权臣徐羨之、傅亮等排挤出京，任永嘉太守，在职一年，托病回故乡始兴隐居。元嘉三年(426)，文帝诛徐羨之、傅亮等，灵运奉召回京任秘书监，寻迁侍中，因不受重用，心有不平，多称疾不上朝而肆意遨游，于是文帝讽旨令自解，灵运上表陈疾，请假东归，第二次回始兴隐居。元嘉五年(428)，

2 谢灵运鲍照诗选

因游娱宴集,以夜续昼,遭弹劾免官。元嘉八年(431),因决湖造田之事被会稽太守诬告,灵运驰京申辩,文帝知其被诬,未予追究,但不让他再回会稽,任他为临川(今属江西)内史。灵运在临川内史任上依然荒废政事,遨游山水,为有司所纠,司徒刘义康遣使收录,灵运兴兵拒捕,犯下死罪,文帝爱其才,降死一等,流放广州。元嘉十年(433),有人告发灵运在广州参与谋反,诏于广州行弃市刑。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宋齐时代山水诗代替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谢灵运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东晋时,社会上盛行清谈玄理,盛行清谈玄理、体悟玄理的玄言诗。玄言诗清谈玄理,令人有“平典似《道德论》”之感,“淡乎寡味”(《诗品》),但玄言诗清谈玄理、体悟玄理还有另一种方式,即从感性形象入手,多以自然山水景物来清谈玄理、体悟玄理,如王羲之《兰亭诗》: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

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

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人们在美妙的自然山水景物中获得欣欣向荣、欢悦不已的享受,诗人以此引发人们探寻玄理。全诗的结构是由山水景物进入宇宙人生哲理的述说,为了述说宇宙人生的哲理,就要脱略具体社会生活内容,就要使山水景物也脱略了具体性,所谓“万殊莫不均”,正因为山水景物没有具体性,使其不是山水诗而是玄言诗。但谢灵运却是沿着以山水景物来体悟玄理这条路来改造玄言诗的,其关键点,就是把玄言诗中概括化、概念化的自然山水景物具体化、生

活化的。其作法有二：一是在其诗作题目上尽可能地标明所游览之地与游览方式，如《登永嘉绿嶂山》、《游岭门山》、《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之类，表明这是游览具体之地；二是尽可能地忠实描摹出所游览之地的山水景物的原本面貌，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称这种情况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见貌，即字而知时也。”正因为如此，虽然谢灵运诗作的末尾还有一点述说玄言的尾巴，但展现出了山水诗面目，诗中的山水景物由概括而具体，由诗中的附庸成为主体，山水诗正式形成了。

谢灵运山水诗，大都是其出守永嘉太守、隐居故乡及出守内史临川时游览庐山所作，这些地方都有景色秀丽的山水景物。山水诗的产生是与诗人对山水景物取一种赏玩的态度分不开的，谢灵运在诗中就多次提及他的这种赏玩态度，如《石门岩上宿》写“妙物莫为赏”，称遗憾只是自己独自赏玩美好景物；《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写“孤游非情叹，赏废理维通”，称不可因为孤游而废止欣赏；又如《初往新安至桐庐口》称“景夕群物清，对玩感可喜”；《登石门最高顶》称“心契九秋干，目玩三春萋”，都是如此写出自己对山水景物的赏玩。山水诗的产生，又与诗人要把自己所游览到的山水景物再现出来以供世人欣赏分不开。谢灵运本人就是一个极好游览山水的人，也是一个极愿意把自己所欣赏到的山水描摹出来以供世人欣赏的人。《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又载，他回乡隐居后，“经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

远近钦慕，名动京师”。他每游一地一景，常有诗作咏其地其景，再现其山水景物，而且，其再现并非自作自赏，而是让世人去欣赏的。从前述当日山水诗强调“形似”也可看出，“形似”的提出，就是要使山水诗给世人再现山水自然之景以供人们欣赏。

谢灵运山水诗的成就之一，即把千姿百态、活力无限的自然山水景物忠实地描摹出来供人们观赏。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
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这首诗先写自己迷恋于山中景物，又写从石壁精舍回来的傍晚经湖中泛舟的景色，最后写自己的愉悦心情，从出发游览到景物描摹，最后抒发情感，如此“叙事——写景——抒情”的结构，忠实记载了旅途游览的整个过程。诗中景物描摹细腻精致，全凭山水景物留给自己的印象来下笔，写出自己对山水景物的感觉，所谓“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读来生动真切。又如《登江中孤屿》：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
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
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
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

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诗中先写自己“怀新”“寻异”而渡江游览,次写来到江中孤屿,其笔下称“孤屿媚中川”,仿佛孤屿从未被世人发现而独为自己所见,欣喜之情不言而喻。“云日”二句,是对“孤屿媚中川”的具体描绘,白云与红日相辉映,蓝天与碧水共鲜亮,而孤屿即处于中间。诗作最后,是对这澄澈境界的赞叹,把它比作世外仙境。

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成就之二,即如钟嵘《诗品》品评其诗曰:“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曲新声,络绎奔发。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其诗中的“名章迥句”如:“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等,刘宋诗人鲍照称赏谢诗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用以评价这些“名章迥句”,洵非虚言。谢灵运山水诗的“名章迥句”,也是南朝诗歌崇尚声色的风气所至,《文心雕龙·明诗》称当日“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谢诗即是如此。谢灵运山水诗多骈偶、多雕章琢句,也是这种风气的体现。

一般人们批评谢灵运山水诗很难见出其内心的思想感情,这主要是指其山水诗中景与情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其山水诗中的春、夏、秋、冬景自身都展现出一种欢乐向上、欣欣向荣的气象,尽管也有荒林、哀禽、霜露、落花等,但这些景物在诗中并不显示出哀戚伤感,其氛围仍是蓬勃活跃的。但在如此的景物描摹后,谢灵运要抒发的感情却是愤懑忧郁之下如何才能淡泊无闷,如《登池上楼》,诗人写自己久病初愈登楼,一打开窗户,一股春的气息扑

面而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虽然春光只点点屑屑,但诗人已捷足先登抢先领略到了,这与诗人心中升腾着的对春天的渴望与对自然界生命力的仰慕分不开的,但诗末诗人却在伤春,抒写决意淡泊才可“无闷”等等,于是,与景物描摹中欢跃朝气构成一种冲突。

从谢灵运个人看,凭借个人才华与能力以实现进取是其行动的准则。谢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宋书》本传)。但他一再遭受挫折,晋宋交替之际,谢家在朝廷权势之争中渐趋下风,刘宋建立,他又例降为侯;他努力结交刘裕次子刘义真,引起朝廷猜忌,被排挤出京任永嘉太守;后刘义隆登基,灵运自以为有出头之日,但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同上)。灵运又加紧与掌握军权的檀道济联系,当时上书劝伐河北,便有壮大檀道济势力之意。终于,灵运在汲汲于争权夺利中失败了,被杀于广州。综观灵运一生,积极谋取政治权势是他内心世界的主导,《南史·谢灵运传论》即称:“灵运才名,江左独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谢灵运由于其不成功的仕途,故要压抑自己的内心情志,他要表现出一种雍容儒雅的风度,但内心这种进取之心又无论如何难以压抑,因此,其诗中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山水景物把他的内心冲动暴露无遗。白居易《读谢灵运诗》中说:“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如果我们能从谢灵运诗中的山水景物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理解灵运,而不是仅仅凭他所直抒之情之理,那么,一个完整的谢灵运就站在我们面前,对谢灵运山水诗也就有一个完整的理解。

总之,谢灵运是继承玄言诗又终结玄言诗的诗人,是开创山水诗派的诗人,是开创南朝崇尚声色之风的诗人,这就是他在文学史

上的功绩。

鲍照(414?—466),字明远,东海(邻山东郯城一带)人。他出身于寒族家庭,自称是“负锺下农”(《解褐谢侍郎表》)、“废耕学文”(《侍郎报满辞阁疏》),他不甘心屈从于当时的门阀制度而力争要有所作为,二十多岁时,献诗于临川王刘义庆,被提拔为王国侍郎,继而在衡阳王刘义季、始兴王刘濬的王国当过侍郎,后来又在朝廷中担任过太学博士、中书舍人、海虞令、秣陵令、永嘉令等官职,最后任临海王刘子项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故后世称其“鲍参军”。刘子项谋反兵败,鲍照也被乱兵所杀。他的诗很为后世所重,称之“元嘉三大家”之一,但因其出身寒微,生前常郁郁不得志,又因其诗不合温文尔雅之风,其诗歌成就不被当代所认可,故钟嵘《诗品》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

鲍照诗歌主要贡献在乐府诗,这些诗作,继承汉魏乐府的传统精神,深刻反映了现实生活,这从以下几点可见出。其一,表达对士族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与反抗。如其《拟行路难》十八首中的两首: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其四)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太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其六)

前一首点明悲愤不平之气,所谓“人生亦有命”,联系鲍照生平,即针对当日盛行的门阀制度的压抑而言。后一首称“自古圣贤尽贫贱”,更点明对门阀社会的对抗及自己孤直耿介的性格,宁愿弃官还家,也不愿蹀躞垂翼,仰人鼻息。鲍照《瓜步山揭文》中说:“故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把这些联系起来看,都是鲍照对门阀制度的强烈抨击。除了《拟行路难》集中表现了这种情绪外,其《代放歌行》写“旷士”,其《代贫贱愁苦行》写“贫苦即生剧”,其《代白头吟》写“人情贱恩旧”,都抒发了贫贱寒士受压抑的痛苦。其《梅花落》歌颂梅花不畏霜露的坚贞品格,也有突出自我人格之意。自曹魏订立“九品官人法”,至刘宋时已有二百多年,门阀制度日益根深蒂固,前有西晋左思,后有刘宋鲍照,都以诗歌为武器对其猛烈抨击,抒发胸怀,给当时诗坛带来一股刚劲之风。

其二,写边塞景物,写战争,写征夫戍卒,是鲍照乐府诗的又一特点。其《代出自蓟北门行》,写出“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的边塞景物,也写出将士们“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英勇精神,真可谓“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代苦热行》重在渲染边塞的炎热与瘴疠,所谓“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圻”,“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最后写到将士们身临不测之地,所得荣赏则既“薄”且“微”,同情与愤慨一目了然。《代陈思白马篇》既写“薄暮塞云起,飞沙被远松”的边塞景色,又写“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的豪气。《代东武吟》以一位沙场老将的自白,控诉统治阶级的刻薄寡恩。鲍照这类诗,多为拟汉魏乐府所作,其写边塞风光、边塞战争及士卒生

活,开南朝写边塞诗的风气之先。鲍照《拟行路难》组诗中,也有描摹边塞戍卒生活的内容,如其十四(君不见少壮从军去)写边塞士卒“将死胡马迹,能见妻子难”,有一种离乡的绝望;其十三(春禽喈喈旦暮鸣)写从军士参与过客的对话,反映征人思家的痛苦。

其三,对妇女爱情生活的同情。其诗作中有对爱情不自由的女子的叙写,如《拟行路难》其三:

璇闺玉墀上椒阁,女窗绣户垂罗幕。
中有一人字金兰,被服纤罗采芳藿。
春燕差池风散梅,开帟对景弄春爵。
含歌揽涕恒抱愁,人生几时得为乐?
宁作野中之双凫,不愿云间之别鹤!

诗中女主人公爱情生活不自由,她宁作“野中之双凫”,而不愿过贵家姬妾的生活。《拟行路难》其八(中庭五株桃)与其十三(今年阳初花满林)写思妇寡居,其九(剡谿染黄丝)写弃妇对丈夫的指斥:“今日见我颜色衰,意中索莫与先异,还君金钗玳瑁簪,不忍见之益愁思。”这与《汉铙歌·有所思》中那位女子有一样的愤婉与决绝。

鲍照的乐府诗作在形式上、艺术表现上也很有创新与特点。其一,丰富与发展了七言诗。七言诗的形成与发展较五言诗漫长曲折,《诗经》与《楚辞》中已有七言句,先秦两汉已有七言谣谚,荀子的《成相篇》就是模仿民间歌谣的七言杂言体韵文,《汉书》载录有西汉时代的《楼护歌》、《上郡歌》等七言谣谚,还有《文选注》征引的东方朔、董仲舒、刘向的七言诗歌;另外,《汉书》在录载作家作品名称时,也多有“七言”一目。东汉时七言民谣更多,今存文人作品如张衡《四愁诗》,除了各章首句用骚体句式外,另外六句都是纯粹的七言体。建安时代曹丕《燕歌行》两首,是现存最早的

完整的七言诗,只是在形式上逐句用韵,过于急促而不够谐调。一般人们对七言诗不很重视,西晋诗人傅玄模拟张衡作《四愁诗》,还说它是“体小而俗”,七言诗只是民间尤其是北方民间有所流行。鲍照所拟的《行路难》,本来也是北方牧竖歌曲,但鲍照对其作了革新,最主要的就是变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可以自由换韵,调协了七言体的音节,这样,就为七言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七言体在南北朝文人诗歌中日见繁荣。

其四,情感抒发与语言运用激昂顿挫,富于变化。钟嵘《诗品》在盛赞鲍照诗歌“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后,又指出:“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称鲍照诗作留给齐代的影响是:“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这些话,一是指鲍照诗作多用新兴乐府曲调,如江南民歌与七言体,一是指鲍照这些乐府诗激昂顿挫,不合“中和”之道。其实,这些地方正是后世欣赏鲍诗之处,如《拟行路难》其四,先以“泻水置平地”起兴,表达自己对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又以“自宽”安慰自己,但最后又称“岂无感”,只是“吞声踯躅不敢言”,或抑或扬,欲扬先抑,激起情感抒发的层层波浪。另外,七言、杂言体错落的语言格局,也增加了其诗的所谓“危仄”、“险俗”。

沈约《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后附《鲍照传》,称其“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杜甫《春风忆李白》有“俊逸鲍参军”之语,自此,“俊逸”便成为历代评价鲍诗艺术风格的专有名词,如叶燮《原诗》即以“俊逸”确认为鲍照“矫然自成一家”。所谓“俊逸”,当包含出人尘想之立意、深沉豪迈之气势、奇异可状之形象、直书胸臆之笔法、奔放流畅之语言这么几方面。人们称说鲍诗“俊逸”又多与其代表作《拟行路难》联系在一起,七言体本有慷

慨激越粗犷的特点,鲍照因其内心情感抒发的需要选择了七言体,又以其创造性才能,在继承中确立了七言体波澜开阖、昂扬豪迈的风格体式,成为其诗作“俊逸”风格特点的代表性作品。

鲍照五言诗或写景或抒情,也有较优秀之作,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前言》曾点出“形象都很鲜明而新异”的写景诗句,如《过铜山掘黄精》的“松色随野深,月露依草白”,《从登香炉峰》的“青冥摇烟树,穹跨负天石”等。但其五言诗,也有一些生僻奇奥的词语,为后世韩孟一派祖述。

南朝刘宋时的诗歌创作,一反玄言诗的“淡乎寡味”,是一个崇尚声色的时代,诗人们在题材的选择、语言的运用诸方面都有开拓与创新,谢灵运与鲍照代表了时代在崇尚声色上两个不同的努力方向。一个是坚持传统,在继承中有所创新,继承了玄言诗描摹山水自然景物,使山水自然景物在诗中的地位由附庸成为主体,而情感个性则要显得雍容华贵,所谓“启心闲绎,托辞体旷”。(《南齐书·文学传论》评谢诗语)一个是学习乐府,在学习中有所创新,把乐府尤其是七言民歌纳入文人诗歌的轨道,使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情感个性则显得激昂慷慨,令人感到“操调险急”、“倾炫心魄”。对谢灵运与鲍照两位大诗人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许多成果,注释本也有多种,我的注释工作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此处的选诗,以顾绍柏先生《谢灵运集校注》与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为基础,诗作的编年,大致亦依此二书,在前言与注释中,不少地方综合与吸取了此二书及前人研究的成果,在此特予以说明,前言与注释中,也有的是自己一得之见,诚恳期望得到指正。

此书所录作品,按编年为序,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

12 谢灵运鲍照诗选

品之后(其中谢诗以《临终》为界,鲍诗以《代东门行》为界)。中华书局张耕先生对本书的工作多有鼓励和督促,并细心审读全稿,提出宝贵的意见,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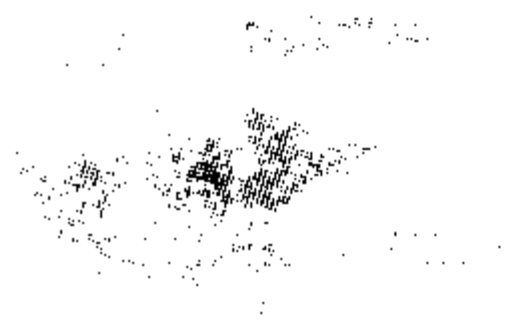
前 言	1
-----	---

谢灵运诗选

岁暮	3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	3
彭城宫中直感岁暮	5
邻里相送至方山	6
过始宁墅	8
富春渚	10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12
七里瀨	13
晚出西射堂	15
登永嘉绿嶂山	16
游岭门山	18
斋中读书	20
登池上楼	21
东山望海	23
登上戍石鼓山	25
石室山	26

2 谢灵运鲍照诗选

过白岸亭	28
游赤石进帆海	29
游南亭	31
登江中孤屿	33
白石岩下径行田	34
行田登海口盘屿山	36
过瞿溪山饭僧	37
初去郡	39
东阳溪中赠答二首	42
石壁立招提精舍	43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45
田南树园激流植援	46
南楼中望所迟客	48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49
从厅竹涧越岭溪行	51
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	53
庐陵王墓下作	55
拟魏太子邺中集(魏太子、王粲、徐幹)	58
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65
入东道路	66
登临海峤初发彊中作与从弟惠连见 羊何共和之	68
酬从弟惠连	70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	73
登石山最高顶	75
发归濂三瀑布望两溪	76



石门岩上宿 78

初发石首城 79

道路忆山中 81

入彭蠡湖口 83

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 84

临川被收 86

临终 87

日出东南隅行 89

折杨柳行 90

悲哉行 91

鲍照诗选

拟行路难

 (其一、其二、其三、其四、其六、其七、其八、其十三、其十五) 97

从登香炉峰..... 107

登庐山..... 110

登庐山望石门..... 111

浔阳还都道中作..... 113

发后渚..... 114

行京口至竹里..... 115

登翻车岬..... 117

代苦热行..... 118

和王丞..... 120

代放歌行..... 122

4 谢灵运鲍照诗选

玩月城西门廨中·····	123
日落望江赠荀丞·····	125
登黄鹤矶·····	127
代阳春登荆山行·····	128
代挽歌·····	130
代东门行·····	131
代陈思王京洛篇·····	132
代棹歌行·····	134
代白头吟·····	135
代东武吟·····	137
代出自蓟北门行·····	140
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	141
代陈思王白马篇·····	143
代升天行·····	145
代朗月行·····	147
代结客少年场行·····	148
代贫贱苦愁行·····	150
吴歌(其一)·····	152
采菱歌(其四)·····	153
幽兰(其三、其四)·····	154
代白紵舞歌辞(其二)·····	155
梅花落·····	156
代淮南王·····	157
代北风凉行·····	159
代春日行·····	160
登云阳九里埭·····	161



赠故人马子乔(其六)	162
答客	163
答休上人	165
赠傅都曹别	166
咏史	167
拟古(其三、其四、其六)	168
绍古辞(其一、其二)	173
学古	175
学刘公干体(其三)	176
数诗	177
建除诗	179
行药至城东桥	181
园中秋散	182
观园人艺植	184
梦还乡	185
山行见孤桐	187

谢灵运诗选



岁 暮

殷忧不能寐^{〔1〕}，苦此夜难颓^{〔2〕}。

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3〕}。

运往无淹物^{〔4〕}，年逝觉易摧^{〔5〕}。

题 解

此诗大约作于义熙十二年(416)岁末，时谢灵运奉诏前往彭城慰劳刘裕。诗作写诗人长夜不寐，忧思难解，感叹岁月流逝，人生易老。诗的妙处在于写景，“明月”二句，如此心境才有如此景物，与“池上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齐名，历代受到称诵，梁钟嵘《诗品》称之为“古今胜语”，为“直寻”，即写出了对自然景物的直接感受；唐皎然《诗式》称：“且如‘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积雪’，旨冥句中，风力虽齐，取兴各别。”

注 释

〔1〕殷忧：忧思深重。〔2〕颓：尽。〔3〕朔风：北风。〔4〕运往：时光流逝。无淹物：没有静止不变的事物。〔5〕“年逝”句：一年逝去，感到岁月特别容易催人衰老。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

季秋边朔苦^{〔1〕}，旅雁违霜雪^{〔2〕}。

凄凄阳卉腓^{〔3〕}，皎皎寒潭洁^{〔4〕}。

良辰感圣心^{〔5〕}，云旗兴暮节^{〔6〕}。

鸣葭戾朱宫^[7],兰卮献时哲^[8]。
 饯宴光有孚^[9],和乐隆所缺^[10]。
 在宥天下理^[11],吹万群方悦^[12]。
 归客遂海隅^[13],脱冠谢朝列^[14]。
 弭棹薄枉渚,指景待乐阕^[15]。
 河流有急澜^[16],浮骖无缓辙^[17]。
 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别^[18]。
 彼美丘园道^[19],喟焉伤薄劣^[20]。

题解

《南史·孔靖传》载:“宋台初建,以(孔)为尚书令,又让,又拜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辞事东归,帝亲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此事在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九月九日,当时赋诗的还有谢瞻。宋公,指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字寄奴,东晋末屡建战功,后代晋自立,改国号为宋,义熙十四年,刘裕屯兵彭城,即将西征。孔令,即孔靖,孔靖不愿接受刘裕的官职,辞事东归,刘裕为之饯行,时谢灵运奉诏前往彭城慰劳刘裕,参与盛宴。戏马台,在彭城,传说是项羽故地。诗作先写饯行的时间、地点与盛况,借赞颂盛宴来赞颂刘裕;其次写孔令东归的路途,引出孔令的丘园生活,对之表示向往之忱。

注释

[1]季秋:指农历九月。边朔:指彭城,位于当时东晋的北部边境。

[2]“旅雁”句:大雁南飞,为的是逃避霜雪严寒。违,背离。 [3]凄凄:严寒的样子。阳卉:秋阳下的百草。腓(fēi):枯萎。此句本《诗经·小雅·四月》:“秋日凄凄,百卉俱腓。” [4]皎皎:形容水的清澈。 [5]良辰:

指九月九日重阳节。圣心：具有最高智慧与道德之心。李善注《文选》此诗此句曰：“孙卿子曰：积善德而圣心备焉。”〔6〕“云旗”句：各种彩旗在暮秋时分迎风飘扬，此及以下数句均指饯行盛宴的情况。云旗，绘有云霓、熊虎等物的彩旗。〔7〕鸣葭(jiā)：吹奏胡笳。葭，通“笳”，胡笳，一种乐器。戾：到。朱宫：指戏马台的楼阁。〔8〕兰卮(zhī)：香醇的酒。兰，此处代指酒。卮，酒杯。时哲：时代的哲人，指孔靖。〔9〕光：发扬光大。有孚：《周易·未济》：“有孚于饮酒，无咎。”孚，诚信。〔10〕“和乐”句：酒宴上的和睦快乐令久已废缺的君臣宴饮之礼再次兴隆。《毛诗序》称：“《鹿鸣》废则和乐缺矣。”和乐，《诗经·小雅·鹿鸣》描述周天子君臣宴饮时称“和乐且湛”。〔11〕在宥(yòu)句：治国之道在宽仁。《庄子·在宥》：“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12〕“吹万”句：顺从自然才能使百姓欢悦。吹万，大自然发出各种声响，指顺从自然。〔13〕归客：指孔靖。遂：往。海隅：靠海之地，指孔靖的故乡会稽山阴。〔14〕“脱冠”句：指孔靖脱冠辞别诸位同僚。〔15〕弭棹(zhào)二句：孔靖之船停靠在弯曲的渚岸，指看日影等待乐曲停止即开拔。弭棹，停船；棹，船桨，代指船。薄，泊。枉渚，曲折的渚岸。景，指日影。乐阕(què)，乐曲停止。〔16〕“河流”句：指行者沿水路急速行进。〔17〕浮骖(cān)句：指送者飞车回马返回。浮，形容行走轻快。骖，三匹马驾的车。辙，车轮印。〔18〕“岂伊”二句：难道只想着孔靖的前途路程？我只觉得有愧于隐居的宿念。宿心，平素的心愿，即隐居的心愿。〔19〕“彼美”句：为孔靖的隐居之道而赞美。〔20〕“喟焉”句：为自己德薄行劣不能实现隐居而叹息。

彭城宫中直感岁暮

草草眷徂物^{〔1〕}，契契矜岁殚^{〔2〕}。
 楚艳起行戚^{〔3〕}，吴趋绝归欢^{〔4〕}。
 修带缓旧裳^{〔5〕}，素鬓改朱颜^{〔6〕}。
 晚暮悲独坐^{〔7〕}，鸣鸶歇春兰^{〔8〕}。

题解

刘裕于义熙十四年(418)自长安返回彭城,六月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任谢灵运为宋国黄门侍郎,再转为相国从事中郎。此诗即作于此年岁暮在彭城任职期间,直,值班。诗中先写诗人睹物生情,又闻歌生忧;继而直述自身“修带缓旧裳,素鬓改朱颜”。诗末二句以孤独与绝望结束全篇。

注释

[1]草草(sāo):同“慆慆”,忧愁的样子。《诗经·小雅·巷伯》:“劳人草草。”毛传:“草草,劳心也。”眷:顾恋。徂物:指万物凋枯;徂,往。
[2]契契:愁苦的样子。《诗经·小雅·大东》:“契契寤叹,哀我憯人。”毛传:“契契,忧苦也。”矜(jīn):怜惜,同情。殫(dān):尽。 [3]“楚艳”句:楚地歌曲引起我这远行之人的忧思。彭城为楚地,谢灵运故乡在越地,故称。艳,古时称楚地歌曲。戚,哀伤。 [4]“吴趋”句:吴地歌曲断绝了自己回归的欢乐。吴趋,乐府杂曲歌辞有《吴趋行》,为吴人以歌其地。 [5]“修带”句:因削瘦而衣带显得长了。此句袭《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的“衣带日已缓”而来。 [6]素鬓:鬓角发白,指白发。 [7]晚暮:岁暮又兼日暮。 [8]鸣鵲(tí):鹌鹑夏秋之际啼叫,此时春兰已经衰歇。《楚辞·离骚》:“恐鹌鹑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王逸注:“言恐鹌鹑以先春分鸣,使百草华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谗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过也。”谢诗此句袭用此意,言悲坐就是因为鹌鹑已经鸣叫,春兰已经衰歇,自己已失去施展抱负的机会。

邻里相送至方山

祗役出皇邑^[1],相期憩瓯越^[2]。
解缆及流潮^[3],怀旧不能发^[4]。

析析就衰林^[5],皎皎明秋月^[6]。
 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7]。
 积疴谢生虑^[8],寡欲罕所阙^[9]。
 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10]。
 各勉日新志^[11],音尘慰寂蔑^[12]。

题解

此诗作于宋永初三年(422)秋。当刘裕代晋自立,灵运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没有受到重用;刘裕死,少帝即位,朝廷权臣攻击他“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灵运被排挤出京,派赴永嘉郡任太守。灵运有诗《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此诗亦作于此时。此诗写他与健康亲友依依惜别的情形,诗中虽然说要趁任永嘉郡太守的机会,“资此永幽栖”,但这是愤激之言,是借此表达对权臣的不满。“方山”,在当日帝都建康东南,又名天印山,因四面等方如方印而得名。谢灵运以山水诗出名,这首诗只是一般的赠别抒情之作,但诗中表达的旷达之语及隐含下的进取之意,与其山水诗是相同的。

注释

〔1〕祗(zhī)役:敬奉职役,指赴任永嘉太守。祗,恭敬。皇邑:指京都建康。〔2〕“相期”句:期待着到永嘉郡去安养身心。憩,休息,谢灵运去永嘉是赴任,此处说“憩”,是诗人牢骚说法,既然把我投闲置散,那我也不求建树而只求小“憩”了。瓠越,永为古瓠越之地,故称。〔3〕及流潮:趁涨潮之时。〔4〕怀旧:怀恋邻里友人。〔5〕析析:风吹树木声。就衰林:走向秋日树木凋枯、黄叶纷落的前程。农历七月中旬尚未到如此的落叶秋季,但诗人认为自己赴偏僻海滨上任,故把上任设想为“就衰林”。

〔6〕“皎皎”句：诗人离京是七月十六日，正是满月之时，故称。〔7〕“含情”二句：心中充满离情别绪，遇到如此秋景，此情此绪更是难以止遏。

〔8〕积疴(ē)：久病。谢：断绝。生虑：养生的想法。〔9〕“寡欲”句：欲望淡薄，就不觉得有什么缺失。即不对外任永嘉表示遗憾，这是表述旷达的想法。〔10〕“资此”二句：要借永嘉之任的机会永久栖居在那里，与邻里友人岂是数年间的相别。这也是对出京的牢骚之语。〔11〕“各勉”句：《周易·大畜》：“日新其德。”《周易·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说，你我都用“日新”来勉励自己。

〔12〕“音尘”句：多通音讯以慰我的寂寞之心。音尘，音讯。

过始宁墅

束发怀耿介^{〔1〕}，逐物遂推迁^{〔2〕}。
 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3〕}。
 淄磷谢清旷^{〔4〕}，疲茆惭贞坚^{〔5〕}。
 拙疾相倚薄^{〔6〕}，还得静者便^{〔7〕}。
 剖竹守沧海^{〔8〕}，枉帆过旧山^{〔9〕}。
 山行穷登顿^{〔10〕}，水涉尽洄沿^{〔11〕}。
 岩峭岭稠叠^{〔12〕}，洲紫渚连绵^{〔13〕}。
 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14〕}。
 葺宇临回江^{〔15〕}，筑观基曾巅^{〔16〕}。
 挥手告乡曲^{〔17〕}，三年期归旋，
 且为树粉橦^{〔18〕}，无令孤愿言^{〔19〕}。

题解

宋永初三年(422)秋，诗人由朝廷出任永嘉太守时，路经始宁

故宅，做下此诗。始宁，在今浙江上虞县南，《宋书》谢灵运本传载：“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诗中先对自己违志做官进行反思，实则是述说功业未就的愤懑。谢灵运入仕岁月，屡遭挫折，每每成为朝廷纷争的失败者，他先是跟从刘裕的政敌刘毅为记室参军，结果刘毅被诛；刘宋代晋，灵运爵位例降一等；刘裕病笃，继嗣起争，他跟刘义真，结果少帝即位，义真被贬，他也被贬到永嘉。所以，诗中所说“违志”出仕，又是面对功勋卓著的先祖故宅，他所称说的归隐自然另有意思。诗中第二层次写游览故乡山水，是其一贯的明丽笔调。诗末敬告乡亲，三载任满后还山归隐，回应诗前对违志为官的反思。

注 释

- 〔1〕束发：指童年，古时男孩成童束发为髻，因以代指成童。耿介：指守正不阿、不求名利。〔2〕逐物：追求名利之事。推迁：推移变化，指未能坚守“束发怀耿介”的节操。〔3〕“违志”二句：违背耿介之志似乎是昨天的事，但实际上出仕至今已二十馀年了。二纪，十二年为一纪，二纪即二十四年，这里举成数。〔4〕“溜磷”句：说自己的意志不那么坚贞，有惭于清旷之志。溜，黑色；磷，薄；《论语·阳货》：“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溜。”〔5〕疲茆(nié)：极其疲惫。对官场角逐而言。〔6〕拙：指不善为官。疾：有病。此句指自己为人又拙，又有病，相为依附。〔7〕“还得”句：言还是回乡归隐最为合适。静者，指回归故园；《老子》称“归根曰静，是曰复命”。〔8〕剖竹：古时以竹为符信，剖而为二，任官时一半与之，一半留朝廷，故以“剖竹”为任官之意。守沧海：灵运被任命为永嘉太守，永嘉郡临海，故称。〔9〕“枉帆”句：指弯一下航程，并非顺路，来到故居。旧山，指先祖故居。〔10〕穷：穷尽。登顿：指上山下山。〔11〕洄沿：逆流而上为洄，顺流而下为沿。〔12〕稠叠：重重叠叠。〔13〕洲、渚：水中陆地，大者叫洲，小者叫渚。〔14〕筱：小竹。涟：水被风

吹起的细微波纹。〔15〕葺(qì):修治。回江:江流弯处。〔16〕观:楼台之类。曾巅:高山之顶。〔17〕乡曲:乡邻。〔18〕树粉櫟:终老故乡之意。《文选》李善注此句说:“《左氏传》曰:‘初,(鲁)季孙为己树六櫟于蒲团东门之外。’杜预(注)曰:‘櫟,欲自为椁(棺木)也。’”《文选》吕向注此句说:“粉櫟,木名,谓乡人云:为我树此木于坟之上,无令孤我所愿之言。”粉(fén),白榆树;櫟(jiǎ),楸树。〔19〕孤:辜负。

富 春 渚

宵济渔浦潭^{〔1〕},旦及富春郭^{〔2〕}。
 定山缅云雾^{〔3〕},赤亭无淹薄^{〔4〕}。
 溯流触惊急^{〔5〕},临圻阻参错^{〔6〕}。
 亮乏伯昏分^{〔7〕},险过吕梁壑^{〔8〕}。
 洊至宜便习^{〔9〕},兼山贵止托^{〔10〕}。
 平生协幽期^{〔11〕},沦蹶困微弱^{〔12〕}。
 久露干禄请,始果远游诺^{〔13〕}。
 宿心渐申写^{〔14〕},万事俱零落^{〔15〕}。
 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16〕}。

题 解

此诗作于永初三年(422)秋赴任永嘉途中,此前,诗人枉道回故乡逗留数日,此时,已行进到富阳境内的富春江。富春,县名,即富阳县。富春江是有名的山水名胜,以“清”、“险”著称,诗作纪行写景,笔力凝聚在以典故叙写自己渡过了富春江的险山猛水,并以此体悟出了一条至理:君子“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周易·彖》称《艮卦》)意谓虽然官场危险,但只要

内心充实,保持本分,顺乎自然,就能履险若平。诗作前六句纪行写景,后八句抒发怀抱、叙说哲理,中四句的古事古语把前后二部分连结起来,自然贴切。但这首诗还不是典型的山水诗,说理的篇幅大大多过于写景,读来只感到诗人只是以景物为引子来说理罢了。

注 释

- [1]宵济:晚上渡过。渔浦:在今浙江萧山西南。 [2]旦及:早上到达。郭:城郭。 [3]定山:亦名狮子山,《文选》李善注此诗引《吴郡缘海四县记》:“钱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横出江中。”缅:遥远。此句说,离定山渐远,定山笼罩在云雾之中。 [4]赤亭:赤亭山,在定山东十馀里。无淹薄:未作停留。 [5]溯流:逆流而上。惊急:惊涛急流。 [6]临圻(qí):靠近崖岸之处。 [7]亮:通“谅”,确实。伯昏分:伯昏无人那样的胆气。《列子·黄帝》载,列御寇向伯昏无人夸耀箭术,伯昏无人说:你登上高山,站立危山,面临百仞之渊,还能射吗?于是就“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列子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说:“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批评他内心不够充实故而胆怯。 [8]“险过”句:《庄子·达生》载,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鼉鱼鳖之类都不敢过,却见一人在其中戏水,孔子问他游水有“道”没有,那人回答,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于水,故能安于水。以上两句是叙说富春江水的险急,庆幸自己安然无恙地渡过,但典故运用,又使此二句具有只要内心充实、多所经历就能安于险恶之意。 [9]“滯(jiàn)至”句:此句说多经历险处便会习惯的。滯至,再至,多次经历;宜,应该。《周易·象》称《坎卦》曰:“水滯至,习坎。”王弼注曰:“不以坎为隔绝,相仍而至,习乎坎也。” [10]“兼山”句:此句说,动静要依据环境来决定。兼山,《艮卦》,《周易·象》称《艮卦》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贵止托,以止托为贵,即重在个人所处的环境。 [11]协:协合一致。幽期:隐居的志向。 [12]“沦蹶”句:指官场上的沉

沦顿仆使自己的微弱之躯难以自振。〔13〕“久露”二句：长久以来显露出的是谋求官禄的请求，如今才得以实现远游的诺言。干禄，《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果，实现。“始果远游诺”，宋本《三谢诗》作“翻始果远诺。”〔14〕宿心：向来的心愿，指隐居不仕。〔15〕“万事”句：指抛开尘世间的一切俗事。〔16〕“外物”句：任他人怎样屈伸钻营，世事对我来说已是身外之物了。龙蠖，像龙蛇、尺蠖那样的动静屈伸，《周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绋纆虽凄其^{〔1〕}，授衣尚未至^{〔2〕}。
 感节良已深，怀古徒役思^{〔3〕}。
 不有千里棹^{〔4〕}，孰申百代意^{〔5〕}。
 远协尚子心^{〔6〕}，遥得许生计^{〔7〕}。
 既及泠风善^{〔8〕}，又即秋水驰^{〔9〕}。
 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
 景夕群物清^{〔10〕}，对玩咸可喜^{〔11〕}。

题解

此诗作于永初三年(422)秋赴任永嘉太守途中。新安，在今浙江建德县西。桐庐口，桐江之口，桐江在今浙江桐庐。谢灵运山水诗一般为三段式：叙事、写景、说理抒情，此诗只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叙写赴任途中的感想，由如今的离京远任，想起古人事迹，诗人不禁有了远游隐居之心；第二层次写景，既切合行旅之事，又符合自己游山玩水的心情，诗中写出了在美妙景物中自己的心情的开阔明朗，又写出了对山水的观赏态度，后者该是山水诗形成的必

要条件之一。

注 释

〔1〕絺(chī)绤(xì):细葛布与粗葛布,制寒衣的材料。凄其:寒凉;其,语助词。《诗经·北风·绿衣》:“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此句说,寒风凄凄,是制作寒衣的时候了。〔2〕授衣:分发寒衣。《诗经·豳风·七月》:“九月授衣。”此句说更换寒衣的月份还未到。〔3〕怀古:怀想古人。徒役思:徒劳思。〔4〕棹:船桨,此代指船。〔5〕百代意:即怀想古人远游之心。〔6〕协:协合一致。尚子:东汉人,字子平,隐居不仕,为儿女办完婚后,远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7〕许生:许询,东晋人,字玄度,澹于仕宦,栖心黄老之术,居会稽时,与谢安、王羲之诸人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8〕及:赶上。泠风善:美妙的和风。《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9〕“又即”句:赶上秋水上涨,正好行船。《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10〕景夕:日夕。群物清:景物清爽,这该是诗人的心理感觉。〔11〕对玩:对景赏玩。

七 里 瀨

羈心积秋晨^{〔1〕},晨积展游眺^{〔2〕}。
孤客伤逝湍^{〔3〕},徒旅苦奔峭^{〔4〕}。
石浅水潺湲^{〔5〕},日落山照耀。
荒林纷沃若^{〔6〕},哀禽相叫啸。
遭物悼迁斥^{〔7〕},存期得要妙^{〔8〕}。
既秉上皇心^{〔9〕},岂屑末代诮^{〔10〕}。
目睹严子瀨,想属任公钓^{〔11〕}。
谁谓古今殊,异世可同调^{〔12〕}。

题解

此诗作于永初三年(422)秋赴任永嘉途中。七里濑,又名七里滩,今称七里泷,是富春江的一段,距今浙江桐庐城二十里左右,高山夹峙,水急似箭,旧谚曰:“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指水急舟行速度难以掌握。此诗首四句写是在“羁心”中的行旅与游览,可见诗人对离京外任的不痛快;次四句写景,“荒林”、“哀禽”,既是实景,但“纷沃若”、“相叫啸”,又是荒凉中的活力与萧瑟中的生气,这是诗人情感的照应;末八句以哲理述说内心旨意,面临秋日的节候变迁,自己又遭贬远游,但有自然无为的信念为依据,又想起古代先哲严陵、任公为榜样,自己亦可自得其乐,自得其傲!诗中景物描摹虽仅四句,但使诗作有了色彩,情感有了依托,说理有了出发点,在诗中有画龙点睛之妙。

注释

- [1]羁心:羁旅之心。积:积聚。此句说,在这秋日的清晨,羁旅的苦闷积聚胸中。 [2]“晨积”句:称要在游览眺望景物中使心境舒展。
- [3]逝湍(tuān):飞逝的急流。《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本句隐用此意。 [4]徒旅:远行之人。奔峭:舟行急流中见到两岸峭壁飞驰而过。以上两句是在湍急的江流中行进的情况。
- [5]石浅:指水流清澈见底。此以下是驰出急流行进在平缓水面的情形,故能欣赏两岸的落叶与鸣禽。 [6]纷沃若:繁盛树木落叶时的情形。《诗经·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诗人以繁盛之语称衰落之景,是其内心活力的表现。 [7]“遭物”句:诗人所遭遇的“迁斥”有二:一是节候推迁,二是迁谪出京。 [8]“存期”句:心中有所信念,自以为得到“道”的要妙。也就是说,不以上述的“迁斥”为怀。 [9]秉:秉持。上皇心:上古三皇时的淳朴之心,即恬淡寡欲,与世无争之心。 [10]岂屑:不屑一顾之意。末代:诗人指自己所处的时代。诮:指世人对诗人的讥诮。

〔11〕“目睹”二句：诗人表达隐居之意。严子濑(lài)，严陵濑，从七里濑上溯数里即是。严光，东汉人，字子陵，曾与刘秀同游学，刘秀称帝后，严光不受官职，隐居富春江，垂钓江滨，后人称其垂钓处为严子陵钓台，同时把那一段江流称为严陵濑。任公，任国公子，《庄子·外物》称他是著名的钓家，用大钩巨绳，以五十头牛为钓饵，蹲在会稽山上，钓竿伸进东海钓鱼。〔12〕“谁谓”二句：谁说古人今人有所不同，不同的时代可以同有高尚的志向。指与古人心意相和，同有隐居江海渔钓之志。

晚出西射堂

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1〕}。
 连鄣叠巘嶂^{〔2〕}，青翠杳深沉。
 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3〕}。
 节往戚不浅^{〔4〕}，感来念已深^{〔5〕}。
 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6〕}。
 含情尚劳爱^{〔7〕}，如何离赏心^{〔8〕}。
 抚镜华缁鬓^{〔9〕}，揽带缓促衿^{〔10〕}。
 安排徒空言^{〔11〕}，幽独赖鸣琴^{〔12〕}。

题解

本诗作于永初三年(422)深秋，此时谢灵运已来到永嘉。西射堂，在永嘉西南二里，所谓“射堂”，是试士习射之地。诗人因受排挤，离京来到永嘉，此时此刻暮色苍茫，公事余暇，诗人独自步出西门，远眺城西山岭，从季节的变迁中，感受着离别故地的痛苦，感受着怀恋旧侣的煎熬。他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有了一种疑问：自己怎么就能离开知心朋友来到此地？回到住所，他对镜发现自己有

星星白发,他揽带发现自己又瘦了一圈,于是又怀疑起自己赖以宽心的与自然合一、安于世事推移的思想,他觉得只有鸣琴才能安慰自己那苦寂的心。诗中的景句颇为出色,“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深秋景色亦有勃勃生气,黄昏余晖亦有动人深沉,诗人苦寂之心中恐还有一种强烈的希望吧!

注 释

〔1〕西岑:即西山,又名欧浦山、金丹山。〔2〕连鄣:连绵似屏障的山脉。嶰(yǎn)嶰(è):山峰与山崖。〔3〕夕曛:黄昏时,云霞余晖与山风林气混一片,天气越来越暗。〔4〕节往:季节推迁。戚:忧伤。〔5〕感来:指触景生情。〔6〕“羈雌”二句:以鸟的形象比喻自己既恋旧侣,又怀故地。〔7〕“含情”句:凡有情之物都会爱恋。〔8〕赏心:内心相互欣赏,指知心朋友。〔9〕华缙鬓:原先乌黑的鬓角已成花白。华,花白;缙,黑色。〔10〕缓促衿:紧促的衣带现在变得宽松了。〔11〕“安排”句:《庄子·大宗师》:“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诗人说,天人合一、物我不分的无忧无虑境界是句空话吧!〔12〕幽独:幽然独处。鸣琴:古人视鸣琴为排解忧愁的方法,嵇康《琴赋》:“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阮籍《咏怀》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登永嘉绿嶂山

裹粮杖轻策^{〔1〕},怀迟上幽室^{〔2〕}。
行源径转远^{〔3〕},距陆情未华^{〔4〕}。
澹潏结寒姿^{〔5〕},团栾润霜质^{〔6〕}。
涧委水屡迷^{〔7〕},林迴岩逾密^{〔8〕}。
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9〕}。
践夕奄昏曙^{〔10〕},蔽翳皆周悉^{〔11〕}。

盍上贵不事^[12],履二美贞吉^[13]。
 幽人常坦步^[14],高尚邈难匹。
 颐阿竟何端^[15],寂寂寄抱一^[16]。
 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17]。

题解

绿嶂山,又名青嶂山,《读史方輿纪要》:永嘉“西北二十里有青嶂山,上有大湖,澄波浩渺”。诗起首直述游览观景,诗人的游览,山要登顶,水要穷源,直达深山老林,不舍昼夜,周悉蔽翳之处,并用笔把所见景物细致地描摹下来,这是诗的前半部分。诗的后半部分,诗人述说哲理、抒发情感,他自称要做一个“高尚”的“幽人”,寂寞怀抱,恬淡心虑,抛弃官场,在此修身养性。但诗人能否真正如此呢?

注释

- 〔1〕裹粮:携带干粮;由此可见此次出游须费时日。此语本《诗经·大雅·公刘》:“乃裹糒粮。”杖:拄。轻策:轻便的手杖。〔2〕怀迟:同“逶迤”,行进在斜曲山路中。幽室:清幽深邃之处,指绿嶂山。〔3〕“行源”句:由于是沿向溪水的源头行进,于是山路转得远了。〔4〕距陆:到了溪涧尽头,登上陆地。情未毕:指“行源”游览,意犹未尽。〔5〕澹潏(liàn):水波荡漾貌。结寒姿:水面上呈现出寒气笼罩之貌。〔6〕“团栾”句:竹叶饱经霜露后,一团团显得青翠滋润。团栾,形容竹叶紧密成团形。〔7〕委:弯曲。〔8〕“林迥”句:丛林深远更显得岩石重叠。〔9〕“眷西”二句:指山高林密,似乎辨不清月出日落的方向。〔10〕“践夕”句:指不分昼夜地游览行路。〔11〕“蔽翳”句:各隐蔽不显之处都一一游到。〔12〕“盍上”句:《周易·盍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句说以不务官事为贵。〔13〕“履二”句:《周易·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幽人

贞吉。”此句说，要像《周易》所说的幽人一样，坦然独步，以求贞吉。

[14]幽人：指隐居之士。 [15]颐阿：有涵养之貌。竟何端：究竟为了什么。

[16]“寂寂”句：《老子》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老子》二十二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抱一”，即专守此道。这句说，甘心寂寞，托身于老庄之道。 [17]“恬如”二句：“如”为“知”字之误。这二句是说，恬静和智慧相交，修身养性就从中实现了。《庄子·缮性》：“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

游岭门山

西京谁修政^[1]？龚汲称良吏^[2]。

君子岂定所^[3]，清尘虑不嗣^[4]。

早莅建德乡^[5]，民怀虞芮意^[6]。

海岸常寥寥，空馆盈清思^[7]。

协以上冬月^[8]，晨游肆所喜。

千圻邈不同^[9]，万岭状皆异。

威摧三山峭^[10]，滯汨两江驰^[11]。

渔舟岂安流，樵拾谢西芘^[12]。

人生谁云乐？贵不屈所志^[13]。

题解

此诗作于永初三年(422)冬，此时，诗人任永嘉太守已有一段时间。岭门山，在今浙江平阳，山分左右翼，中阙如门。诗的前八句叙事，诗人从前贤美政说起，落实到自身当前的无为而治，既为下文得空去游山玩水作一铺垫，更主要是述说朝廷把自己放在这无关紧要位置上的牢骚。诗的中八句写景，此中突出诗人尽兴

游览之情,此即所谓“肆所喜”,由游览而写景,这正是山水诗兴盛的原因;又显示出诗人喜好的景物的特征:一是“异”,“千圻邈不同,万岭状皆异”即是;二是“险”,“威摧三山峭,滂汨两江驰”即是。诗末叙写内心期望,在山水自然中能不受约束、自由自在地生活。

注 释

- [1]西京:西汉都城长安,代指西汉。修政:美政。 [2]龚汲:西汉的龚遂、汲黯。龚遂,山阳南平阳人,字少卿,宣帝时任渤海郡太守,到任后开仓赈济、劝民农桑,境内大治。汲黯,濮阳人,字长孺,尚黄老之术,武帝时任东海郡太守,以清静无为理郡事,东海大治。谢灵运以此二人自比,都是治理边郡。
- [3]“君子”句:君子何必待在固定的地方。这是为自己到永嘉任官故作的超脱之语。
- [4]“清尘”句:君子要考虑的是能否继承前贤的清明遗风。清尘,指前贤清高的风度德行。嗣,继承。
- [5]莅:到达。建德乡:即指永嘉郡。《庄子·山木》:“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乐,其死可葬。”
- [6]“民怀”句:指永嘉民风乐于从善受教。《史记·周本纪》载,周时虞国、芮国为国界纠纷相争,去请周文王评判,只见周民互让田界、彼此尊重,深受教育,不再争执。
- [7]“海岸”二句:指海内太平清静,官衙无人诉讼。海岸,指永嘉,因其临海,故称。
- [8]协:商定。上冬:孟冬,冬季的第一个月。 [9]圻:涯岸。 [10]威摧:即崔巍,高峻之貌。三山:谢灵运《山居赋》自注提到太平、天台、方石等海中三山;或指京城建康长江东岸的三山。此句以别处的三山来比此地的山岭。
- [11]滂(jié)汨(gǔ):急流激荡貌。两江:《山居赋》自注提到的剡江、小江;或指京城建康的秦淮河,其一分为二从城内外分别流过。
- [12]樵拾:砍柴、摘果者。西芘(bì):落日照耀时的山林之荫。 [13]“贵不”句:贵在顺从了自己内心的志愿。

斋中读书

昔余游京华^[1],未尝废丘壑^[2]。
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漠^[3]。
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4]。
卧疾丰暇豫^[5],翰墨时间作^[6]。
怀抱观古今^[7],寝食展戏谑^[8]。
既笑沮溺苦^[9],又哂子云阁^[10]。
执戟亦以疲^[11],耕稼岂云乐^[12]。
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13]。

题解

此诗作于永初三年(422)冬,叙说自京官出任永嘉太守后的人生态度。诗作的上半部分,诗人一称自己喜受游山玩水,所谓“未尝废丘壑”、“归山川”之类即是;二称自己不关心政事,所谓“虚馆绝诤讼”,并非说治理郡事,而根本是不关心。此二者可视为对朝廷任命的消极态度,《宋书》本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真实地写出了其彼时心态与生活态度。诗作的下半部分,写自己“斋中读书”,以评价古今人物的方式,叙说自己对仕进的心灰意冷,又不愿过躬耕隐居的清苦生活,只好以“达生”求得自我解脱,即摆脱世务与物欲的牵累,但谢灵运恰恰做不到这一点。

注 释

〔1〕游京华:指在京城为官。〔2〕丘壑:兼具回归田园与游览山川二义。〔3〕“矧(shěn)乃”二句:况且是来到永嘉,不在官场用心思,也不用官场办事。矧,况且。归山川,来到永嘉任太守,永嘉以山水著称。心迹:指官场上的用心与办事两方面。〔4〕“虚馆”二句:衙门没有狱讼案件,官堂庭院空旷清静,以致鸟雀来止息觅食。《鬻子》:“禹治天下,朝廷之间可以罗雀矣。”《游岭门山》中“空馆盈清思”亦是此义。〔5〕卧疾:卧病在床。其《登池上楼》也谈起卧病之事,所谓“卧痾对空林”。丰:多。〔6〕“翰墨”句:指时时有诗文撰写。间,间或。〔7〕“怀抱”句:沉浸于图书典籍,怀抱中观览古今人事。〔8〕“寝食”句:寝卧饮食间还展开古今人事的谈笑议论。〔9〕“既笑”句:笑话长沮、桀溺耕作劳动的辛苦。《论语·微子》载,此二人是春秋时的隐士,对孔子的政治活动取批判态度。〔10〕哂(shěn):笑话。子云阁:指扬雄投阁自杀之事。扬雄,字子云,西汉时人,王莽时卷入政治斗争,曾从校书阁跳楼自杀。〔11〕“执戟”句:做一名小官也很辛苦。语本潘岳《夏侯常侍诔》“执戟疲杨(扬)。”曹植《与杨德祖书》称“昔有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执戟,秦汉郎官值勤时都执戟,喻官位不高。此句承上句“又哂子云阁”而来。〔12〕“耕稼”句:承“既笑沮溺苦”而来。〔13〕达生:《庄子》有《达生》篇,曰:“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达生,即任其自然,无所作为。此句说,幸而有“达生”这样的观念可以寄托人生。

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1〕},飞鸿响远音^{〔2〕}。
薄霄愧云浮^{〔3〕},栖川怍渊沉^{〔4〕}。
进德智所拙^{〔5〕},退耕力不任^{〔6〕}。
徇禄反穷海^{〔7〕},卧痾对空林^{〔8〕}。

衾枕昧节候^[9],褰开暂窥临^[10]。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嵌^[11]。
 初景革绪风^[12],新阳改故阴^[13]。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14]。
 祁祁伤幽歌^[15],萋萋感楚吟^[16]。
 索居易永久^[17],离群难处心^[18]。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19]。

题 解

此诗作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初春,此前一年即永初三年(422),受朝廷权臣排挤,谢灵运被逐出京城,迁为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太守。对此,谢灵运郁闷不乐,至永嘉后便卧病不起,到第二年初春始愈,于是登楼观景,写下《登池上楼》这一名篇,抒发心情。池,即后人所称谢公池,俗名灵池,《太平寰宇记》卷九九:“谢公池在州西北三里,积谷山东。‘池塘生春草’即此处也。”诗作首先道出进退维谷、隐仕两难的矛盾心理,表达对迁谪海滨的不满情绪;次写病愈登楼,叙写窗外已渐显盎然的春意;诗末由春景联想起古代描摹春景的诗句,有感伤情怀,但末二句又表示要坚守节操,以高亢声调煞尾。诗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为谢诗名句,后人多有赞赏,灵运对其也颇为得意,钟嵘《诗品》引《谢氏家录》载:“康乐每对惠连(谢惠连,灵运之从弟),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

注 释

[1]潜虬(qíu):深潜水底的龙;虬,传说中有两角的小龙。媚:自以为美

好之意。幽姿：深深隐潜的姿态。《易·乾》有“潜龙勿用”，本句用“潜虬”表示隐居。〔2〕“飞鸿”句：鸿雁高飞，故鸣叫声听起来很响亮，传得很远。本句用“飞鸿”表示出仕能建功立业。〔3〕“薄霄”句：面对凌云飞翔的鸿雁深有惭意；指自己虽出仕但未能建功立业。薄，迫切。〔4〕“栖川”句：面对深渊潜藏的虬龙又感愧怍；指自己不能下决心退隐。〔5〕“进德”句：《易·乾》：“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本句说，欲增进德行，做一番事业，是自己智力所不及的。呼应“薄霄”句。〔6〕“退耕”句：隐退耕作，又是自己体力不能胜任的。呼应“栖川”句。以上六句写诗人自己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7〕徇禄：追求官位利禄。穷海：偏僻的海滨地区，指永嘉。〔8〕卧痾(ē)：卧病。空林：指冬季，树叶尽落。〔9〕“衾枕”句：久病在床，与被子枕头为伍，已不知季节是否变换。〔10〕褰开：掀开，拉开。〔11〕岖(qū)嵌(qin)：险峻的山。〔12〕初景：初春的阳光。绪风：残馀的冬风。〔13〕新阳：新春。故阴：旧冬。〔14〕“池塘”二句：指池塘边上生出了密密的细草，园中随季节变换，鸟儿也变换了。此二句表现出诗人敏锐的观察力与敏感的心灵，从大自然一些细小的事物变化中感受到春天的来临。〔15〕“祁祁”句：《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采繁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此说面对春景，想起《豳风·七月》的诗句，有感伤情怀。祁祁，众多貌。〔16〕“萋萋”句：《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也是写伤心情感。萋萋，草木茂盛貌。〔17〕“索居”句：单独相居容易感到日月长久难熬。〔18〕“离群”句：离开众多友人的生活，令人难以安下心来。〔19〕“持操”二句：虽然索居离群，但仍能坚持节操而无苦闷，不仅仅只有古人能如此，如今的我也是如此。

东山望海

开春献初岁^{〔1〕}，白日出悠悠。

荡志将愉乐^{〔2〕}，瞰海庶忘忧^{〔3〕}。

策马步兰皋^{〔4〕}，继控息椒丘^{〔5〕}。

采蕙遵大薄^[6], 攀若履长洲^[7]。
 白华皜阳林^[8], 紫萼晔春流^[9]。
 非徒不弭忘^[10], 览物情弥适^[11]。
 萱苏始无慰^[12], 寂寞终可求^[13]。

题解

此诗作于景平元年(423)春。东山,指永嘉郡东北边的海坛山;海,即东海。诗人自上年秋来到永嘉,冬日时常卧病,如今春天来临,诗人欣然出游,称之为“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春日的景物,一派欣欣向荣,诗人的心情也是欢快的;诗中不仅写景,而且还着重写出自己在美妙春景中的活动,所谓“策马”、“继控”、“采蕙”、“攀若”等即是。但诗末写览景非但未能使自己忘愁,反而更增忧思。一是诗人确有官场忧虑不能排解,二是景物确实使诗人心旷神怡,此二者都是真实的。诗人把此二者分开来写,是要突出诗末抒发的对隐居逃离官场的追求。

注释

[1]开春:春季开始。初岁:一年的开始。《楚辞·九章·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是此诗前四句所本。 [2]荡志:洗刷心胸。 [3]瞰:居高临下地看。庶:期望。
 [4]兰皋:长满兰草的水边高地。 [5]继(xiè)控:揽住缰绳。椒丘:充满椒香的山丘。 [6]蕙:一种香草,一茎数花。遵:沿着。大薄:辽阔的草木丛洼地。 [7]攀:拔取。若:杜若,一种香草。履长洲:走在长长的水边之地。以上二句糅合《楚辞》成句,《九章·思美人》:“揽大薄之芳茝兮,攀长洲之宿莽。”《九歌·湘君》:“采芳洲之杜若。” [8]白华:白花。皜(gǎo):白。此句说,白色花朵在南面朝阳树林的映衬下显得分外洁白耀眼。
 [9]萼(xiāo):香草,即白芷,初生时色紫。晔(yè)春流:在春水荡漾中晔晔生

光。〔10〕非徒：非但。弭(mǐ)：止。〔11〕情：指忧愁之情。遒：强烈。〔12〕萱苏：萱草，忘忧草。〔13〕“寂寞”句：只有寂寞隐居避世，才能最终求得忘忧无愁。

登上戍石鼓山

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1〕}。
 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
 汨汨莫与娱^{〔2〕}，发春托登蹶^{〔3〕}。
 欢愿既无并，戚虑庶有协^{〔4〕}。
 极目睐左阔^{〔5〕}，回顾眺右狭。
 日没涧增波^{〔6〕}，云生岭逾叠^{〔7〕}。
 白芷竞新苔^{〔8〕}，绿蘋齐初叶^{〔9〕}。
 摘芳芳靡谖^{〔10〕}，愉乐乐不燮^{〔11〕}。
 佳期缅无像^{〔12〕}，骋望谁云愜^{〔13〕}！

题解

此诗作于景平元年(423)春，诗人在永嘉任职已经过一个秋冬，此时春日来临，诗人分外思念故乡，于是借登山临水之游来排遣心中渐积渐深的郁闷。上戍，即上戍浦；石鼓山，在永嘉西约四十里，山上有石，扣之则响，故名。诗中先写返故乡目前尚无可能，那么只好以“登蹶”出游来娱乐自己。诗人极目远眺左右，落日时分江水荡漾波涛涌起，云霞生处山岭峰峦重重叠叠；诗人又低头寻春，新花初叶已密密麻麻竞相冒尖。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诗人描摹景物的气魄宏大、观察景物的细致入微。但诗人觉得景物仍不能排遣自己思乡之情，这只是在夸张自己内心的痛苦吧！诗

中真正能打动读者的,还是那特定时刻、特定环境的特殊景物形象。

注 释

〔1〕“旅人”二句:此二句化用《楚辞·九章·哀郢》“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指客居愈久,心中忧愁愈深。〔2〕汨(gǔ)汨:《方言》:“汨,遥疾行也,重言之曰汨汨。”本指水流快速长远,此指时光。〔3〕“发春”句:开春时分出游,把思乡的愁闷寄托于此。〔4〕“欢愿”二句:出游山水的快乐与返回故乡的快乐不能兼得,只是希望忧愁情绪能有所调解。〔5〕睐(lài):侧视,看。〔6〕“日没”句:落日照耀下,水光潋艳,仿佛涧水翻起更大的波浪。〔7〕“云生”句:云绕山岭,峰峦更显得重重叠叠。〔8〕白芷:一种香草。竞新苔:争相抽出嫩芽。〔9〕绿蘋:一种水草。以上二句化用《楚辞·招魂》:“绿蘋齐叶兮白芷生。”〔10〕摘芳:摘取鲜花香草。靡谖(xuān):不能忘忧。谖,忘忧草。〔11〕變:谐和。〔12〕佳期:指回故乡的时间。缅:遥远。无像:没影儿。〔13〕骋望:纵目远望。愜(qiè):心意满足。以上二句本自《楚辞·九歌·湘夫人》:“登白蘋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石 室 山

清旦索幽异^{〔1〕},放舟越垞郊^{〔2〕}。
 莓莓兰渚急^{〔3〕},藐藐苔岭高^{〔4〕}。
 石室冠林隈^{〔5〕},飞泉发山椒^{〔6〕}。
 虚泛径千载,峥嵘非一朝^{〔7〕}。
 乡村绝闻见^{〔8〕},樵苏限风霄^{〔9〕}。
 微我无远览^{〔10〕},总笄羨升乔^{〔11〕}。
 灵域久韬隐^{〔12〕},始与心赏交^{〔13〕}。

合欢不容言，摘芳弄寒条^{〔14〕}。

题 解

此诗作于景平元年(423)春，石室山，又名赤水山、大箬岩，位于今浙江永嘉县小楠溪畔，以石、峰、洞闻名，山上最大的山洞为陶公洞，可容数千人，所谓“石室”即指此。此诗写景，极夸其无人迹所至，先说“索幽异”，又说“越垵郊”，然后写“冠林隈”、“发山椒”的山顶景色；“虚泛”四句直述此地此景长期不为外人所知。诗人如此写来，一方面探寻奇景本是其爱好所至，家乡的山水，他尚要“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过始宁墅》)，况且这本来就是名山水之地呢！另一方面，则为诗中寻觅仙人、期盼登仙的愿望叙写设一伏笔。诗中写到这无比宁静的境界让人感受到无比的快乐，人遇山乐，山遇人喜，诗人写出自己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同喜同乐。

注 释

〔1〕清旦：清晨。索：索求、探寻。幽异：幽妙奇异的景色。〔2〕放舟：驰舟。垵(jiōng)郊：泛指郊野。《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垵。”〔3〕莓(méi)莓：水草茂盛。兰渚：生有兰、蕙等香草的小洲。急：指水流。〔4〕藐(miǎo)藐：高远貌。苔岭：生满苔藓的峰岭。〔5〕“石室”句：石室山的山洞在丛林之上。冠，高居在上。林隈(zōu)，丛林一角。〔6〕山椒：山尖，山顶。〔7〕“虚泛”二句：指此处无人来过，故称千载之下，急流白白流淌，峥嵘山峰，由来非一朝一夕。〔8〕“乡村”句：石室山的山水风光，连当地的乡村也长期不知。〔9〕“樵苏”句：打柴割草之人也因峰入云霄，不曾登临。樵苏，打柴取草。〔10〕“微我”句：不是我就没有人来此游览。〔11〕“总筭”句：我之所来此无人之境游览，只因为我自小就企羡那成仙的王子乔。总筭

(jī):束发插簪,泛指少年时代。升乔:升天的仙人王子乔。〔12〕灵域:有神灵的地方,指石室山。韬隐:指不为人们所知。〔13〕“始与”句:不为外人所知的石室山,今日遇到了欣赏它的人。此指自己游览石室山,与石室山成为知心朋友。〔14〕“合欢”二句:人与山共同欢乐用语言是难以表达的,我只有摘取花草抚弄树枝条表达心中的喜悦。

过白岸亭

拂衣遵沙垣^{〔1〕},缓步入蓬屋^{〔2〕}。
 近涧涓密石^{〔3〕},远山映疏木^{〔4〕}。
 空翠强难名^{〔5〕},渔钓易为曲^{〔6〕}。
 援萝聆青崖,春心自相属^{〔7〕}。
 交交止栩黄^{〔8〕},呦呦食苹鹿^{〔9〕}。
 伤彼人百哀^{〔10〕},嘉尔承筐乐^{〔11〕}。
 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戚^{〔12〕}。
 未若长疏散^{〔13〕},万事恒抱朴^{〔14〕}。

题解

此诗作于景平元年(423)春。白岸亭,在楠溪西南,离永嘉八十餘里,以溪岸有白沙而得名。诗的前半部分描摹景色,涧水密石,远山疏木,诗人沉浸于山景之中,真想把自己的身心全都托付给这美妙的景物。诗的后半部分抒情说理,称历史上有人受屈而死,有人受宠而乐,荣悴穷通难以预料,于是诗人想到,还不如隐居山野,保持本真吧!巧妙地呼应了前文所抒沉浸山景、“春心自相属”的情感。

注 释

- 〔1〕沙垣：沙墙，指白沙堆积如垣。〔2〕蓬屋：指白岸亭。
- 〔3〕“近涧”句：近处的涧水流过细密的小石。涓，小水流。〔4〕“远山”句：远处的山峰阳光映照在高大的树木上。疏，稀疏，树木高大耸立，故显得稀疏。
- 〔5〕“空翠”句：青山空濛，碧翠的景色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老子》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之为名曰大。”此句暗含老庄哲理。
- 〔6〕“渔钓”句：《老子》二十二章：“枉则直，曲则全。”《庄子·天下》：“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此句说，渔钓隐居之人在如此“空翠”景物中易于保全自己。
- 〔7〕“援萝”二句：手拉藤萝聆听青崖间声响，内心与这春日景物融成一体。
- 〔8〕“交交”句：此句概括《诗经·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的起兴，用以代“哀三良”之义。
- 〔9〕“呦呦”句：此句概括《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起兴，用以代“宴群臣”之义。
- 〔10〕“伤彼”句：承“交交”句，《诗经·秦风·黄鸟》有“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此句说，我为秦人哀思三位良臣而悲伤。
- 〔11〕“嘉尔”句：承“呦呦”句，《诗经·小雅·鹿鸣》有“吹笙鼓簧，承筐是将”。此句说，我为众臣接受礼物而高兴。
- 〔12〕“荣悴”二句：荣悴、穷通递相呈现，造成人们或喜或忧。荣，荣耀；悴，憔悴；穷，仕途受挫；通，官运顺达。休，欢乐；戚，忧愁。
- 〔13〕疏散：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指隐居脱离官场。
- 〔14〕抱朴：保持本真。《老子》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游赤石进帆海

首夏犹清和^{〔1〕}，芳草亦未歇^{〔2〕}。
 水宿淹晨暮^{〔3〕}，阴霞屡兴没^{〔4〕}。
 周览倦瀛壖，况乃陵穷发^{〔5〕}。
 川后时安流^{〔6〕}，天吴静不发^{〔7〕}。
 扬帆采石华^{〔8〕}，挂席拾海月^{〔9〕}。

溟涨无端倪^[10],虚舟有超越^[11]。
 仲连轻齐组^[12],子牟眷魏阙^[13]。
 矜名道不足^[14],适己物可忽^[15]。
 请附任公言^[16],终然谢天伐^[17]。

题解

此诗作于景平元年(423)初夏。赤石,地名,在永嘉郡南,谢灵运《游名山志》:“永宁、安固二县间,东南便是赤石,又枕海。”永宁为永嘉郡治,今温州市,安固又作安国,今浙江瑞安。帆海,今帆游石,宋郑缉之《永嘉郡记》:“帆游山地昔为海,多过舟,故山以帆名。”诗作先述游赤石的情况,虽说是初夏清和,芳草茂盛,因是住宿舟中,又或晴或雨,弄得诗人连“晨暮”都分不清了,所以诗中点出一个“倦”字,为下文的“进帆海”作一铺垫。诗作继写海上游览的情况,水平如镜,扬帆远航,诗人心境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他想起古来海上的隐者,又想起自己该如何处世,大海的开阔与人生境界的开阔在此联系在一起。

注释

[1]首夏:初夏。清和:气候清爽和暖。 [2]未歇:未曾衰歇。指芳草依旧蓬勃生长。 [3]淹晨暮:分不清清晨还是黄昏。这是住宿水上,水天茫茫给人的感觉。 [4]“阴霞”句:以云霞忽聚忽散表示天气或阴或晴,反复无常。 [5]“周览”二句:在海岸周览景物已令人厌倦,何况我游览之处是偏僻贫穷的海边。此为下文扬帆远航作了铺垫。瀛(yíng),海;壖(ruán),岸;陵,到达;穷发,寓言中的不毛之地。《庄子·逍遥游》:“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唐成玄英疏曰:“地以草为毛发,北方寒沍之地,草木不生,故名穷发。” [6]川后:即河伯,司波之神,曹植《洛神赋》:“川后静波。”安流:使小流平静无波。《楚辞·九歌·湘君》:“使江水兮安流。”

[7]天吴:水伯。《山海经·海外东经》:“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水伯也。”不发:不激荡水波。 [8]石华:贝类。李善《文选》注引《临海志》称:“石华附石,内可啖。” [9]挂席:扬帆。海月:贝类,《临海志》曰:“海月大如镜,白色正圆。”以上二句之义偏重在扬帆远航。 [10]溟涨:溟海与涨海,此指帆海。无端倪:无边无际。 [11]“虚舟”句:时有轻舟超越自己的船。此句已有玄意,即心无外物便可实现超越。 [12]“仲连”句:鲁仲连,战国时齐人,助齐田单攻下聊城,齐欲封仲连官爵,仲连不受,并逃隐到海上,说:“吾与富贵而屈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组,系官印的绶带,代指官爵。 [13]“子牟”句:公子牟眷恋官位爵禄。《庄子·让王》载:“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以上二句一褒一贬。 [14]矜(jīn)名:夸耀名利。道不足:不足道。 [15]“适己”句:使自己自由疏放,外物不必挂在心上。 [16]任公言:《庄子·山水》载:任公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孔子听了后就逃避起来。 [17]谢:断绝。夭伐:夭折,不幸早死。

游 南 亭

时竟夕澄霁^[1],云归日西驰。
密林含馥清^[2],远峰隐半规^[3]。
久痾昏垫苦^[4],旅馆眺郊歧。
泽兰渐被径^[5],芙蓉始发池^[6],
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7]。
戚戚感物叹^[8],星星白发垂^[9]。
乐饵情所止^[10],衰疾忽在斯^[11]。
逝将候秋水^[12],息景偃旧崖^[13]。
我志谁与亮^[14],赏心惟良知^[15]。

题解

此诗作于景平元年(423)夏日,南亭在温州城外一里处。诗的前半部分写景,先写在初夏的一个傍晚,雨停云散,落日西沉,诗人漫步南亭,只见密林含清,远峰隐日。此时诗中插入“久痾昏垫苦,旅馆眺郊歧”二句,表明诗人是在久雨而神思昏昏的情况下所见美景,接着又叙写初夏时分万物勃勃生发的情形,这时的写景已流露出诗人心中情感的涌动。诗的后半部分抒写情感,诗人感到自然界万物欣欣向荣,而随着时光的推移,自己却是日益衰老,事无一成,于是他打定主意,待在秋日来临,自己在永嘉任上满一年之时退隐还家。想到这里,诗人觉得最理解自己的愿望还是自己那些知心朋友啊!

注释

- [1]时竟:春季已竟,夏日来临。澄霁(jì):雨停天空晴朗。 [2]馥清:指雨后丛林中散发出的清新凉爽。 [3]半规:半圆,指将隐入山中的太阳。 [4]“久痾(mèi)”句:对长时间的梅雨季节的淫雨绵绵感到很厌烦。痾,病,感到厌烦。昏垫:潮湿阴暗,《尚书·禹贡》:“洪水滔天,下民昏垫。” [5]泽兰:水边的香草。被:覆盖,长满。此句用《楚辞·招魂》:“皋兰被径兮斯路渐。” [6]“芙蓉”句:此句用《楚辞·招魂》:“芙蓉始发,杂芰荷些。” [7]“未厌”二句:还未充分享受春日的美好,却已看到时光进入夏季。厌:满足;朱明,太阳,指夏季。 [8]戚戚:忧思的样子。感物叹:为事物变化而感叹。 [9]星星:星星点点。 [10]“乐饵”句:音乐与美食是人情所留恋之物。语本《老子》三十五章:“乐与饵,过客止。” [11]衰疾:衰老与疾病。忽在斯:忽然就在眼前了。 [12]“逝将”句:等到秋水上涨时即乘船离郡。逝。离去。 [13]“息景”句:息影,即隐遁形迹,指隐居。旧崖:故居的山。 [14]志:隐逸之志。谁与亮:向谁表白。 [15]“赏心”句:欣赏我心者只有那些知心良友了。

登江中孤屿

江南倦历览^[1]，江北旷周旋^[2]。
 怀新道转迥^[3]，寻异景不延^[4]。
 乱流趋正绝^[5]，孤屿媚中川^[6]。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7]。
 表灵物莫赏^[8]，蕴真谁为传^[9]？
 想像昆山姿^[10]，缅邈区中缘^[11]。
 始信安期术^[12]，得尽养生年。

题解

此诗作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江”指永嘉江，“孤屿”即孤屿山，在温州南永嘉江中，长三百丈，阔七十步，屿上有二峰。全诗分为三层。首四句写欲游江北探寻新异景色的急切心情。次四句写发现孤屿的惊喜，并描绘其美景，“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为诗中名句，往上看，白云与红日交相辉映，往下看，蓝天与碧水鲜澄一色，景物描摹阔大明朗，读来令人心旷神怡。末六句写游览中的感慨，如此美妙景色当有自然真趣存在，可惜无人欣赏，亦无人称赏；可诗人觉得它可以与天外仙界昆仑山相媲美；于是诗人遐想，到此一游方可领略仙家的养生之术，当然，自己也可安养天年了。诗中写寻异探险的渴望、写享受美妙景色的满足、写领略哲理的欣喜，浑成一体，自是大家手笔。诗人的足迹给温州留下名胜，《万历温州府志》卷一云：“孤屿，在城北江心，两峰对峙，江流贯其中，而趾连亘，故昔人称为孤屿，后渐淤涨。宋绍兴，蜀僧清了因簣土垒石，遂连其地建刹。东西峰各有塔，又有谢公亭、文丞相祠、澄鲜

阁、浩然楼、卓忠贞祠。”

注 释

- 〔1〕江南：指永嘉江南岸。倦：厌腻。〔2〕旷：旷废。周旋：即游览之意。〔3〕“怀新”句：抱着探寻新景胜境的心情，觉得路途遥远。〔4〕“寻异”句：寻觅奇异的景物又恐怕时光容易消逝，不能延长。〔5〕“乱流”句：指船横绝水流而渡。〔6〕中川：江中。〔7〕空：天空。〔8〕“表灵”句：孤屿上显现的大好景物没有人欣赏。表，显。灵，灵秀风景。〔9〕“蕴真”句：孤屿上蕴藏的自然真趣又有谁为之传颂世间呢？真，一指仙人。〔10〕“想像”句：由孤屿想像到昆仑山的姿态。昆山，昆仑山，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11〕“缅邈”句：孤屿清幽的环境，好像是远离人间尘缘。区中，指人世间。〔12〕安期：安期生，传说中活到千岁的仙人。术：指养生之术。

白石岩下径行田

小邑居易贫^{〔1〕}，灾年民无生^{〔2〕}。
 知浅惧不周，爱深忧在情^{〔3〕}。
 莓薺横海外^{〔4〕}，芜秽积颓龄^{〔5〕}。
 饥馑不可久^{〔6〕}，甘心务经营^{〔7〕}。
 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8〕}。
 州流涓浚合，连统塍埒并^{〔9〕}。
 虽非楚宫化^{〔10〕}，荒阙亦黎萌^{〔11〕}。
 虽非郑白渠，每岁望东京^{〔12〕}。
 天鉴倘不孤，来兹验微诚^{〔13〕}。

题 解

白石岩,即白石山,在乐清县西之三十里,下有白石径。行田,巡视农田。此诗作于景平元年(423)秋。诗人在永嘉太守任上巡视农田,看到灾情严重、民不聊生,下决心整治水利工程,写下这首诗。诗作先笼统而言“灾年无民生”,表明自己“爱深忧在情”。继写灾情实况,引出其理想中的农田水利工程。诗末六句,诗人叙写自己的心愿:倘若上述工程都能实现,百姓有了美好生活,那该有多好啊!

注 释

[1]小邑:指永嘉。居:平时,一般年分,与灾年相对。 [2]无生:难以生存。 [3]“知浅”二句:写自己的心情。担心自己智谋浅薄考虑不周,但内心有着对人民深深的爱与忧。知,通“智”。 [4]莓(méi)薺(qiáng):草莓、水蓼等杂草。海外:靠海的地区。 [5]芜秽:田地荒芜的情况。颓龄:衰老之年,指时已秋季。 [6]饥馑(jǐn):饥荒。五谷没有收成叫饥,蔬菜野果吃不上称馑。 [7]经营:指经营水利工程。 [8]“千顷”二句:海堤如带护卫千顷良田,万里田野水泻畅通。汀,水边平地。 [9]“州流”二句:各乡村水渠纵横、田地成片。州,乡村单位,《周礼·地官》:“五党为州。”涓、浚,小的沟渠。连,乡村单位,《国语·齐语》:“四里为连。”塍(téng)、埭(liè),田埂界堤。 [10]楚宫化:楚丘宫室的教化。卫灭于狄,齐桓公为卫人作楚丘,卫文公敬敬劝学,任用贤人,建筑宫室,经营桑田,二十馀年后又复富盛。化,教化。 [11]“荒阙”句:意谓为了灾荒之年的百姓。黎萌,黎民。 [12]“虽非”二句:我操持的水利工程虽然比不上郑国渠与白渠,但使人民获利,他们每年都会仰望京城、感谢朝廷。郑白渠,郑国渠与白渠,分别是战国时秦国的水渠与西汉武帝时的水渠,修建后灌溉田亩,民获其利。 [13]“天鉴”二句:倘若要看看我是否辜负了上天的监督,待来年检验我的诚信吧!

行田登海口盘屿山

齐景恋遯台^[1]，周穆厌紫宫^[2]。
牛山空洒涕^[3]，瑶池实欢惊^[4]。
年迫愿岂申^[5]，游远心能通^[6]。
大宝不欢(娱)^[7]，况乃守畿封^[8]。
羈苦孰云慰^[9]，观海藉朝风^[10]。
莫辨洪波极，谁知大壑东^[11]。
依稀采菱歌^[12]，仿佛含顰容^[13]。
遨游碧沙渚^[14]，游衍丹山峰^[15]。

题 解

此诗作于景平元年(423)夏。虽说诗人到永嘉后“肆意遨游”，“民间听讼，不复关怀”，但作为地方官，对农事也有一定的关怀，此次“行田”，就是一例。“行田”，即巡视农田，但诗人亦乘机会，观览山海美景，从中得到美的享受，以之排遣“羈苦”的郁闷。此诗与其一般山水诗写法不同，起首便用典，同样是叹生命短促，诗人赞赏周穆王的远游山川，不满齐景公的声色狗马，于是引出自己“行田”兼出游。诗的后半部分写景，远处大海的雄伟开阔令诗人惊异赞叹，依稀越女的采菱歌曲令诗人思乡情起。诗末二句以“遨游”、“游衍”煞尾，表明自己的心愿就是游览山水景物，思乡之情也要以之来排遣。

注 释

[1]齐景：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好宫室，聚狗马。遯(chuán)台：台

名,旧址在今山东淄博。《晏子春秋·外篇》:“景公至自畋,晏子侍于遄台,梁丘据造焉。”〔2〕周穆:周穆王,西周第五代天子。厌:不喜欢。紫宫:帝王宫殿。据说天上有紫微宫,上帝所居,帝王依而立紫宫。〔3〕“牛山”句:《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牛山,在今山东淄博。此句说,齐景公登牛山而哀泣人生短促。〔4〕“瑶池”句:《穆天子传》载,周穆王曾乘八骏西游瑶池,会见西王母。瑶池,天上神仙所居,西王母曾于此宴请众神。欢棕(cóng):欢乐。〔5〕年迫:指年岁大了。愿岂申:人生志愿怎能得以伸展。〔6〕通:通达、心顺。〔7〕大宝:指皇位。《周易·系辞下》:“圣人之大宝曰位。”娱,此处原脱一字,以意补之。〔8〕畿(jī)封:本指王城郊界,此指边疆,即谢灵运任职之永嘉。〔9〕羁苦:指旅居永嘉这边海之地。〔10〕“观海”句:趁着晨风登山观海。《孔子家语》:“孔子曰: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11〕“莫辨”二句:辨不清洪波巨浪的边际,谁能知道大海的东边在哪里?大壑:大海,《庄子·天地》:“淳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曰:奚为焉?曰: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12〕采菱歌:采菱时所唱之歌。《楚辞·招魂》:“涉江采菱,发物荷些。”〔13〕“仿佛”句:仿佛看到家乡美女的面容。含颦(pín)容:《庄子·天运》载,西子病心而颦眉,更显妩媚。〔14〕“遨游”句:指在沙洲上散步。碧沙,因水色碧,故连带而称。〔15〕游衍:亦遨游。丹山峰:被红霞映照的山峰。

过瞿溪山饭僧

迎旭凌绝嶂^{〔1〕},映沄归溱浦^{〔2〕}。
 钻燧断山木^{〔3〕},掩岸瑾石户^{〔4〕}。
 结架非丹甍^{〔5〕},藉田资宿莽^{〔6〕}。
 同游息心客^{〔7〕},暖然若可睹^{〔8〕}。

清霄飏浮烟^[9],空林响法鼓^[10]。
 忘怀狎鸥鲋^[11],摄生驯兕虎^[12]。
 望岭眷灵鹫^[13],延心念净土^[14]。
 若乘四等观^[15],永拔三界苦^[16]。

题解

此诗作于景平元年(423)夏秋之际。瞿溪山,山名,《光绪永嘉县志》卷二引乾隆所修县志云:“瞿溪山,在城西南五十里,上有龙潭,瞿溪所出。”饭僧,赠送饭菜等食品给僧人。谢灵运少时便信仰佛教,他与名僧慧远、慧琳多有交往,曾注释《金刚经》,写过阐扬顿悟之义的《辨宗论》,此诗写的就是诗人在永嘉与僧人游处的情况。首八句写行程及所见僧侣们过着简朴贫穷的生活,这是诗人有意要营造一种返朴归真的气氛,“同游息心客”二句写诗人与同行者仿佛从中看到佛法。以下写寺院香烟缭绕、法鼓声声,又赞美僧人慈悲为怀,与野生动物和睦相处。末四句写对佛境的向往之情,直接拈出“四等观”、“三界”之类佛教用语来叙说。东晋南朝文人多奉佛,所作诗文亦有将山水描写与佛理相结合的情况,此诗即是其中之一。

注释

- [1]“迎旭”句:迎着旭日凌越山顶小道。磴(dèng),登山的小路。
 [2]映泫(xuàn)句:身影映着流水,来到水滨。泫,水流之貌。溱浦,水边。
 [3]钻燧:即钻木取火。 [4]“掩岸”句:屋舍掩蔽在水边岸崖下,门窗用泥石抹涂垒砌。堦(jìn),用泥石抹涂,《诗经·豳风·七月》:“塞向堦户。”
 [5]结架:用木材构筑房屋。丹甍(méng):雕梁画栋。 [6]藉田:古时天子于春耕前亲耕农田,奉祀宗庙,以示劝农。此指僧徒亲自下地耕作。资宿

莽：凭借蛮荒之地。此句说僧徒耕种的是蛮荒之地。〔7〕息心客：指与诗人那样信仰佛教之士，或指僧徒，《后汉纪·孝明皇帝纪》：“息心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8〕“暖然”句：从沿途所见僧徒生活，仿佛看到佛法所在。〔9〕清霄：清明爽朗的天空。颺(yáng)：飘扬。浮烟：指敬佛的香烟。〔10〕空林：指山林寂静。法鼓：寺院用的鼓。〔11〕狎鸥鯨(tiáo)：与鸟、鱼亲近。〔12〕摄生：养生。兕(sì)：雌犀牛。此句本《老子》五十章：“盖闻盖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13〕岭：指瞿溪山顶。灵鹫：山名，在古印度，释迦牟尼曾在此讲经。〔14〕延心：引向心中。净土：佛教指没有五浊的清静世界，即极乐世界。〔15〕若乘：祈愿获得或掌握。四等观：佛教语，《维摩经》曰：“等观菩萨，不等观菩萨，等不等观菩萨。”鸠摩罗什曰：“等观，四等众也；不等观，智慧分别诸法也；等不等者，兼此二也。”〔16〕三界：佛教语，指欲界、色界与无色界。

初 去 郡

彭薛裁知耻^{〔1〕}，贡公未遗荣^{〔2〕}。
 或可优贪竞，岂足称达生^{〔3〕}。
 伊余秉微尚^{〔4〕}，拙讷谢浮名^{〔5〕}。
 庐园当栖岩^{〔6〕}，卑位代躬耕^{〔7〕}。
 顾己虽自许，心迹犹未并^{〔8〕}。
 无庸方周任^{〔9〕}，有疾像长卿^{〔10〕}。
 毕娶类尚子^{〔11〕}，薄游似邴生^{〔12〕}。
 恭承古人意，促装返柴荆^{〔13〕}。
 牵丝及元兴^{〔14〕}，解龟在景平^{〔15〕}。
 负心二十载^{〔16〕}，于今废将迎^{〔17〕}。
 理棹遄还期^{〔18〕}，遵渚鹭修垌^{〔19〕}。

溯溪终水涉^[20], 登岭始山行。
 野旷沙岸净, 天高秋月明。
 憩石挹飞泉^[21], 攀林褰落英^[22]。
 战胜癯者肥^[23], 鉴止流归停^[24]。
 即是羲唐化, 获我击壤情^[25]。

题 解

此诗作于景平元年(423)秋季, 此时, 诗人在永嘉太守任上已有一年, 他打定主意要辞职还家, 这是离郡时的所想与还家途中所见, 充满着一种愉悦与自满自足的心绪。诗作前部分叙写古人事迹, 以之为衬托表明自己坚决辞职隐居的意志与行为。诗作后部分写自己返家行程中的景象及感想, 诗人迫不急待地整理行装出发, 先水行, 又陆行, “野旷沙岸净, 天高秋月明”, 这路途景物全然是诗人内心的写照; 实现了返家隐居, 诗人的心境是那么明朗, 又那么宁静。“憩石挹飞泉, 攀林褰落英”, 又写出诗人不禁手舞足蹈的情形, 他又真正回到了大自然之中。诗末叙说哲理, 也就是叙说自己如此心境的理论依据。诗人欣喜地说: 此时此刻我仿佛回到了淳真质朴的上古时代。

注 释

[1]彭薛: 汉代人彭宣、薛广德。据《汉书》载, 彭宣, 字子佩, 精《周易》, 哀帝时官至大司空, 封长平侯。王莽专政, 彭宣辞官归隐。薛广德, 字长卿, 以《鲁诗》为名, 官至御史大夫, 后辞官归里, 朝廷赐以安车驷马, 广德悬挂其事以示荣。班固评价此二人“近于知耻”。裁: 通“才”, 仅只。知耻: 谓有羞耻之心。《礼记·中庸》: “知耻近乎勇。”此句说“彭薛裁知耻”, 意谓彭薛仅只“知耻”而已, 还未达更高尚的境界。 [2]贡公: 贡禹, 字少翁, 为光禄

大夫,后辞官不许,又为御史大夫。未遗荣:丢不下荣华富贵。此句指出贡禹辞官又任高官的原由,含批评之义。〔3〕“或可”二句:指上述诸人或可称为优于贪婪竞进之人罢了,哪里可谓是“达生”之人。贪竞,《楚辞·离骚》:“皆竞进以贪婪。”达生,通过养生之理;《庄子·达生》:“达生之情者傀,达于知者胥。”司马彪注:“傀读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4〕伊余:伊,语首助词,无义;余,我。秉:秉执,具有。微尚:一点点清高的品种,自谦之词。〔5〕拙讷:笨拙又口不善言;自谦之词,指自己不善作官。谢:弃绝。浮名:指功名。〔6〕“庐园”句:把田园居住当作隐居。岩栖,栖于山岩之中,指隐居。〔7〕“卑位”句:作个小官权当耕作种田混口饭吃吧!以上二句是说,迫于现实,自己的隐居生活并不非常彻底。〔8〕“顾己”二句:自己虽自许隐居,但仍在做官,心愿与实际并不一致。〔9〕“无庸”句:《论语·季氏》:“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句说,自己没有才用,就应该像周任所说的“不能者止”,即停止作官。无庸,无用。〔10〕“有疾”句:像司马相如那样称病闲居。长卿,司马相如,字长卿,因患消渴症,长期称病闲居。〔11〕“毕娶”句:像尚长那样替儿女办完婚姻大事就离家与亲旧断绝来往。毕娶,办完婚娶之事。尚子,尚长,后汉人。〔12〕“薄游”句:像邴生那样浅涉宦海便抽身而退。邴生,邴曼容,汉代人,养志自修,不愿作六百石以上的官,如超过,便自免退居。〔13〕促装:收拾行装。柴荆:柴草竹木编织的门或屋舍,代指故居。〔14〕“牵丝”句:接过印绶是在东晋元兴(402—404)年间。丝,指系在印纽上的绶带。元兴,东晋安帝年号,元兴元年,谢灵运初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军参军。〔15〕解龟:解除官职。龟,古时官印上穿丝绶的鼻纽多雕刻为龟形,故以龟代印。景平:宋少帝年号(423—424)。〔16〕负心:违背心愿,指作官。〔17〕将迎:指官场上的送往迎来。〔18〕理棹:准备船桨等交通工具。遄(chuán)还期:回归的日期很快来到。〔19〕遵渚:沿着河洲前行。鹜(wū):快速。修垆(jiōng):漫长的原野。〔20〕溯溪:沿流而上。终水涉:结束水上旅行。〔21〕挹:用手捧取。〔22〕褰:拉动、拾取。〔23〕“战胜”句:隐居之想战胜了仕宦之想,瘦弱之躯又肥壮了。《韩非子·

喻老》：“子夏见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对曰：‘战胜，故肥也。’曾子曰：‘何谓也？’子夏曰：‘君人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之，两者战于胸中，未知胜负，故羸。今先王之义胜，故肥。’” [24]“鉴止”句：以止水为鉴，流荡之心将归于宁静。《庄子·德充符》：“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 [25]“即是”二句：这就是伏羲、唐尧时代的教化，使我获得击壤者所描述的情景。《论衡·艺增》：“尧时百姓无事，有五十之民击壤于途。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力于我也。”击壤，上古时的一种游戏；击壤情，即风俗淳朴时代人们的思想感情。

东阳溪中赠答二首

可怜谁家妇^[1]？缘流洗素足^[2]。
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3]。
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4]。
但问情若为^[5]，月就云中堕。

题解

东阳溪，即东阳江，今金华江，流经今浙江东阳、金华一带。此诗大约作于景平元年（423）秋谢灵运辞永嘉太守返回故乡途中。诗作用五言四句、民间对歌的形式，或许就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加工改作而成。刘宋时期，南朝乐府民歌开始进入上流社会，文人已渐有拟作。前一首为男性口吻，他看见一位可爱的女子，那白晰的双足在河流洗濯；他又用明月在天、可爱可望又不可及的比兴，吟唱出对这位女子的倾心。后一首为女性口吻，可视为女子的回答，她唱道：那是谁家可爱的小伙，乘流划船而来？要问我的心思嘛，你看那月亮要进入云彩的怀抱了。既然小伙子把她比作月亮，她也

巧妙地表达出自己的心愿,显得大胆爽朗。这两首诗朴实明朗,欢快热烈,运用比兴表达情感,后人也很喜欢它,李白曾隐括这两首诗作《越女词》其四:“东阳素足女,会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堕,白地断肝肠。”词中也是把月堕云中比喻相会相爱。

注 释

〔1〕可怜:可爱。〔2〕素足:雪白的脚。〔3〕“明月”二句:比喻女子可望而不可得。迢迢,遥远的样子。〔4〕素舸:未加雕饰的船,即指非官家大船。〔5〕但:只。若为:怎么样。

石壁立招提精舍

四城有顿蹕^{〔1〕},三世无极已^{〔2〕}。
 浮欢昧眼前,沉照贯终始^{〔3〕}。
 壮龄缓前期,颓年迫暮齿^{〔4〕}。
 挥霍梦幻顷,飘忽风电起^{〔5〕}。
 良缘迨未谢^{〔6〕},时逝不可俟^{〔7〕}。
 敬拟灵鹫山,尚想祇洹轨^{〔8〕}。
 绝溜飞庭前^{〔9〕},高林映窗里。
 禅室栖空观^{〔10〕},讲宇析妙理^{〔11〕}。

题 解

石壁精舍建于景平元年(423)冬季至次年春这段时间,诗即作于此时。石壁,山名,在今浙江上虞县上浦一带,因其方正如楼,故名石壁。招提精舍,招待四方过往僧人的禅院,谢灵运《山居赋》:“建招提于幽峰,冀振锡之息肩。”自注:“招提,谓僧不能常住

者,可持作坐处也。”梵语“拓斗提奢”省作“拓提”,后讹作“招提”,原意为四方。诗作先叙写尘世生活的虚妄空度,向往佛理禅学,诗末六句落实到修筑招提精舍,以此地的自然景物为陪衬,希望自己能在此参禅析理、修悟佛门。谢灵运长于玄学,但也精通佛学,他参与《大涅槃经》的翻译,注释《金刚般若经》,并作《辨宗论》倡竺道生的顿悟成佛之说。此诗亦多用佛语,多谈佛义,可见此诗与玄言诗的关系;读者从中亦可了解一些佛学理旨,这也恐是谢灵运当年创作此诗的意旨之一吧。

注 释

- [1]“四城”句:相传释迦牟尼成佛前曾出东、南、西、北四城门游观,前三门逢老人、病人、死人,深感人世苦难,出北门逢比丘,闻其出家功德,遂决定出家。此句说,自己如今也领会了人生处处有挫折、苦难而须出家追求永恒的道理。
- [2]“三世”句:佛教的过去、现在、未来之世,是无穷无已的。
- [3]“浮欢”二句:人们被虚浮短暂的欢乐所昧,看不清眼前事物的真相;而深邃的佛理却能洞穿事物的始终。
- [4]“壮龄”二句:青壮年时觉得来日方长,晚年则感到时光紧迫。
- [5]“挥霍”二句:人生如梦如幻、事件如风如电,一切都在飘忽朦胧间飞驰而过。《维摩经》中有“是身如幻”、“是身如梦”、“是身如电”、“是身如风”等说法。挥霍,朦胧不清之状。
- [6]良缘:好的机遇。迨(dài):及、趋。谢:离去。
- [7]“时逝”句:时不我待之义。俟(sì):等待。
- [8]“敬拟”二句:指此处修建的招提精舍,恭敬比拟佛祖说经之地灵鹫山与祇洹精舍。灵鹫山,谢灵运《山居赋》:“羨灵鹫之名山。”自注曰:“灵鹫山,说《般若》、《法华》处。”尚想,尊崇地想起。祇(qí)洹(yuán):祇洹精舍,释迦牟尼讲法之处。轨,轨范、样子。
- [9]绝溜:从空中飞下的水流,指瀑布。
- [10]禅室:僧房,僧人打坐静思之室。栖:止息;有在此修炼之义。空观:佛教语。对空谛的观想,以体认无相为宗。
- [11]讲宇:讲经的堂宇。妙理:精妙的佛理。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1]，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2]。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
林壑敛暝色^[3]，云霞收夕霏^[4]。
芰荷迭映蔚^[5]，蒲稗相因依^[6]。
披拂趋南径^[7]，愉悦偃东扉^[8]。
虑澹物自轻^[9]，意惬理无违^[10]。
寄言摄生客^[11]，试用此道推^[12]。

题解

宋景平元年(423)秋，谢灵运托病辞去永嘉太守职务，回到故乡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庄园。始宁庄园规模宏大，有南北二山，谢家祖宅在南山，灵运又在北山营造别宅，石壁精舍就是其在北山营造的一处书斋。精舍，儒者读书授生徒之处，后世又称佛舍为精舍。湖，指巫湖，在南北二山之间。此诗当作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至三年之间。本诗写自石壁精舍至湖中一天的游观乐趣，描摹山中湖上的美妙景色，及到家后的愉悦心情下体悟到的玄理。诗中的景物描摹，变化多端，先是以“山水含晖”一句总括，以下分写，既写林雾笼罩，又写雾散云开，写黄昏时暝色聚合，写行船中芰荷蒲稗，其景明暗深浅，或大或小，既笼括天间，又与人相依，令人亲切。此诗中，诗人全凭自己对自然的感受来写景，胡应麟《诗薮·外编》说：“灵运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晖能娱人’之类，虽非锻炼而成，要皆真积所致。”他特别赞赏此句，诗人不说

自己留恋山水,热爱山水,反说山水清晖主动娱人。

注 释

〔1〕“昏旦”句:指山中气候多变,黄昏与平旦各不相同。〔2〕“清晖”二句:由《楚辞·九歌·东君》“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而忘归”化出。憺,安闲舒适的样子。〔3〕敛:聚合。暝色:暮色。这句话说,林壑间暮色聚合,越来越重。〔4〕夕霏:黄昏时飞云云霞的馀氛。〔5〕芰(jì):四只角的菱。迭映蔚:芰荷的光色姿态相互映照。〔6〕蒲:菖蒲。稗(bài):形状像稻的草。相因依:相互依靠,既指蒲稗间的,又指与人的。〔7〕披拂:指拨开挡路的草木。〔8〕偃:卧,歇息。东扉:东轩;扉,门扇。〔9〕“虑澹”句:思虑澹泊则身外之物自然看得很轻。〔10〕“意惬”句:心理满足则自然万物之理无违于自己意愿。惬(qiè):满足。〔11〕摄生客:注重保养生命的人。〔12〕此道:即“虑淡”、“意惬”二句所述之理。

田南树园激流植援

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1〕}。
 不同非一事,养痾亦园中^{〔2〕}。
 中园屏氛杂^{〔3〕},清旷招远风。
 卜室倚北阜^{〔4〕},启扉面南江^{〔5〕}。
 激涧代汲井^{〔6〕},插槿当列墉^{〔7〕}。
 群木既罗户^{〔8〕},众山亦当窗^{〔9〕}。
 靡迤趋下田^{〔10〕},迢递瞰高峰^{〔11〕}。
 寡欲不期劳^{〔12〕},即事罕人功^{〔13〕}。
 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14〕}。
 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15〕}。

题解

此诗作于景平二年(424)夏,诗人自景平元年辞永嘉太守归来,“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纵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本传),诗题所述之事即是“修营别业”的活动之一。“田南树园”,在原庄园的南边另起新园;“激流植援”,在河水筑堰拦水,在房屋周围种植低矮丛林以当篱垣。诗作叙写隐居田园的心绪乐趣及所作所为,诗人追求的是营造一个美好的自然景观,追求的是一个能观赏自然景观的环境,追求的是能与同好在此赏心对晤,这就是诗首所说“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之义。

注释

〔1〕“樵隐”二句:砍柴人与隐士都生活在山中,但其缘由却不相同。臧荣绪《晋书》:“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隐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则同,所以在山则异。”此二句点明以下要叙写隐者在山自有其情趣。〔2〕“不同”二句:隐居山园以养病全生,也是“樵隐”不同的事之一。〔3〕屏:排除。氛杂:指尘世间或官场间的杂事及喧嚣。〔4〕卜室:占卜择地以建田宅。阜:山土。〔5〕启扉:打开窗户。〔6〕“激涧”句:在涧中筑坝拦水以代替凿井取水。激,水受阻后腾涌飞溅,《汉书·沟洫志》颜师古注:“激者,聚石于堤旁冲要之处,所以激去其波也。”〔7〕“插槿”句:即“植援”,种植木槿以当作排排围墙。槿,木槿,夏秋开花,或白,或红、紫。墉(yōng):墙。〔8〕罗户:罗列门前。〔9〕当窗:正对着窗口。〔10〕靡迤:蜿蜒曲折。趋下田:通向低洼之处的田地。〔11〕迢递:渐远渐高之义。以上二句是指在新建田宅可以见到的景物。〔12〕“寡欲”句:清心寡欲不期望有大的劳作来建宅园。〔13〕“即事”句:指建田宅一事因陋就简。〔14〕“唯开”二句:只希望像蒋诩一样开辟园中小径,总是想着求仲、羊仲一样的高人来访。《三辅决录》:“蒋诩字元卿,隐于杜陵,舍中三径,惟羊仲、求仲从之

游。二仲皆挫廉逃名。”〔15〕“赏心”二句：知心朋友之间永远挂念，期望能与他们共同达到妙善同合的境界。《庄子·寓言》：“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自吾闻子之言……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郭象注曰：“妙，善也。善恶同，故无往而不冥。”

南楼中望所迟客

杳杳日西颓，漫漫长路迫^{〔1〕}。
 登楼为谁思，临江迟来客^{〔2〕}。
 与我别所期^{〔3〕}，期在三五夕^{〔4〕}。
 圆景早已满^{〔5〕}，佳人犹未适^{〔6〕}。
 即事怨睽携^{〔7〕}，感物方凄戚^{〔8〕}。
 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9〕}。
 瑶华未堪折，兰茝已屡摘^{〔10〕}。
 路阻莫赠问^{〔11〕}，云何慰离析^{〔12〕}。
 搔首访行人^{〔13〕}，引领冀良覿^{〔14〕}。

题解

此诗作于景平二年(424)孟夏。南楼，诗人故居始宁墅附近的门楼，谢灵运《游名山志》：“始宁又北转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园南门楼，自南楼百许步，对横山。”望所迟客，等待迟到的客人。诗人自永嘉退归田园隐居，他期望朋友来访，但朋友到约定的日期还未到，诗人焦急地等待着。诗作从各个侧面写自己的等待，写与朋友相隔长路漫漫，写自己登楼所望，写相约时日已到而客人未到，写心中所怨，写等待中的一夜相当一年，写连续不断地摘花折枝要赠友，最后以焦急等待相望煞尾。如此的焦急，也表现出诗人隐居

中的孤苦。

注 释

- 〔1〕“杳杳”二句：语袭《楚辞·九叹·远逝》：“日杳杳而西颓，路长远而窘迫。”〔2〕临江：所登之楼在江边。迟：等待。〔3〕期：约定。
- 〔4〕三五夕：十五月圆之时。〔5〕“圆景”句：早已是月圆之时。〔6〕佳人：指所等待的客人。适：归。〔7〕即事：面临眼前之事，即客人未来之事。睽携：离别。〔8〕凄戚：哀伤。〔9〕“孟夏”句：孟夏之夜并不算长，但对于等客的我来说，竟如同相隔一年。晦明，从天黑到天明。〔10〕“瑶华”二句：摘花赠客，客人未来，我一遍一遍地摘花，花也受不了。瑶华，疏麻所开的白花。兰苕：兰草的花。此二句语袭《楚辞·九歌》的《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与《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 〔11〕莫赠问：无法赠送问候。〔12〕慰离析：安慰离别的相思。
- 〔13〕搔首：表示焦急烦躁的一种动作。访行人：向过路人打听。〔14〕“引领”句：伸长脖子期待会面的美好时刻。冀，期往。覲(dí)，相见。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朝旦发阳崖^{〔1〕}，景落憩阴峰^{〔2〕}。
 舍舟眺迥渚^{〔3〕}，停策倚茂松^{〔4〕}。
 侧径既窈窕^{〔5〕}，环洲亦玲珑^{〔6〕}。
 俯视乔木杪^{〔7〕}，仰聆大壑淙^{〔8〕}。
 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9〕}，
 解作竟何感^{〔10〕}，升长皆丰容^{〔11〕}。
 初篁苞绿箨^{〔12〕}，新蒲含紫茸^{〔13〕}。
 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14〕}。
 抚化心无厌^{〔15〕}，览物眷弥重^{〔16〕}。

不惜去人远^{〔17〕}，但恨莫与同^{〔18〕}。
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19〕}。

题解

此诗作于元嘉二年(425)春，为谢灵运在家隐居之时。谢灵运《山居赋》：“若乃南北两居，水通陆阻……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经巫湖中过。”南北两居，中隔巫湖，巫湖中又有一山，此诗便写在巫湖山上所瞻眺到的景观。首二句点明题目中“于南北往北山”，次二句又补足“经湖中瞻眺”。“侧径”以下六句总写自然景观，依一句写山、一句写水而来，对比明显。“解作”以下六句写特殊的自然景物，即诗人心目中最为欣赏的春日万物复苏中的景物，“初篁”、“新蒲”，新生之物透露勃勃生机，“海鸥”、“天鸡”，飞翔的鸟儿带给诗人一种心神荡漾。最后六句说理抒情，“抚化心无厌”，诗人感到自己已融入这美好的自然界中，只觉得没有人与自己共同赏物、共同悟理，有些遗憾。

注释

〔1〕阳崖：山南为阳，故阳崖为南山。〔2〕阴峰：山北为阴，故阴峰称北山。〔3〕舍舟：离船上岸。迥渚：远处的小舟。〔4〕停策：指止步；策，手杖。〔5〕侧径：傍山小路。窈窕：幽深曲折的样子。〔6〕“环洲”句：绿水球绕洲渚，山水一色，晶莹剔透。〔7〕乔木：高大的树木。杪(miǎo)：树梢。〔8〕聆：听。淙(cóng)：流水声。〔9〕“林密”句：树林深密，常常会以为小路中断。〔10〕解作：《周易·解卦》：“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坼。”指春日雷雨下万物复苏。〔11〕升长：成长。丰容：茂盛的样子。〔12〕“初篁”句：新生之竹顶出笋壳挺拔出绿色竹身。篁(huáng)，竹；苞，包裹；箨(tuò)：笋壳。〔13〕“新蒲”句：新生的蒲草开着细茸茸的紫色花朵。〔14〕天鸡：山鸡或锦鸡。〔15〕抚化：

怀抱万物皆化的观点。化,变化,郭象《庄子注》:“圣人游于万化之途,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心无厌:指内心向往。厌,厌烦。〔16〕“览物”句:看到眼前的自然景观对“万物皆化”体会得更加深切。眷,顾念、思索。〔17〕去人远:离开人群隐居。〔18〕莫与同:没有人与我有共同的情趣而共同游览。〔19〕“孤游”二句:孤独游览并非我感叹的惟一原由,但假如世人都废止游览这赏心悦目之事,那从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猿鸣诚知曙^{〔1〕},谷幽光未显。
 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2〕}。
 逶迤傍隈隩^{〔3〕},迢递陟陁岨^{〔4〕}。
 过涧既厉急^{〔5〕},登栈亦陵缅^{〔6〕}。
 川渚屡径复^{〔7〕},乘流玩回转。
 蘋萍泛沉深^{〔8〕},菰蒲冒清浅^{〔9〕},
 企石挹飞泉^{〔10〕},攀林摘叶卷^{〔11〕}。
 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12〕}。
 握兰勤徒结^{〔13〕},折麻心莫展^{〔14〕}。
 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15〕}?
 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16〕}。

题解

此诗大约作于宋文帝元嘉二年(425)夏,灵运自托病离永嘉返故乡后,时常往山阴拜访会稽太守、从叔谢方明,这首诗该是他拜访归来经斤竹涧时作。斤竹,溪涧名,亦为山名,元刘履《选诗补注》以为斤竹岭在会稽。本诗写越斤竹岭缘溪步行时沿途所见

景物及由此感发的对隐士高人的想象。首六句写越岭情形,次六句写溪行情形,层次清晰,“企石”二句过渡,转入对隐士高人的叙写。一般的山水诗常常注重在叙写所见的景物,着力于对客观景物的描摹与欣赏,此诗则又表现人物在山中活动的情形,“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流露出一种童心的天真。

注 释

- 〔1〕曙:天明。〔2〕泫(xuàn):露珠流转欲滴的样子。〔3〕隈(wēi)隩(ào):山边转角处与水涯曲折处。〔4〕迢递:路途高远漫长貌。陟(zhì):登。陁(xíng)岨:指山脉中断之处为陁,小而高的山岭为岨。〔5〕厉:拉起衣裳涉水。急:急流。〔6〕栈:栈道,在山岭险峻之处支架木板做成的道路。陵:登。缅:遥远。〔7〕渚:水中小洲。径复:水流的直处与弯处。〔8〕蘋:俗名田字草。萍:浮萍。泛沉深:飘浮在深水沉沉的水面。〔9〕菰(qū):茨菰,多年生草本植物。蒲:一种水草。冒:覆盖。〔10〕企石:踮着脚站在石头上。挹:以手捧取。〔11〕叶卷:初生尚未完全展开的叶子。以上两句的人物活动,是诗人“想见”的隐士高人的活动。〔12〕“想见”二句:本于《楚辞·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这里诗人借指想起隐居在山里的高人。阿,山之转角处。薜、萝,两种蔓藤植物。〔13〕“握兰”句:化用《楚辞·离骚》“结幽兰而延伫”之意。勤:殷勤之意。结,心情郁结。这句是说诗人“握兰”无由赠送,心中徒结勤勤之意。〔14〕“折麻”句:化用《楚辞·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是说折了香草却无由赠遗,心绪郁闷莫展。〔15〕“情用”二句:凡事凡情只要能欣赏就是美妙的,那么对山林中是否有“山鬼”这样的隐士高人就不必去认真追寻了。〔16〕“观此”二句:欣赏到沿途秀丽的景色,令人抛弃对世俗事务的思虑,一下子得到了排遣忧思的方法。

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

辞满岂多秩^[1]，谢病不待年^[2]。
 偶与张邴合^[3]，久欲还东山^[4]。
 圣灵昔回眷^[5]，微尚不及宣^[6]。
 何意冲飙激^[7]，烈火纵炎烟。
 焚玉发昆峰^[8]，馀燎遂见迁^[9]。
 投沙理既迫^[10]，如邛愿亦愆^[11]。
 长与欢爱别^[12]，永绝平生缘^[13]。
 泛舟千仞壑，总辔万寻巔^[14]。
 流沫不足险^[15]，石林岂为艰。
 闽中安可处^[16]，日夜念归旋。
 事蹟两如直^[17]，心慊三避贤^[18]。
 托身青云上^[19]，栖岩挹飞泉^[20]。
 盛明荡氛昏，贞休康屯遭^[21]。
 殊方感成贷^[22]，微物豫采甄^[23]。
 感深操不固^[24]，质弱易扳缠^[25]。
 曾是反昔园^[26]，语往实款然^[27]。
 曩基即先筑^[28]，故池不更穿。
 果木有旧行，壤石无远延^[29]，
 虽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闲^[30]。
 卫生自有经^[31]，息阴谢所牵^[32]。
 夫子照情素^[33]，探怀授往篇。

题 解

旧园,指故居始宁墅;颜、范,颜延之与范泰。此诗作于元嘉三年(426),此年,权臣徐羨之等被诛杀,宋文帝征颜延之为中书侍郎,征灵运为秘书监,灵运不赴,再征,又不赴。于是文帝遣颜延之、范泰劝促已归隐故乡的谢灵运出山就职,这首诗就是谢灵运对颜、范二人的回答。诗作一开始就申明自己久存“东山”之志,无意为宦。“圣灵”以下二十句,写自己受到刘裕眷顾,暂违素志而出仕,不料在刘裕死后,受到政敌迫害,贬谪到永嘉任职,于是更坚定了退隐的决心。“盛明”以下六句,写宋文帝平定祸乱,又要起用自己,隐逸之想此时有了动摇。“曾是”以下至诗末,述说自己有旧园可居,仍表示不愿再入仕途。诗作反复叙写自己在仕宦与隐逸之间游移,但事实上,诗人还是听从了颜、范的劝告,入京就职。这首诗以抒情言志见长,但作为山水诗大家,诗中仍有两处写到山水景物,一是赴永嘉途中的景物,一是旧园中的景物,读来亦饶有情味。

注 释

〔1〕辞满:满任期而辞官;实际上灵运在永嘉任上仅一年就辞职还乡。岂多秩:哪里看重官位俸禄;秩,俸禄。〔2〕谢病:因病辞官。不待年:不必待年老。〔3〕张邴:张良与邴曼容,均是知足而退的人物。《汉书·张良传》载张良功成而退隐之事;《汉书·龚胜传》载邴曼容为官不过六百石,过则离去。〔4〕东山:谢家会稽始宁墅故居所在,灵运先祖谢安曾隐居于此。后世以之为隐居代称。〔5〕圣灵:指宋武帝刘裕。回眷:关照、照顾。刘裕代晋自立后曾任用谢灵运作散骑常侍。〔6〕微尚:小小的崇尚,指隐居的心愿。宣:表白。〔7〕何意:不料。冲飙激:暴风猛烈,指刘裕死后,朝廷发生内乱,大权落到徐羨之等人手中,谢灵运、颜延之诸人遭到排挤。下句同。〔8〕“焚玉”句:昆仑山宝玉焚毁,指庐陵王刘义真被杀。

发,废。〔9〕“馀燎”句:指谢灵运诸人受到牵连。见迁,被迁谪。

〔10〕“投沙”句:贾谊谪投长沙,是形势逼迫而成。此代指自身贬谪永嘉。

〔11〕如邛(qiong)句:用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临邛开酒店谋生之事,表示自己隐居的愿望没有实现。愆(qián):差错。〔12〕欢爱:故园亲友。

〔13〕缘:因缘,指隐居。〔14〕总辔:总持缰绳,指乘马。〔15〕流沫:水流湍急激起水沫。《列子·黄帝》:“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鱼鳖之所不能游也。”〔16〕闽中:指永嘉,秦时有闽中郡,永嘉属其地。

〔17〕事蹶(zhì):事情不顺利。两如直: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如箭矢般正直。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18〕心惬(qiè):内心满足。三避贤:三次退避官位的贤人,此指春秋贤相孙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

〔19〕“托身”句:把自己托付于青山白云之间。〔20〕挹(yì):捧。〔21〕“盛明”二句:盛大光明涤荡黑暗昏昧,正直美好安定曲折坎坷;此指宋文帝即位后的行为与效果。屯邅,屯(zhūn)邅(zhān),艰难。

〔22〕“殊方”句:皇恩广被四海之义。殊方,异域。成贷,帮助别人成事;《老子》四十一章:“夫惟道,善贷且成。”〔23〕微物:指自己小人物。豫:愉悦。采甄:录用与选拔。

〔24〕“感深”句:感动皇恩,坚持隐居的操守就有所动摇。〔25〕“质弱”

句:本性软弱,就容易受到外力影响。〔26〕曾是:因此。〔27〕语往:

谈论往事。款然:深情诚恳的样子。〔28〕曩(nǎng)基:原来的屋基。

〔29〕“壤石”句:不到远地去采运石材泥土。〔30〕永日:长日。

〔31〕卫生:养生。经:道理,方法。〔32〕息阴:指隐居。谢所牵:谢绝世事的牵扯。〔33〕夫子:对颜、范二人的尊称。照情素:明察我内心的真情。

〔34〕往篇:回复的诗篇,指本诗。

庐陵王墓下作

晓月发云阳^{〔1〕},落日次朱方^{〔2〕}。

含凄泛广川^{〔3〕},洒泪眺连冈^{〔4〕}。

眷言怀君子^[5]，沉痛切中肠。
 道消结愤懑^[6]，运开申悲凉^[7]。
 神期恒若存^[8]，德音初不忘^[9]。
 徂谢易永久^[10]，松柏森已行^[11]。
 延州协心许^[12]，楚老惜兰芳^[13]。
 解剑竟何及^[14]，抚坟徒自伤^[15]。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16]。
 理感深情恻，定非识所将^[17]。
 脆促良可哀^[18]，夭枉特兼常^[19]。
 一随往化灭^[20]，安用空名扬^[21]。
 举声泣已沥^[22]，长叹不成章^[23]。

题解

元嘉三年(426)，谢灵运应召赴京城建康任秘书监，途经丹徒(今江苏镇江)时，谒庐陵王刘义真墓，写下这首悲凄动人的诗篇。《文选》李善此诗说：灵运“还至曲阿，过丹阳。文帝问曰：‘自南行来，何所制作？’对曰：‘过庐陵王墓下作一篇。’”庐陵王即刘义真，宋武帝刘裕次子，与谢灵运关系很好，曾说如果自己得志，将以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刘裕卒，其长子义符即位，是为少帝，景平二年(424)义真被废为庶人，徙新安郡，六月被杀。此年少帝被废，刘义隆即位，是为文帝，改元元嘉，元嘉三年(426)，为义真平反昭雪，谢灵运亦被征召回京任秘书监。诗作前十句纪程抒情，先写深切悲痛，再写永志在心。诗作“徂谢”以下十句写墓前的凭吊，以古人纪念友人的典故叙写内心情感。末六句又抒发哀痛之情。谢诗经常以老庄的一物我、齐死生来说服自己，但对友人的一逝而去，他再也不能故作旷达，于是“举声泣已沥，长叹不成章”，表达

出深深的哀伤。

注 释

- 〔1〕晓月：月亮还未隐去的拂晓时分。云阳：今江苏丹阳。〔2〕次：停驻。朱方：春秋时地名，指丹徒，今江苏镇江。〔3〕泛广川：在广阔的江面上航行。〔4〕“洒泪”句：遥望庐陵王墓地所在，洒下眼泪。连冈，青乌子《相冢书》：“天子葬高山，诸侯葬连冈。”〔5〕眷言：眷顾，思念。言，语助词，无义。君子：指庐陵王刘义真。〔6〕道消：《周易·否卦》：“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指小人得势，君子受到打击，这是说少帝时迫害刘义真。〔7〕运开：国运好转，指宋文帝时为刘义真昭雪。申悲凉：长期以来的悲痛之心如今得以舒展。〔8〕神期：神情。〔9〕德音：品行及音容。初不忘：一点也没有忘记。〔10〕徂谢：去世，死亡。〔11〕“松柏”句：墓旁所植松柏已森然成行。〔12〕“延州”句：延州，延陵（今江苏常州）与州来（今安徽凤台），指吴公子季札，他先后封于此二地，人称延陵季子或延州来季子。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刘向《新序·节士》，季札佩带宝剑出访晋，经徐国时，徐君见其剑甚好，很想要又不便开口。季札看出徐君的心意，但使命在身不便赠送，可是心里已经相许。待他从晋国回来，徐君已经去世，他就把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满足徐君的愿望与实现自己的许诺。这句指自己与庐陵王心心相印的关系及如今来到好友墓前。〔13〕“楚老”句：指楚地老人悼念龚胜的故事。据《汉书·龚胜传》，龚胜因不愿为王莽新朝效力而自杀，有一位楚地乡亲前来吊唁，抚坟痛哭，说：“嗟乎！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兰芳，代指逝世的人。此句指自己的凭吊行动。〔14〕“解剑”句：承“延州”句，说庐陵王已死，解剑相赠也晚了。〔15〕“抚坟”句：承“楚老”句，说如今只有抚坟痛哭空自伤心而已。〔16〕“平生”二句：我平生就不怎么赞许季札与楚老的行为，如此通达的人怎么做出解剑、抚坟这样于事无补的事情来。这是正话反说，称自己无论怎样悲伤凭吊，也不能使庐陵王活转回来，反而让人家说我不够通达旷放。〔17〕“理感”二句：指上述自己的行为是因为悲痛过度所致，不是理智上认为

自己就应该这样做的。〔18〕脆促：生命脆弱短促。此句是对一般而言的生命短促的哀痛。〔19〕“夭枉”句：庐陵王受冤屈短命而死，令人所感到的悲哀又特别强烈超出一般。〔20〕“一随”句：随着死亡一切都跟着消亡。〔21〕空名扬：指元嘉三年为庐陵王恢复封号、并追赠侍中、大将军等名号。〔22〕沥：眼泪一滴一滴下流，指泪快流干。〔23〕“长叹”句：如此悲伤，哀叹连连，几乎诗不成章。

拟魏太子邺中集

魏太子

〔序〕建安末^{〔1〕}，余时在邺宫^{〔2〕}，朝游夕燕^{〔3〕}，究欢愉之极^{〔4〕}。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5〕}。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6〕}，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7〕}，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8〕}。汉武帝时，徐乐诸才^{〔9〕}，备应对之能^{〔10〕}，而雄猜多忌^{〔11〕}，岂获晤言之适^{〔12〕}？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13〕}。岁月如流，零落将尽^{〔14〕}，撰文怀人^{〔15〕}，感往增怆^{〔16〕}。其辞曰：

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17〕}。
照灼烂霄汉^{〔18〕}，遥裔起长津^{〔19〕}。
天地中横溃^{〔20〕}，家王拯生民^{〔21〕}。
区宇既涤荡^{〔22〕}，群英必来臻^{〔23〕}。
忝此钦贤性^{〔24〕}，由来常怀仁^{〔25〕}。
况值众君子^{〔26〕}，倾心隆日新^{〔27〕}。
论物靡浮说^{〔28〕}，析理实敷陈^{〔29〕}。

罗缕岂阙辞^[30],窈窕究天人^[31]。
 澄觴满金罍^[32],连榻设华茵^[33]。
 急弦动飞听^[34],清歌拂梁尘^[35]。
 莫言相遇易,此欢信可珍^[36]。

题 解

汉建安时期,曹操平定北方,招集文士,一时文士皆集邺下,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丕成为实际上领导、组织他们进行活动的文坛领袖,其《与吴质书》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此组诗大约作于元嘉三年至五年(426—428)期间,时灵运在京任秘书监、侍中。诗模拟魏太子曹丕、王粲、陈琳、徐幹、刘桢、应玚、阮瑀、曹植口吻而作,每人一首。“拟魏太子邺中集”是总题,八篇各以所咏人姓名为题。总题下的序为总序,以曹丕口吻叙述建安时诸贤相聚邺下的游宴盛况以及知交零落后自己的心情,显然是以文坛领袖的地位说话的,此亦为“魏太子”之题的小序,另外七篇各有小序,叙写各人身世及性情怀抱。《魏太子》这首诗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颂扬曹操的功德,正是其文功武治,使“群英必致臻”;但曹丕今存诗作中不见有此类内容,谢诗自创而为。第二层次叙写“众君子”聚集在邺下的活动,或论物析理,或宴饮听歌,这些都是邺下文人集团成员的经历与生活的真实写照,曹丕《于谯作》、《孟津》诸诗即有描摹,谢诗或许依此而来。

注 释

- [1]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196年至220年。 [2]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是曹操的根据地所在。 [3]燕:通“宴”。 [4]究:到达。

- [5]昆弟:兄弟。彦:有才学的人。 [6]“楚襄王”句:楚襄王即楚顷襄王,怀王之子,其时文学家有宋玉、唐勒、景差。《史记·屈原列传》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7]“梁孝王”句:梁孝王,即刘武,汉文帝次子,初为代王、淮阳王、后徙封梁。喜治宫室,聚敛财宝,又喜招延四方文士,邹阳、枚乘、严忌、司马相如,曾先后游于梁,为梁孝王门客。 [8]“其主”句:指楚襄王、梁孝王本身没有文学才华。 [9]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对文学亦有爱好,留存有诗作与辞赋。徐乐:燕人,曾与严安、主父偃等上书言时务,被武帝召见,任郎中。 [10]应对:对答。 [11]雄猜多忌:多有猜忌,指汉武帝对臣下多有猜疑,法今无常。 [12]晤言之适:会晤交谈的畅快。 [13]“不诬”二句:六臣注《文选》张铣注此二句说:“我所述不作诬诳,庶使后代以我今日为贤矣。” [14]零落:凋谢,此指死亡。阮瑀死于建安十七年(212),王粲、陈琳、刘桢、徐幹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 [15]撰文:指把各人的作品编撰在一起。曹丕《又与吴质书》云:“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这或许就是《邺中集》。 [16]怆(chuàng):悲伤。 [17]“百川”二句:此二句称人心归向曹魏。北辰,北极星,《论语·为政》:“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18]烂:灿烂。 [19]遥裔:遥远。长津:长河。 [20]中:遭遇。横溃:冲决堤岸的洪水。指汉末社会动乱。 [21]家王:指曹操(155—220)。拯:拯救。 [22]区宇:谓天下。涤荡:冲洗干净,此指平定。 [23]群英:指王粲等文士。臻(zhēn):到。 [24]忝(tiǎn):谦词。钦贤:钦敬贤士。性:自己的习性。 [25]由来:从来。怀仁:感念仁德之人。 [26]值:遇到、面对。 [27]“倾心”句:倾心相对,文章与道德一天天提高。 [28]靡:没有。浮说:虚浮的谈论。 [29]敷陈:详尽有条理地陈述论证。 [30]罗缕:罗列缕析。阙辞:缺乏辞语。 [31]窈(yǎo)窕(tiǎo):深远的样子。究:探究。天人:自然与人的关系。 [32]澄觴(shāng):清澈的酒。觴,本为酒杯,此代指酒。罍(léi):古代盛酒器。 [33]连榻:坐位并靠在一起,指非常亲密;榻,坐具。华茵(yīn):华丽的坐垫。 [34]“急弦”句:急迫节拍的乐曲感动得飞鸟下听。《抱朴

子》：“瓠巴操琴，翔禽为之下听。” [35]“清歌”句：清丽的歌声，拂动梁上之尘。《文选》李善注引《七略》：“汉兴，鲁人虞公善雅歌，发声尽动梁上尘。” [36]此欢：指与昆友友朋相聚在一起的谈论、宴饮、听歌。

王 粲

[序]家本秦川^[1]，贵公子孙^[2]，遭乱流寓^[3]，自伤情多。

幽厉昔崩乱^[4]，桓灵今板荡^[5]。
伊洛既燎烟^[6]，函崤没无像^[7]。
整装辞秦川，秣马赴楚壤^[8]。
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奖^[9]。
常叹诗人言，式微何由往^[10]。
上宰奉皇灵^[11]，侯伯咸宗长^[12]。
云骑乱汉南^[13]，纪郢皆扫荡^[14]。
排雾属盛明，披云对清朗^[15]。
庆泰欲重叠^[16]，公子特先赏^[17]。
不谓息肩愿，一旦值明两^[18]。
并载游邺京，方舟泛河广^[19]。
绸缪清燕娱^[20]，寂寥梁栋响^[21]。
既作长夜饮，岂顾乘日养^[22]。

题 解

王粲(177—217)，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字仲宣。东汉初平元年(190)，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王粲也随之由洛阳入长安；初平三年，长安乱，王粲辗转流徙至荆州，依附刘表，但不受重

用;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攻荆州,王粲依归曹操,先后任丞相掾、军谋祭酒、侍中。这首诗写王粲的生平遭遇,清吴汝纶说:“诸子中,唯仲宣才高而望重,故康乐首取以自况。”(《古诗钞》卷三)模拟之作,一般要依原作而来,这首诗,前一部分述王粲《七哀》其一(西京乱无像)之意,切合小序;中间部分写曹公平定天下,有王粲《从军诗》其一(从军有苦乐)之意;诗末述宴游之乐,有王粲《公宴》之意。

注 释

- [1]秦川:这里指长安。 [2]贵公子孙:王粲的曾祖父王龚官至太尉,祖父王畅官至司空,汉时太尉、司空、司徒合称三公。故称王粲为“贵公子孙”。 [3]“遭乱”句:指王粲遭长安李傕、郭汜之乱,流离外乡至投靠刘表。 [4]“幽厉”句:西周的幽王、厉王。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逃奔到彘,后死于此。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 [5]“桓灵”句:东汉的桓帝与灵帝,桓帝时有党锢之祸,灵帝时有黄巾起义,社会动荡。板荡,《诗经·大雅》有《板》、《荡》两篇,叙写君王无道,政局混乱,后遂以“板荡”作为动乱或乱世的代称。 [6]伊洛:伊水与洛水,代指洛阳地区。燎烟:指洛阳被焚。董卓胁迫献帝迁往长安,同时焚烧洛阳宫阙。 [7]函崤(xiáo):函谷关与崤山,在今河南灵宝县境,与陕西接壤,自古为军事要地。没:尽。无像:无道、无法。 [8]秣(mò)马:喂饱马。赴楚壤:指王粲逃赴荆州一事。 [9]“沮漳”二句:那楚地的沮水与漳水虽然可称得上美丽,但客居外地的忧愁,非这些外物可以劝慰。此二句本王粲《登楼赋》:“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又:“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王粲《七哀诗》其二“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亦是此意。 [10]“常叹”二句:《诗经·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常常吟叹《式微》诗句,天黑了不知到哪里去。式微,黄昏。 [11]上宰:丞相曹操。奉皇灵:扶持尊奉汉献帝。 [12]“侯伯”句:各路诸侯都以曹操为领导。 [13]云骑:战骑如云,形容兵马众多。乱:横渡。汉南:汉水以南。

[14]纪郢(yǐng):战国时楚的国都,在今湖北江陵东南。扫荡:平定。

[15]“排雾”二句:指清除乌云,天下清明。 [16]“庆泰”句:福庆与通泰

同时而来,指国家有不少好的气象出现。 [17]“公子”句:最先受到魏太

子曹丕的赏识。 [18]“不谓”二句:想不到本来只是找一个安家休息之

处,一下子遇上了日月的光辉。息肩,放下肩上的负担,休息。值,遇上。明

两,指帝王,颂扬其光明普照。《周易·离卦》:“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

四方。” [19]方舟:两船并联在一起。 [20]绸缪:情意缠绵。燕:通

“宴”,宴会。 [21]“寂寥”句:指歌声动听,待一切都安静下来时,梁栋间

仍回响着袅袅的歌声。典出《列子·汤问》,韩娥歌声绕梁回响,三日不绝。

[22]“既作”二句:晚上饮酒通宵达旦,白日里还要游乐以为养生。这里说日
夜欢聚之意。

涂 幹

[序]少无宦情^[1],有箕颍之心事^[2],故仕世多素辞^[3]。

伊昔家临淄^[4],提携弄齐瑟^[5]。

置酒饮胶东^[6],淹留憩高密^[7]。

此欢谓可络^[8],外物始难毕^[9]。

摇荡箕濮情^[10],穷年迫忧栗。

末途幸休明^[11],栖集建薄质^[12]。

已免负薪苦^[13],仍游椒兰室^[14]。

清论事究万^[15],美话信非一^[16]。

行觞奏悲歌,永夜系白日^[17]。

华屋非蓬居,时髦岂余匹^[18]。

中饮顾昔心^[19],怅焉若有失。

题解

徐幹(170—217),字伟长,东汉末北海(今山东潍坊市西南)人,曹魏时任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建安七子之一,有学术著作《中论》。此诗先述其有隐居之志,即曹丕《与吴质书》称徐幹“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再述“行觞奏悲歌,永夜系白日”,此游宴之意是建安邺下文学集团生活的写照;后述“华屋非蓬居”、“怅焉若有失”,有曹植《赠徐幹》意,慨叹未能满足隐居之心。诗作强调徐幹的轻忽官禄的隐居之心,有谢灵运个人身世的寄托。

注释

- 〔1〕宦情:为官的兴趣。〔2〕箕颍(yǐng):箕山颍水,相传古代许由、巢父隐居于此,后以“箕颍”代隐居。〔3〕仕世:任官职于世。素辞:恬淡寡欲一类言辞。〔4〕临淄:今属山东,徐幹曾居临淄。〔5〕提携:携手相行。弄:拨弄。齐瑟:齐地的一种弦乐,古称临淄,其民无不鼓瑟也。〔6〕胶东:汉时县名,东汉时并入北海。〔7〕高密:汉时县名,东汉时并入北海。〔8〕此欢:指在临淄、胶东、高密诸地的饮酒弄乐。〔9〕“外物”句:指功名利禄之类外物使其不能毕其所愿。《庄子·外物》:“外物不可必。”〔10〕箕濮:箕,箕山,许由隐居之地;濮,战国庄周垂钓之处。这句说,隐居之情动摇了。下句“穷年迫忧栗”就是理由。〔11〕“末途”句:穷途末路之时幸而遇上太子曹丕。休明,美好,对曹丕的称颂。〔12〕栖集:聚集于曹魏门庭。建:当是“逮”之误;逮,遭遇。薄质:自谦之辞,薄陋之身。〔13〕负薪:指贫苦的隐居生活。〔14〕椒兰室:华贵的以椒兰涂壁之室,指华贵的生活。〔15〕“清论”句:清谈高论涉及世间万物。〔16〕“美话”句:美妙的谈论的确不是只有一点点。〔17〕“永夜”句:夜以继日。〔18〕“华屋”二句:华贵的住所本不是隐居之蓬屋,那些有身分的人岂是我的同列。这是慨叹违背了隐居本志。〔19〕中饮:饮酒酣畅

之时。顾：回顾。昔心：指往日隐居之心。

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玉玺戒诚信^[1]，黄屋示崇高^[2]。
 事为名教用^[3]，道以神理超^[4]。
 昔闻汾水游^[5]，今见尘外镳^[6]。
 鸣笳发春渚^[7]，税銮登山椒^[8]。
 张组眺倒景^[9]，列筵瞩归潮^[10]。
 远岩映兰薄^[11]；白日丽江皋^[12]。
 原隰萸绿柳^[13]，墟囿散红桃^[14]。
 皇心美阳泽^[15]，万象咸光昭^[16]。
 顾己枉维縶，抚志惭场苗^[17]。
 工拙各所宜^[18]，终以反林巢^[19]。
 曾是萦旧想^[20]，览物奏长谣^[21]。

题解

元嘉四年(427)二月间，宋文帝巡幸丹徒(即京口，今江苏镇江)，当时谢灵运官任侍中，陪从出游。北固，山名，在今镇江市长江边上，其北峰三面临水，高数十丈。应诏，应皇帝之命作诗。此诗作为应诏诗有其明显特征，诗起首颂扬朝廷，诗中又有“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之类颂扬皇德的景物描摹；此诗标明为“游”，又有山水诗的特点，诗中有纪程，又有大段的景物描摹，辉煌艳丽，生机勃勃；诗中的说理抒情也切合谢灵运当时当地的想法，他被宋文帝征召回京，“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宋书》本传)。

于是,他又愤懑不平,觉得还是归隐返乡的好,所以,诗末称“览物奏长谣”,还是吟诵着归隐之歌。

注 释

- [1]玉玺(xǐ):皇帝的印。这句说,玉玺的作用便是戒人诚信。 [2]黄屋:皇帝所用的车盖。这句说,皇帝的车用黄屋就是要表示尊贵高尚。
- [3]“事为”句:指世上万事就像上述二物一样,都是为了名分、教化而设。
- [4]“道以”句:而“道”则以神圣的玄理超越具体事物。以上二句为下二句颂扬宋文帝出游作理论说明。 [5]汾水游:《庄子·逍遥游》:“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指尧的无为而治后的出游。 [6]尘外镳(biāo):驾马遨游尘世之外。《庄子·大宗师》:“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指宋文帝的此次出游。
- [7]箛:胡箛,一种乐器,类似笛子。 [8]税(tuō)銮:停止皇帝的车驾。税,通“脱”,解开;銮,一种铃铛,此指銮驾,皇帝的车驾。山椒,山顶。
- [9]张组:张开帷幕,即搭设帐篷。 [10]列筵:排开酒席。 [11]薄:草木丛生之地。 [12]江皋:江边高地。 [13]原隰(xí):平原与低湿地。萑(tí):草木吐芽。 [14]墟囿:村落与园囿。 [15]阳泽:阳光雨露。 [16]“万象”句:世上万物都被皇上的恩惠之光所照耀。
- [17]“顾己”二句:看看自己,枉被朝廷挽留而做官,抚心面对场圃禾苗我觉得白食俸禄深感渐愧。此二句化用《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絜之维之,以永今朝。”絜(zhí),系。 [18]工拙:指善于仕宦与拙于仕宦两类人。各所宜:各有应该做的事。 [19]反林巢:返回林中所居,指隐居。反,返。 [20]曾是:因此。萦:缠绕。旧想:旧日的想法,指隐居之志。 [21]览物:观览到自然美景。奏长谣:写下这长长的诗篇。

入东道路

整驾辞金门^[1],命旅惟诘朝^[2]。

怀居顾归云^[3],指途溯行飙^[4]。
 属值清明节^[5],荣华咸和韶^[6]。
 陵隰繁绿杞^[7],墟囿粲红桃^[8]。
 嘒嘒羣方鴈^[9],纤纤麦垂苗。
 隐轸邑里密^[10],缅邈江海辽^[11]。
 满目皆古事,心赏贵所高^[12]。
 鲁连谢千金^[13],延州权去朝^[14]。
 行路既经见^[15],愿言寄吟谣^[16]。

题 解

元嘉三年(425)谢灵运入朝,仅任秘书监、侍中,未得到重用,元嘉五年(428)春,谢灵运上表称疾,皇帝赐假让他东归故里,于是开始了其一生中的第二次隐居。这首诗就谢灵运在东归故乡会稽的路上所作。诗中叙写了明媚灿烂的大好春光,仿佛景称人意,人随景兴。这时,诗人想起了多少古代隐士之事,多么欣赏赞叹他们崇高的节气,这实际上也是在赞赏自己目前的行为。整个诗借着叙写东归路上秀丽的景色,抒发了逃离官宦羁绊回归自然的轻松愉快心情。

注 释

[1]整驾:整理行装。金门:金马门,汉宫有金马门召集文士,此指刘宋朝廷。
 [2]命旅:命令出发。惟诘(jié)朝:只等待到清晨。
 [3]“怀居”句:怀念旧居,看那天上的行云也仿佛向那个方向匆匆飘去。
 [4]指途:指点路途景物。溯行飙:迎着车马扬起的风尘。
 [5]属值:恰好遇上。
 [6]荣华:草木茂盛,鲜花开放。和韶:和煦的春光。
 [7]陵隰(xí):高地与洼地。繁:繁密生长。
 [8]墟囿:村落与园囿。粲:灿烂开

放。〔9〕鸛(yǎo)鸛:野鸡的鸣叫声。《诗经·邶风》:“有鸛雉鸣。”翬(huī):锦鸡,长着五彩羽毛的山鸡。方:正在。鹄(gòu):野鸡鸣叫。

〔10〕隐轸(zhěn):又作:“殷轸”,繁盛的样子。邑里:村落。〔11〕缅邈:遥远。辽:辽阔。〔12〕“满目”二句:满目的景物令人想起古人古事,但我最赞赏的是那些具有高尚人品者。这为下二句称赏隐士张本。

〔13〕“鲁连”句:战国时齐人鲁仲连,助赵破秦军之围,平原君欲封他官爵、送他千金,都被他拒绝了,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史记·鲁仲连列传》)。

〔14〕“延州”句:延州,即吴公子季札,此以其封地代指其人。季札为吴王的小儿子,吴王想把王位传给他,他辞让不受,逃离都邑朝廷。权,权衡,选择。

〔15〕“行路”句:一边行路一边想起古人古事。〔16〕愿:指不作官的心愿。吟谣:即作诗。

登临海峤初发彊中作与从弟 惠连见羊何共和之

杪秋寻远山^{〔1〕},山远行不近。
与子别山阿,含酸赴修畛^{〔2〕}。
中流袂就判^{〔3〕},欲去情不忍。
顾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隐^{〔4〕}。
隐汀绝望舟^{〔5〕},骛棹逐惊流^{〔6〕}。
欲抑一生欢,并奔千里游^{〔7〕}。
日落当栖薄^{〔8〕},系缆临江楼。
岂惟夕情敛,忆尔共淹留^{〔9〕}。
淹留昔时欢,复增今日叹。
兹情已分虑^{〔10〕},况乃协悲端^{〔11〕}。
秋泉鸣北涧,哀猿响南岫。

戚戚新别心^[12]，凄凄久念攒^[13]。
 攒念攻别心^[14]，旦发清溪阴。
 暝投剡中宿^[15]，明登天姥岑^[16]。
 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17]。
 倘遇浮丘公^[18]，长绝子微音^[19]。

题 解

元嘉五年(428)，谢灵运自建康回到故乡始宁，《宋书》本传载：“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又载：“尝自始山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此诗当作于此次往临海郡的途中，时为元嘉六年(429)秋。临海，今浙江天台县。峤(qiáo)，尖而高的山。彊中，地名，在今嵊县，位于会稽与临海之间。诗题意为：将登临海的尖山，由彊中初发而作此诗赠与堂弟惠连，惠连如见羊璿之、何长瑜，可请两人一起和作。诗分为四章，其间用顶真格(又称连珠格)相连。第一章写远游相别，情意眷恋；第二章写途中景物，惊流击棹，日落系缆，但离思挥之不去，往事都来心头；第三章继续写离思，并以秋泉、哀猿为衬托；第四章写要从游览山水中摆脱忧思，并期望寻找仙人。全诗四章，全为情景交错写法，或登临山水之景，或离别思念，至诗末用寻仙把两者融和起来，登山即可寻仙，寻仙则可遣怀。

注 释

[1]杪(miǎo)秋：秋末。杪，末尾。 [2]含酸：心中满含悲酸。修畛(zhěn)：漫长的道路。 [3]“中流”句：船到中流，分手告别。袂，衣袖，古时常以“联袂”表示友好亲密。判，分别。 [4]“顾望”二句：形容船速很

快,回头张望,颈犹未酸,舟已隐没在曲折的汀洲中。顾望,回望。脰(dòu),头颈。惛(juàn),通“痛”,酸痛。汀,水边平地;汀曲,指河流拐弯处。

[5]绝望舟:舟已被送者望不到。 [6]骛(wù)棹(zhào):急驰的船。棹,船桨,代指船。逐:追逐。 [7]“欲抑”二句:语出《列子》公孙朝曰:“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此二句说,真想把一生的欢乐,与从弟并作此次千里之游。 [8]栖薄:住宿停泊。 [9]“岂惟”二句:难道只因为天色黄昏才在这里停泊吗?更因为想起当年曾与你共在此次游览停留。尔,你。淹留,长时间停留。 [10]分虑:指自己与从弟的两地思虑。

[11]协:一致、相合。悲端:指秋天,语用《楚辞·九辨》:“悲哉,秋之为气也!” [12]戚戚:忧愁的样子。 [13]凄凄:悲伤的样子。久念:长久的思念。攒(cuán):聚集。 [14]“攒念”句:聚积深厚的思念再加上离别的悲伤。 [15]暝:日暮。剡(shàn):县名,即今浙江嵊县。 [16]天姥(mǔ)岑:天姥山,在今浙江新昌县南,传说登山人曾听到仙人天姥的歌声,故名。唐诗人李白有《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数句,即指谢灵运登天姥之事。

[17]“还期”句:回返的日期哪可预料。 [18]浮丘公:浮丘生,古代仙人,传说他曾接王子乔登山成仙。《列仙传》:“王子乔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19]子:指谢惠连。徽音:佳音。以上二句说,倘若遇到浮丘公接我成仙,将与惠连您永久断绝音讯。

酬从弟惠连

寝瘵谢人徒^[1],灭迹入云峰^[2]。
 岩壑寓耳目^[3],欢爱隔音容^[4]。
 永绝赏心望^[5],长怀莫与同^[6]。
 末路值令弟^[7],开颜披心胸。
 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斯^[8]。

凌涧寻我室，散帙问所知^[9]。
 夕虑晓月流，朝忌曛日驰^[10]。
 悟对无厌歇^[11]，聚散成分离^[12]。
 分离别西川^[13]，回景归东山^[14]。
 别时悲已甚，别后情更延^[15]。
 倾想迟嘉音^[16]，果枉济江篇^[17]。
 辛勤风波事^[18]，款曲洲渚言^[19]。
 洲渚既淹时^[20]，风波子行迟^[21]。
 务协华京想，讵存空谷期^[22]。
 犹复惠来章^[23]，只足揽余思^[24]。
 倘若果归言^[25]，共陶暮春时^[26]。
 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遨^[27]。
 山桃发红萼^[28]，野蕨渐紫苞^[29]。
 鸣嚶已悦豫^[30]，幽居犹郁陶^[31]。
 梦寐仁归舟^[32]，释我吝与劳。

题解

谢惠连，谢方明之子，谢灵运堂弟，也是当日著名诗人。谢灵运自元嘉五年称疾离京返乡，“尝自始宁至会稽造方明过视惠连，大相知赏”（《宋书·谢灵运传》），两人关系很好，共同读书、创作、游山玩水。元嘉七年（430）春，惠连离开始宁赴京，行至钱塘江边西陵，遇大风不能行船，写了《西陵遇风献康乐》赠灵运，共五章，每章八句。灵运这首诗是答诗，“酬”，即酬答，也是五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写自己幽栖隐居，倍感孤独苦闷时结交惠连，笑在脸上而喜在心。第二章追忆与惠连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此章重在某些细节的描摹，颇为生动。第三章写离别及收到惠连赠诗。第四、五

章写希望惠连归来,共赏春日美景。全诗以回顾相识的欣喜、相聚的快乐为基础,以收到赠诗、知道惠连相阻风波为过渡,落实到盼望惠连归返,最后以共赏美景回应起首的孤独幽栖。诗作抒情恳切,叙事生动,形式上用连珠格串连五章,内容上从回忆写到未来期望时又首尾回应,诗思如神龙飞跃,屈伸有致。

注 释

- 〔1〕寝瘵(zhài):卧病;瘵,病。谢:谢绝。〔2〕灭迹:不与人们往来。
- 〔3〕“岩壑”句:所见所闻皆自然山水;指以山水为娱。〔4〕“欢爱”句:见不到昆弟友朋,与他们的欢爱也断绝了。〔5〕赏心:心心相赏,与昆弟友朋的推心置腹。〔6〕“长怀”句:经常为没有人与我同欢共忧而耿耿于怀。〔7〕末路:指自己穷途末路之时;或指自己晚年。值:遇到。
- 〔8〕意得:得意。斯:这,指“末路值令弟”一事。〔9〕“凌涧”二句:惠连常跨山越水来到我的住所,一来就翻开书本问我所理解的事理。帙(zhì),书套。〔10〕“夕虑”二句:晚上担心残月逝去,白日害怕太阳落山,指相聚时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忌,担心。曛(xūn)日,夕阳。〔11〕晤对:即晤对,对面而谈。厌歇:满足与停止。〔12〕“聚散”句:人生有聚有散而此刻我与惠连分手离别。〔13〕西川:浦阳江,因其流经灵运故居西边,故称。〔14〕回景:转身。东山:灵运的始宁旧居。〔15〕延:长。
- 〔16〕倾想:专心致志。迟:等待。嘉音:好消息,指来信。〔17〕枉:委屈,一种谦词,指委屈对方做什么。济江篇:关于渡江的诗篇,即《西陵遇风献康乐》诗。〔18〕风波事:即“西陵遇风”之事。〔19〕款曲:深切情意。洲渚言:叙说在西陵的逗留。〔20〕淹时:耽误时日。〔21〕行迟:延误行期。〔22〕“务协”二句:你一直在努力实现赴京的愿望,哪里还有回到深山空谷来的想法呢?务协,努力实现。华京,京华。想,愿望。诂,岂。〔23〕惠:惠赐。来章:来信与赠诗。〔24〕“只足”句:大大地引起我的思念之情。〔25〕果归:果真归来。言:语助,无义。〔26〕陶:陶醉,欢乐。暮春:晚春。〔27〕“仲春”句:仲春时分是很好的游山玩水季节。

[28]红萼(è):红色花蕾。 [29]渐紫苞:紫色叶苞渐渐展开。

[30]“鸣嚶”句:《诗经·小雅·伐木》:“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此处以嚶鸣喻求友。 [31]“幽居”句:隐居幽栖还是感到忧思苦闷。 [32]“梦寐”句:梦寐之中都伫立着遥望惠连的归舟。

[33]释:消除。吝:忧愁,《周易·系辞上》:“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劳:忧愁。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 回溪石濑修竹茂林

跻险筑幽居^[1],披云卧石门^[2]。
苔滑谁能步,葛弱岂可扪^[3]。
裊裊秋风过^[4],萋萋春草繁^[5]。
美人游不还^[6],佳期何由敦^[7]。
芳尘凝瑶席^[8],清醕满金樽^[9]。
洞庭空波澜^[10],桂枝徒攀翻^[11]。
结念属霄汉^[12],孤景莫与援^[13]。
俯濯石下潭^[14],仰看条上猿^[15]。
早闻夕飙急^[16],晚见朝日暾^[17]。
崖倾光难留^[18],林深响易奔^[19]。
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20]。
庶持乘日用,得以慰营魂^[21]。
匪为众人说,冀与智者论^[22]。

题解

此诗作于元嘉七年(430)春,诗人在家乡附近的石门山营造新居,写下这首诗。石门,在今浙江嵊县西北,《一统志》:“谢灵运

山居,在嵊县北五十里石门山。四面高山,回溪石濑。”回溪,曲折回转的溪涧。石濑(lài):石间湍急的流水。茂林修竹,树林茂密,青竹高长。诗作分为四个层次。首四句切合题面,叙写石门山的既险且幽,迥绝尘寰。第二层次为“袅袅”以下十句,写对友人的怀念,他们曾来石门山相聚,此时散去,但美好的时光令诗人难以忘怀。“俯濯”以下六句,诗人的眼光又转向山中景物,此时的景物是清美的,又是幽深的。诗末六句说理,诗人似乎感到从美景中体悟到一些哲理,但无人可与辩说,又呼应了诗前对友人的怀念。诗作以写景、怀人、写景、说理怀人相贯联,层次有致。

注 释

- [1]跻(jī):攀登。 [2]披云:拨开云雾,形容此处极高极幽深。
- [3]葛弱:葛条细嫩。扪(mén):执持。 [4]“袅袅”句:语本《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袅袅,细长绵软的样子。
- [5]“萋萋”句:语本《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此句以景引起思友情怀。 [6]美人:指友人。 [7]佳期:好日子,指相会的日子。敦(tuán):团聚。 [8]“芳尘”句:指友人久不来,座位上积满灰尘。芳、瑶,用以形容之词。 [9]“清醕(xǔ)”句:写虽有美酒满樽,但友人不来,无人品尝。醕,美酒。 [10]“洞庭”句:指洞庭湖波浪滔滔,不见友人乘船归来。 [11]“桂枝”句:指诗人白白攀枝眺望。语本《楚辞·九歌·大司命》:“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 [12]“结念”句:心中思念之长可上接云霄天河。属,连结。 [13]“孤景”句:孤独一人,不能忘忧解愁。景,影;媛(xuān):忘,忘忧。 [14]濯(zhuó):洗。 [15]条:树枝藤条之类。 [16]早:先。夕飙急:晚风强劲。 [17]晚:后。暾(tūn):太阳初升时圆而盛大的样子。 [18]“崖倾”句:山高崖斜,光照时短。 [19]“林深”句:山深树密,林涛阵阵。 [20]“感往”二句:《文选》李善注此二句曰:“言悲感已往,而夭寿纷错,故虑有回复;妙理若来,而

物我俱丧，故情无所存。”意谓悲苦之感会反复袭来；而妙理至心，各种感情自然不复存在。〔21〕“庶持”二句：希望能挽留时光，以观景安慰悲苦之心。庶，希望。乘日，运载太阳的车，语出《庄子·徐无鬼》：牧马童子谓黄帝曰：“有长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车而游于襄城之野。’”营魂，心灵，精神。〔22〕“匪为”二句：难以与众人说清，希望与智者谈论。语本司马迁《报任安书》：“可与智者说，难为俗人言。”

登石山最高顶

晨策寻绝壁^{〔1〕}，夕息在山栖。
 疏峰抗高馆^{〔2〕}，对岭临回溪^{〔3〕}。
 长林罗户穴，积石拥阶基^{〔4〕}。
 连岩觉林塞^{〔5〕}，密竹使径迷。
 来人忘新术^{〔6〕}，去子惑故蹊^{〔7〕}。
 活活夕流驰^{〔8〕}，噉噉夜猿啼^{〔9〕}。
 沉冥岂别理，守道自不携^{〔10〕}。
 心契九秋干^{〔11〕}，目玩三春萋^{〔12〕}。
 居常以待终^{〔13〕}，处顺故安排^{〔14〕}。
 惜无同怀客^{〔15〕}，共登青云梯^{〔16〕}。

题解

此诗作于元嘉七年(430)春。石门，在今浙江嵊县西北，谢灵运《游名山志》：“石门涧六处，石门溯水上入两山口，两边石壁，右边石岩，下临涧水。”此诗分为两段，第一段写石门最高顶的景色，极有层次感。首二句点明晨登夕息，“疏峰”以下十句，先写“高馆”所在，次写门前景况，由近及远，再写连岩密林、新路故蹊，又

写耳中所闻,这是在不见天日与路径的密林中的另一种感受。第二段说理,诗人述说要坚守沉冥无欲之道,与自然景物相契合,居常处顺,但又慨叹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登高抒怀,回应前一部分的“来人忘新术,去子惑故蹊”。

注 释

- [1]策:拄着手杖。 [2]疏峰:远峰。抗:遥遥相对。高馆:指建在山顶的住舍。 [3]“对岭”句:对面山岭又下临曲折溪涧。 [4]拥:推垒。 [5]“连岩”句:岩石相连当道,让人觉得林中无路可通。 [6]术:道路。 [7]去子:离开的人。惑故蹊:忘记了原先走过的路。 [8]活(guō)活(guo):水流声。《诗经·卫风·硕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9]噉(jiào)噉:啼叫声。 [10]“沉冥”句:深沉无欲难道还有别的道理,就是坚守养生之术没有二心罢了。携,分离。 [11]契:相合。九秋:秋天九十天,故称。干:树。 [12]三春:春天三个月,分为孟春、仲春、季春,故称。蕙:初生的嫩叶。 [13]居常:甘处贫穷。待终:以待天年。《列子·天瑞》:“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待终,当何忧哉。” [14]处顺:采取顺于自然的态度。安排:安于万物万事推移变化的状态。 [15]同怀客:同样怀抱之人。 [16]青云梯:传说中青天白云间的梯子,登之可以升天成仙。

发归瀨三瀑布望两溪

我行乘日垂^[1],放舟候月圆^[2]。
沫江免风涛^[3],涉清弄漪涟^[4]。
积石竦两溪^[5],飞泉倒三山^[6]。
亦既穷登陟^[7],荒蕩横目前^[8]。
窥岩不睹景^[9],披林岂见天^[10]。

阳乌尚倾翰，幽篁未为遭^{〔11〕}。
 退寻平常时，安知巢穴难^{〔12〕}。
 风雨非攸吝^{〔13〕}，拥志谁与宣^{〔14〕}。
 倘有同枝条^{〔15〕}，此日即千年^{〔16〕}。

题 解

此诗题中归濂、三瀑布、两溪，未详所在，疑都在始宁石门附近，一般定此诗为元嘉七年(430)诗人与昙隆、法流二法师分别后所作。诗作前六句写夜游舟行所见，江清涛缓，高峰竦立，瀑布倒垂。“亦既”以下六句写昼游登山所见，以回顾的口吻写出，突出山中荒蕨幽深的景象。诗末“退寻”以下六句抒情，述说虽知隐居生活艰苦，但寻求知音是心中最大的愿望。

注 释

〔1〕日垂：太阳下山。〔2〕放舟：开船。〔3〕“沫江”句：本是波涛汹涌的大江此时平静下来。沫，流沫之水，指波涛涌起时的情形。
 〔4〕漪(yī)涟：微波荡漾的样子。〔5〕“积石”句：层层叠叠岩石构成的高山，竦立在两溪之间。〔6〕“飞泉”句：三座山上都有瀑布倒挂下来。
 〔7〕亦既：也曾、又曾，追述口吻。穷登陟(zhì)：这一带的山岭都登遍了。
 〔8〕荒蕨(ǎi)：原始森林的茂密景象。〔9〕景：影。〔10〕披林：拨开树木枝叶。〔11〕“阳乌”二句：太阳已经西斜，幽深的竹林还不是很难行。阳乌倾翰，传说中日中有乌，故以阳乌代指太阳，以阳乌倾翰指阳光西斜。篁(huāng)：竹林。遭(zhāo)难行：《楚辞·九歌·山鬼》：“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此处反其意用之。〔12〕“退寻”二句：回想平时住在房屋里，哪里知道巢居穴处的艰苦。巢穴，指巢居穴处，隐士的生活居所。〔13〕攸：所；吝：顾惜，忧虑。〔14〕“拥志”句：心中拥有的志向跟谁去诉说呢？〔15〕同枝条：比喻志趣相同、命运相同的人。语本苏

武《别李陵诗》：“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此大概指昙隆、法流二法师。

[16]“此日”句：过一日胜似千年。谢灵运《山居赋》云：“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自注云：“谓昙隆、法流二法师也……往石门瀑布中路高栖之游，昔告离之始，期生东山，没存西方。相遇之欣，实以一日为千载，犹慨恨不早。”

石门岩上宿

朝搴苑中兰^[1]，畏彼霜下歇^[2]。
暝还云际宿^[3]，弄此石上月^[4]。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5]。
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6]。
妙物莫为赏^[7]，芳醑谁与伐^[8]。
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

题解

此诗作于元嘉七年(430)秋。石门，在今浙江嵊县西北，山上有谢灵运的新居。诗作写夜宿石门岩上赏月的情形，首二句先写清晨的采兰，以“畏彼霜下歇”写出自己对美妙景物的珍惜与抓紧时间游览的心情，于是自然引出夜晚的山宿赏月。奇妙的是，诗先点明是赏月，而着力之处在“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的欣赏，这样，声、色两方面都写到，诗人留恋于山中夜色而赏玩不止。诗末写这么美好的景物竟无人与自己一同欣赏，一方面是现实生活的孤独使诗人有这样的感觉，另一方面，诗人也显示出孤高自傲、不同俗流的品格。

注 释

[1] 搴(qiān): 拔取。 [2] 霜下歇: 经霜冻而凋谢。 [3] 暝(míng): 夜。云际: 指石门岩上之高。 [4] 弄: 玩, 赏。 [5] 木落: 树叶飘落。 [6] “异音”二句: 指山中各种不同的声响都同样美妙动听、清脆悠扬。致听, 美妙动听。 [7] 妙物: 指上述兰、云、月、鸟、木、风等山中景物。 [8] 芳醕(xǔ): 芳香的美酒。谁与伐: 谁与我一起品尝赞赏。伐, 夸耀。 [9] “美人”二句: 指好友竟然没有来, 让我白白等到天明。美人, 指好友。阳阿, 太阳初升时经过的山丘。晞(xī)发, 晒干头发。此语袭《楚辞·九歌·少司命》“与汝沐兮咸池, 晞汝发兮阳之阿, 望美人兮未来, 临风怀兮浩歌”之意。

初发石首城

白圭尚可磨, 斯言易为缙^[1]。
 虽抱中孚爻, 犹劳贝锦诗^[2]。
 寸心若不亮, 微命察如丝^[3]。
 日月垂光景, 成贷遂兼兹^[4]。
 出宿薄京畿^[5], 晨装转曾颺^[6]。
 重经平生别^[7], 再与朋知辞。
 故山日已远^[8], 风波岂还时^[9]。
 迢迢万里帆, 茫茫终何之^[10]。
 游当罗浮行^[11], 息必庐霍期^[12]。
 越海陵三山^[13], 游湘历九疑^[14]。
 钦圣若旦暮^[15], 怀贤亦凄其^[16]。
 皎皎明发心^[17], 不为岁寒欺^[18]。

题解

此诗作于元嘉八年(431)冬。谢灵运隐居故乡始宁,与会稽太守孟顗不和,因事构成仇隙。孟顗便上疏文章,诬谢灵运有“异志”。谢灵运急驰建康,上表辩白。宋文帝知其无罪,也不愿让他再回始宁;他在京暂住期间,造《四部目录》,与释慧严、慧观共治《大涅槃经》。元嘉八年冬,文帝任灵运为临川内史,此诗即作于离京时,石首城,即石头城,在京都建康城西,临长江。此诗首八句叙述被诬与未被判罪的情事,顺便说明了“发石首城”的原由。“出宿”以下八句叙说整装启程、告别亲友的情形,已隐隐露出惘然若失的心情,表示对出任临川内史的不满。“游当”以下四句,叙写游览名山大川的愿望,回应上述的不满情绪。末四句写仰慕古贤圣人,表明心迹,表示决不向谗言恶运低头。

注释

- [1]“白圭”二句:白圭若有斑点,尚可以磨掉,但诬陷之词却容易使人有口难辩。圭,一种上尖下方的瑞玉。斯言,这些话,指孟顗的诬陷之词。缁(zī),黑色。此二句语本《诗经·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又,《论语·阳货》:“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2]“虽抱”二句:虽然怀抱诚信之意,但还是被谗言所陷害。中孚,《周易》的卦名,《周易·中孚》:“象曰:泽上有风,中孚。”《疏》:“风行泽上,无所不周,其犹信之被物,无所不至。”此取诚信之意。爻(yáo),卦的符号,这里指爻辞。贝锦,《诗经·小雅·巷伯》:“萋兮菲兮,成是贝锦。”郑玄笺:“喻谗人集作已过以成于罪,犹女工之集彩色以成锦文也。” [3]“寸心”二句:我内心的诚信若不被皇帝明白,我的小命看起来就会像细小的丝线一样被轻易拉断。亮,明。 [4]“日月”二句:宋文帝如日月光辉,垂照万物,施恩于我,让我兼任内史之职。成贷,即施恩,《老子》四十章:“夫唯道,善贷且成。” [5]薄:泊。京畿:京城附近,指石头城。 [6]晨装:早晨收拾行装。转

(tuán)曾颺(sī):趁着快风。〔7〕“重经”句:经历了平生又一次离京外任。谢灵运头一次离京外任是永初三年(422)赴永嘉任太守。〔8〕“故山”句:谢灵运此次是往西,而其家乡在东,故说:“故山日已远。”〔9〕“风波”句:一路上风急浪险,哪里还有回归的时日。〔10〕何之:到什么地方去。〔11〕罗浮:罗浮山,在今广东增城、博罗、河源一带,绵亘数百里,风景优美;晋葛洪曾修道于此。〔12〕庐霍:庐山与霍山,霍山在安徽西部。期:停留。〔13〕陵:登临。三山:传说中的海上三仙山,即蓬莱、方丈、瀛洲。〔14〕湘:湘江,发源于广西灵川,在湖南入洞庭。九嶷(yí):山名,又名苍梧山,在湖南宁远县南,传说舜死后葬于此。〔15〕“钦圣”句:钦慕舜这样的圣人,好似早晚与他在一起。〔16〕“怀贤”句:怀念屈原这样的贤人,心中凄苦悲凉。战国时屈原投湘江支流汨罗江而死,在“湘”怀贤即怀念屈原。〔17〕明发心:像清晨一样明亮的心。明发,指清晨时候天色发亮。〔18〕岁寒:指恶势力。《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此句又以松柏自比。

道路忆山中

采菱调易急^{〔1〕},江南歌不缓^{〔2〕}。
楚人心昔绝^{〔3〕},越客肠今断^{〔4〕}。
断绝虽殊念^{〔5〕},俱为归虑款^{〔6〕}。
存乡尔思积^{〔7〕},忆山我愤懣^{〔8〕}。
追寻栖息时^{〔9〕},偃卧任纵诞^{〔10〕}。
得性非外求^{〔11〕},自己为谁纂^{〔12〕}。
不怨秋夕长,常苦夏日短^{〔13〕}。
濯流激浮湍^{〔14〕},息阴倚密竿^{〔15〕}。
怀故叵新欢,念悲忘春暖^{〔16〕}。
凄凄明月吹^{〔17〕},恻恻广陵散^{〔18〕}。

殷勤诉危柱^[19],慷慨命促管^[20]。

题解

此诗作于元嘉九年(432)春离京赴临川途中,道路,指赴临川之路,山中,指故乡始宁。此次外任临川内史,谢灵运心里不痛快,路途上听到楚地民歌,便想起屈原的遭遇,又比照自己,于是怀念起在故乡的隐居生活,感到万分惬意。诗中叙写这种惬意,一是直述其“得性”、“自己”及“偃卧任纵诞”;一是叙写自己在美妙的山中景物中的活动与感受,正是后者打动着历代读者的心。诗末又回到当前,于是欢趣顿失,沿途景物也引不起自己的关注,只好把满腔愤懑寄托在急促的音乐声中。

注释

- [1]采菱调:楚地采菱时唱的民歌,现存有南朝民歌名为《采菱》。急:急促。 [2]江南歌:江南民歌,现存南朝民歌亦有题名为《江南》者。
- [3]楚人:指屈原。 [4]越客:指诗人自己。诗人以“越客”与上句的“楚人”对举,意在表示自己与屈原有共同的悲伤心情。 [5]殊念:指共同的悲伤却有不同的原因与想法。 [6]归虑:归乡的思虑。款:扣击。
- [7]存乡:思念家乡。尔思积:你的忧思深厚。 [8]忆山:回忆想念山中生活。 [9]追寻:回想。栖息:隐居始宁时。 [10]纵诞:放纵行为、傲诞心绪。 [11]得性:适合自然本性。 [12]自己:自足自止。《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司马彪注:“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纂:纂,取的意思。
- [13]“不怨”二句:称在山中纵情欢乐,总觉得时间太短。 [14]“濯流”句:在急流中洗浴游泳,激起飞沫浪花。 [15]息阴:在林荫下休息。
- [16]“怀故”二句:怀念过去不觉眼前景物有什么欢乐,心含悲伤忘却春光带来的温暖。叵(pǒ),不。 [17]明月吹:笛曲名。元刘履《选诗补注》卷六

称：“古乐府《横吹曲》有《关山月》，故谓之《明月吹》。”〔18〕惻惻：悲伤的样子。广陵散：古曲名，魏嵇康临刑前所弹。〔19〕殷勤：深切的情意。危柱：急促的琴声；柱，架弦的码，此代指琴。〔20〕促管：激越的笛曲。管，指管乐器。

入彭蠡湖口

客游倦水宿^{〔1〕}，风潮难具论^{〔2〕}。
 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3〕}。
 乘月听哀狖^{〔4〕}，浥露馥芳荪^{〔5〕}。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6〕}。
 攀崖照石镜^{〔7〕}，牵叶入松门^{〔8〕}。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9〕}。
 灵物吞珍怪^{〔10〕}，异人秘精魂^{〔11〕}。
 金膏灭明光^{〔12〕}，水碧辍流温^{〔13〕}。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14〕}。

题解

此诗作于元嘉九年(432)春。彭蠡(ĭ)湖，即鄱阳湖。诗人乘舟赴临川，厌倦了连日船上生活，此时好不容易来到湖口，他上岸游览，或乘月夜游，踏露寻花，或漫步原野，远眺白云缭绕的高峰。但是，被迫离乡外任的阴影挥之不去，千念万感纠集心头；于是，诗人更渴望在自然山水景物排遣郁闷，他“照石镜”、“入松门”，观览山水；他观三江、眺九派，追寻史迹。但愤懑之情仍未能散发，诗人只觉得自己没有运气看到各种灵物异人、金膏水碧，于是还是吟咏

千里思乡之曲,在吟咏中更沉浸在思乡之绪中。诗作景物既纵横广阔,疏朗高远,又细密入微,手触足踏;诗作的说理抒情融入景物叙写,富有层次,亦景亦情,意味隽永。

注 释

- 〔1〕客:诗人自称。〔2〕“风潮”句:一路上乘船水行的艰辛难以一一述说。〔3〕“洲岛”二句:具体叙写路途艰辛,水流曲折,遇到洲岛骤分骤合;水势凶猛,浪涛冲岸如山崩岩塌。圻(qí),岸。〔4〕狢(yòu):猿猴之类。〔5〕浥露:被露水沾湿。馥芳荪:芳荪花草发出浓烈的香味。〔6〕“千念”二句:日日夜夜、朝朝暮暮,心中总有千念万感充集着,意谓此时此刻也不例外。〔7〕石镜:鄱阳湖口一景,张僧鉴《浔阳记》:“石镜山东,有一圆石,悬崖明净,照见人形。”〔8〕松门:《太平寰宇记》:“松门山在(南昌)县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其山多松,遂以为名。北临大江及彭蠡湖。山有石镜,光可照人。”〔9〕“三江”二句:此地有关三江、九派的故事及说法难以寻觅。三江,长江在当地的三条支流。《尚书·禹贡》:“三江既入。”孔安国《传》:“江至浔阳,合彭蠡复分为三,入海。”九派,九条江,古指长江中游的九条支流。理,说法。〔10〕“灵物”句:各种灵怪之物不愿显示其珍奇面目。〔11〕“异人”句:各种奇异仙人隐藏不现真身。〔12〕金膏:一种仙药。灭明光:不显示其光芒。〔13〕水碧:也称水玉、水精,即水晶石。辍流温:不显现温润色彩。〔14〕“徒作”二句:白白制作千里思乡之曲,演奏结束,情意愈发深重。

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

南州实炎德,桂树陵寒山^{〔1〕}。

铜陵映碧涧^{〔2〕},石磴泻红泉^{〔3〕}。

既枉隐沦客,亦栖肥遁贤^{〔4〕}。

险径无测度^[5],天路非术阡^[6]。
 遂登群峰首^[7],邈若升云烟^[8]。
 羽人绝仿佛^[9],丹丘徒空筌^[10]。
 图牒复磨灭^[11],碑版谁闻传^[12]。
 莫辨百代后,安知千载前^[13]。
 且申独往意^[14],乘月弄潺湲^[15]。
 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16]。

题解

此诗作于元嘉九年(432)冬,此时谢灵运到临川内史任上已半年,他仍像在永嘉那样,游山玩水,不理政事,这首诗就是他游华子冈后写的。华子冈,山名,在今江西南城县西南,谢灵运《山居图》(当为《游名山志》)曰:“华子冈,麻山第三谷,故老相传,华子期者,禄里弟子,翔集此顶,故华子为称也。”麻源,《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一云:“麻姑山,在县(南城县)西南二十二里。山顶有石坛,相传麻姑得道于此。坛东南有池,池中有红莲,曾变为碧。坛边杉松皆偃盖,时闻钟磬步虚之音。东南有瀑布,淙下三百余尺。山顶石中有石螺蚌壳,或为桑田所变也。西北有麻源。”《读史方輿纪要》卷八六云:“麻源三谷者,第一为麻姑山南涧,第二为北涧,第三即华子冈。”诗的前半部分写华子冈景物宜人,桂树、寒山、碧涧、石磴、红泉,诗人游览时不禁想起有多少古人游览于此,于是恍然间有飘然寻仙之感。但诗人进一步对古人在此成仙有所怀疑,怎么现在不见仙人呢?最后又宽慰自己,说出自己的游山就是为了任性自然,超尘脱俗,只要眼前游览惬意适性,又何必去考虑成仙成名呢?

注 释

〔1〕“南州”二句：南方实有阳和之气，桂树生长在寒山之上。此二句本《楚辞·远游》：“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2〕铜陵：山名，即铜山，在江西南城县西。〔3〕石磴(dèng)：石阶。红泉：指在红色泥沙上流过的泉水。〔4〕“既枉”二句：曾有多少志气高尚的隐士来过此地。枉，绕道暂游；栖，结庐而居。隐沦客、肥遁贤，均指隐士；《周易·遁卦》：“上九，肥遁，无不利。”肥遁，远飞隐遁。〔5〕“险径”句：陡峭险艰的小径无法测量其高。〔6〕“天路”句：上山之路如同登天之路，不是城镇之路那么平坦。术阡，指城镇之路。〔7〕群峰首：群峰中最高的哪一座。〔8〕邈：高远的样子。〔9〕羽人：仙人，此指在此成仙的华子期。绝仿佛：一点影子也没有。〔10〕“丹丘”句：仙人所居真是虚妄空言。丹丘，仙人所居之地。筌，捕鱼的竹器，《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此处以筌代指言。〔11〕图牒：图书谱册。磨灭：指没有记载。〔12〕碑版：碑刻。〔13〕“莫辨”二句：百代之后的事不能辨清，又哪里知千载之前的事？此事指华子期成仙之事。〔14〕申：表白。独往意：独往独来、任性而动的心愿。〔15〕弄：玩赏。潺(chán)湲(yuán)：缓慢流淌的溪涧水。〔16〕“恒充”二句：游山玩水经常是为了眼前的玩赏享受，谁去想到为古今传名呢！这是说自己到华子冈来与华子期要成仙的目的不同。

临川被收

韩亡子房奋^{〔1〕}，秦帝鲁连耻^{〔2〕}。

本自江海人^{〔3〕}，忠义感君子^{〔4〕}。

题 解

此诗作于元嘉十年(433)。《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运为临

川内史，“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州从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于是写下这首诗，后“追讨擒之，送廷尉治罪”。谢氏为东晋功臣，灵运入宋，未能受重用，反而屡遭排挤，此时又因为“在郡游放”、不理政事，而要被逮捕法办，于是愤而写下此诗。诗中以张良、鲁仲连事迹表示不甘心被刘宋新朝奴役的愤激心情。

注 释

- [1]“韩亡”句：战国时秦灭韩，张良因其祖、父为韩王相，散尽家财收买刺客，要刺杀秦王嬴政为韩国报仇。子房，张良，字子房，后佐汉高祖定天下。
- [2]“秦帝”句：赵孝成王八年（前258），秦围赵都邯郸，魏王惧秦，派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劝说赵王尊秦王为帝。时鲁仲连游赵，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史记·鲁仲连列传》）
- [3]“本自”句：本来就是江海之上隐居之人。《庄子·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江海人，指不问朝政的隐士。
- [4]“忠义”句：指“江海人”忠义的行为让君子感动。

临 终

龚胜无馀生^[1]，李业有终尽^[2]。
嵇公理既迫^[3]，霍生命亦殒^[4]。
凄凄凌霜柏^[5]，纳纳冲风菌^[6]。
邂逅竟几时，修短非所愍^[7]。
恨我君子志，不获林下泯^[8]。
送心正觉前^[9]，斯痛久已忍^[10]。

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11〕}。

题 解

此诗作于元嘉十年(433)。谢灵运在临川被控叛逆,按律按斩,宋文帝念他是功臣谢玄之后,从死罪降为流徙广州。后谢灵运又被人奏告里通村民,图谋造反,遂“诏于广州行弃市刑”,临终作下此诗。诗前四句,颂扬了四位忠臣,暗寓自己也是作为晋的忠臣而死的。“凄凄”以下四句写自己所受到的迫害,充满了愤激之情。末六句,一是遗憾自己隐居愿望不曾实现;二是遗憾自己未能洞彻佛教境界,如今只有为之痛苦而已;末二句用佛教,期往泯灭恩仇,以待来生。

注 释

〔1〕“龚胜”句:《汉书·龚胜传》载,龚胜曾官至光禄大夫,王莽篡位,龚胜去官还家,王莽遣使迎龚胜入朝,拜秩上卿。龚胜谓门人高晖等曰:“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于是绝食而死。无馀生,不要残剩的生命。〔2〕“李业”句:《后汉书·独行传》载,李业在王莽当政时以病去官,后公孙述据益州称帝,征业为博士,业称疾不起;后公孙述使人持毒酒劫迫李业,称起则受公侯之位,不起赐之以药。李业叹曰:“危国不入,乱国不居。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义所不从。君子见危授命,何乃诱以高位重饵哉?”遂饮毒酒而死。有终尽,指饮毒酒而死。〔3〕“嵇公”句:嵇绍,西晋时人,《晋书·嵇绍传》载,晋惠帝败绩于荡阴,侍卫散溃,独嵇绍以身捍卫,被乱箭射死,血溅帝衣。难定,左右欲洗血衣,帝止之,曰:“此嵇侍中血,勿去。”理既迫,指嵇绍出征时的一段话语。侍中秦准问曰:“今日向难,卿有佳马否?”绍正色曰:“大驾亲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无战。若使皇舆失守,臣节有在,骏马何为!”〔4〕“霍生”句:霍原,西晋人,《晋书·霍原传》载,霍原有门徒百数,王浚称制谋僭,使人问原,原不答。

又有辽东囚徒三百人,依山为贼,意欲劫原为王,事亦未行。时有谣曰:“天子在何许,近在豆田中。”王浚以为隐指霍,捕原斩之。殒,死。〔5〕凌霜柏:经霜侵袭的柏树。此为自指。〔6〕纳纳:濡湿的样子。冲风菌:迎风即死的松菌类。此句指生命短促。〔7〕“邈(xiè)逅(hòu)”二句:与生命不期而遇能有几时,生命的长与短不用自己去怜悯担忧。愍(mǐn),怜悯。〔8〕“恨我”二句:遗憾我立志隐居的君子之心不能实现,未能在山林中与大自然浑为一体。恨,遗憾。泯,泯灭,泯灭己心而与自然浑为一体。〔9〕送心:指死亡。正觉:佛教以洞明真谛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为正觉,成佛也是正觉。〔10〕斯痛:这种痛苦,指未能实现“正觉”的愿望。〔11〕怨亲:即冤亲,仇敌与亲友。佛教有“佛教慈悲,冤亲平等”的说法。心朕:心迹,心愿。

日出东南隅行

柏梁冠南山^{〔1〕},桂宫耀北泉^{〔2〕}。
晨风拂檐幌^{〔3〕},朝日照闺轩。
美人卧屏席,怀兰秀瑶璠^{〔4〕}。
皎洁秋松气^{〔5〕},淑德春景暄^{〔6〕}。

题解

乐府相和歌辞相和曲有古辞《陌上桑》,晋陆机拟作以其首句“日出东南隅”名篇,灵运此篇拟作,内容与古辞重在叙事和陆诗重在描摹女性美貌不同,重在写女性的气质与品格,以之表达诗人的关注点所在。诗首四句写美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与宫殿闺阁,已显出高尚华耀之气。后四句写美人自身,“卧屏席”是其姿态,又以“兰”、“松”、“春景”比拟美人的风质、品格与性情。全诗笔墨不枝不蔓,比拟或象征都恰如其分。

注 释

〔1〕柏梁：汉武帝时台名，建于汉元鼎二年（前115）春，在长安城中北门内，高二十丈，因用香柏为梁，故名；武帝常与群臣在此饮酒赋诗。冠：高出。南山：终南山，在今陕西西安市南。〔2〕桂宫：汉宫名，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建，在未央宫北，有复道相通。北泉：即甘泉。〔3〕幘（chān）幌（huǎng）：帷幔。〔4〕“怀兰”句：身怀兰香，秀于瑶璠美玉。瑶、璠，美玉。〔5〕“皎洁”句：品德皎洁可比秋日高松。〔6〕“淑德”句：美好品德性情像春日阳光一般。

折杨柳行

骚屑出穴风^{〔1〕}，挥霍见日雪^{〔2〕}。
 飏飏无久摇^{〔3〕}，皎皎几时洁^{〔4〕}。
 未觉泮春冰，已复谢秋节^{〔5〕}。
 空对尺表迁^{〔6〕}。独视寸阴灭^{〔7〕}。
 否桑未易系^{〔8〕}，泰茅难重拔^{〔9〕}。
 桑茅迭生运^{〔10〕}，语默寄前哲。

题 解

《折杨柳行》属乐府相和歌辞瑟调曲，有古辞，有曹王、陆机的拟作。此诗慨叹时光流逝飞速，人生易老，从中体悟出否泰轮回的道理，称自己或语或默，或出或处，都要以“前哲”之道为准，其实，就是承认“默”、“处”的地位，这种态度换言之就是遁世，就是隐沦。

注 释

[1]骚屑:象声词,状风声。汉刘向《九叹·思古》:“风骚屑以摇木兮,云汲汲以湫戾。” [2]挥霍:形容迅疾。此句说雪一遇阳光便会很快消融。 [3]飕飕:形容风声。此句承“骚屑”句,说穴中刮出之风不会长久。 [4]“皎皎”句:此句承“挥霍”句,说遇日之雪很快消融,皎洁之态不会很久。 [5]“未觉”二句:不知不觉间,从春日冰雪融化之时已到秋季叶落之时。泮(pàn),散,消融。 [6]尺表:指日晷(测日计时的仪器)投下的影子长度,古代以之计算时间。 [7]寸阴:以影子的移动表示时光流逝。 [8]“否桑”句:《易·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里说,否卦所说“系于苞桑”是难以做到的,指自己命运不好。 [9]“泰茅”句:《易·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这里说,泰卦所说“拔茅茹”是难以做到,亦指自己命运不好。 [10]桑茅:指上述“否卦”与“泰卦”。迭生运:交替出现的命运。 [11]语默:或说话或沉默。《易·系辞上》:“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晋王弼注:“君子出、处、默、语,不违其中,则其迹虽异,道同则应。”这句话说,自己或出或处,都遵循前哲之道,实际是说隐居也是遵前哲之道。

悲 哉 行

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1]。
 差池燕始飞^[2],夭袅桃始荣^[3]。
 灼灼桃悦色^[4],飞飞燕弄声。
 檐上云结阴,涧下风吹清。
 幽树虽改观^[5],终始在初生^[6]。
 松茑欢蔓延^[7],樛葛欣纂索^[8]。
 眇然游宦子^[9],晤言时未并^[10]。
 鼻感改朔气^[11],眼伤变节荣^[12]。

侘傺岂徒然^[13], 澶漫绝音形^[14]。
风来不可托, 鸟去岂为听^[15]。

题 解

《悲哉行》原为魏明帝曹叡所制,其辞今不存,晋陆机等人有作,《乐府解题》称其“皆言客游感物忧思”,谢灵运此作依陆机之作而来。诗作首二句以“春草”的典故意义点出留意春景。“差池”以下十句写春景,夭桃飞燕、云阴风清,春日里万物复苏始生,鸟儿飞翔,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诗至“眇然”句,语气一转,写“游宦子”的感春哀伤,最后以难以遣怀与无法与知音互通音讯结尾,感情达到高潮。以乐府诗写景,不似以山水诗写景描摹实地所见,而是以概括笔法,这首诗就是一个明证。谢灵运诗作精工富丽,此诗中多用叠字与连绵词,也是一个特点。

注 释

[1]“萋萋”二句:语本《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有怀人之义。萋萋,茂盛的样子。 [2]差(cī)池:鸟儿展翅飞翔,羽毛显得参差不齐。《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3]夭裊:形容树枝摆动婀娜多姿的样子。 [4]灼灼:鲜艳夺目。《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5]幽树:经冬日严寒而树色深暗。改观:改变样子,指荫生嫩绿。 [6]“终始”句:综观万物,最令人激动是其初生之貌。 [7]莛(niǎo):藤。 [8]樛(jiū):往下弯曲的树。葛:一种蔓藤植物。藟(léi)萦:缠绕。以上两句有以莛、葛蔓延缠松樛比喻小人依附权贵之义,以反衬以下要述说的正直朋友间的离别。 [9]眇然:渺小的样子。游宦子:在外作官的人,指自己。 [10]“晤言”句:不能与好友对面相谈。 [11]朔气:寒气。 [12]变节荣:季节改变带来的欣欣向荣。 [13]侘(chà)傺(chì):失意的样子。 [14]澶(chàn)漫:无拘



无束的样子。《庄子·马蹄》：“澶漫为乐，摘僻为礼。”唐陆德明释文：“李云：澶漫，犹纵逸也。”绝音形：指自己再也不能过上纵逸的生活。 [15]“风来”二句：不能托清风送怀，不能托鸟儿给朋友捎信。

鮑

照

詩

卷



拟行路难

其 一

奉君金卮之美酒^[1]，玳瑁玉匣之雕琴^[2]，
七彩芙蓉之羽帐^[3]，九华蒲萄之锦衾^[4]。
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
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5]。
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6]。

题 解

《拟行路难》，共十八首（一作十九首，系第十三首（春禽喈喈旦暮鸣）析为二首）。为乐府“杂曲歌辞”。《乐府诗集·杂曲歌辞》《行路难》题解曰：“《乐府解题》曰：‘《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按《陈武别传》曰：‘武常牧羊，诸家牧竖有知歌谣者，武遂学《行路难》。’”《世说新语·任诞》“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条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袁山松善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古辞与袁辞，今俱佚。鲍照此诗的末首中云：“余当二十弱冠辰。”后人据此谓鲍照于二十岁左右即刘宋元嘉十年（433）左右作《拟行路难》，但此诗第六首又云：“弃置罢官去。”鲍照于元嘉十六年（439）始为临川王国侍郎，二十一年自解去，距此有十年左右，则十八首非一时一地所作。为了保持此组诗的完整，此依“余当二十弱冠辰”统一列入。《拟行路难》用七言、杂言诗体，其中已有完整的七言体，变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且可

以自由换韵。全诗感情抒发强烈奔放、激昂慷慨,音节顿挫富有变化。

此为第一首,以进解忧之物劝人徒悲无益说起,点出人生苦闷与如何排遣忧思,其实,这就是作为全诗序曲的意蕴所在,暗示全诗的中心情结即是欲排解人生苦闷而又难解难排的矛盾心态。其次,此首诗多层意味、层层转折的结构安排,也暗示出全组诗要表达的思想情感的复杂多变与微妙。

注 释

[1]奉:进献。“奉君”二字,统笼以下四句,即进献四样美物以解忧。卮(zhī):酒杯。 [2]玳瑁:一种爬行动物,似龟,其甲壳黄褐色,有黑斑,光滑,可做装饰品。 [3]羽帐:用翠鸟的羽毛做成的帟帐。 [4]九华蒲萄:指锦上的花纹图案。 [5]抵(zhǐ):侧击。节:乐器名,又名拊鼓。 [6]“不见”二句:现时柏梁、铜雀台上,哪里还能得到古时的音乐声呢!意谓听歌行乐须及时。柏梁:台名,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建,在长安。铜雀:台名,汉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建,在邺城西北。清吹:管乐。

其 二

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1],
千斫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2]。
承君清夜之欢娱^[3],列置帟里明烛前。
外发龙鳞之丹彩^[4],内含麝芬之紫烟^[5]。
如今君心一朝异^[6],对此长叹终百年^[7]。

题 解

此诗从一件工艺品——香炉——说起。先说其工艺精巧;又说

其上镂刻萧史秦女携手成仙,暗喻女主人公曾有一段美好幸福的爱情;又说香炉是女主人公爱情生活的见证,因为它曾“承君清夜之欢娱,列置帟里明烛前”;又说它曾焕发异彩,传送沁香,象征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曾是无比温馨、令人陶醉消魂。诗的末二句则是一大转折,以“如今”提起“君心一朝异”,以“长叹”落实女主人公“百年”生活。短短的一首诗,以香炉这一小物件挈领人生、爱情这一大事件,王夫之《古诗评选》称:“但一物耳,说得如此经纬。”以繁荣、美好等来对比如今的“长叹”、凄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注 释

- 〔1〕金博山:古器物,上面雕刻有重叠山形的装饰,故称,此处指铜制香炉。葛洪《西京杂记》:“长安巧工丁缓作博山香炉,镂以奇禽怪兽,皆自然能动”。吕大临《考古图》:“香炉象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象海之四环。”〔2〕秦女携手仙:春秋时秦穆公的女儿弄玉,爱好吹笛,嫁给萧史,后夫妇二人骑凤升天成仙。〔3〕“承君”句:承蒙君王眷顾,共渡欢娱良宵。〔4〕“外发”句:博山炉龙鳞般的篆纹向外散发奇异的光彩。〔5〕“内含”句:博山炉中升起一缕缕麝香芬芳的紫烟。〔6〕一朝异:一下子变心了。〔7〕百年:指一生。

其 三

璇闺玉墀上椒阁^{〔1〕},文窗绣户垂罗幕。
中有一人字金兰^{〔2〕},被服纤罗采芳藿^{〔3〕}。
春燕参差风散梅,开帟对景弄春爵^{〔4〕}。
含歌揽涕恒抱愁^{〔5〕},人生几时得为乐!
宁作野中之双凫^{〔6〕},不愿云间之别鹤。

题 解

这首诗叙写一位女子渴望爱情但得不到满足的苦闷。诗的前六句描摹富丽堂皇之景，由白玉台阶登上香椒涂壁的楼阁，窗户垂下轻绮织成的罗幕，遍身绫罗绸缎的女主人公，把玩着香草，想着窗外有春燕上下翻飞、春风吹落梅花的美妙景色，她拉开窗帏，面对阳光，逗弄春雀。美好景物当有美好心情，孰料诗人笔锋一转，写出女主人公忧愁含泪吟唱悲曲，“人生几时得为乐”？她在问谁呢？诗末二句点明题意，女主人公用决绝的口吻表白道：她宁愿像水鸭双栖水野，而不愿如云鹤别翔空中。她追求贫贱而有爱情的生活，不愿成为富贵而似囚笼家庭的贵族姬妾。诗里“野中之双凫”，不仅仅是“云间之别鹤”的对比，而且更是诗的前半部分富丽堂皇之景物的对比，全诗的转折及题旨，都在此处。

注 释

〔1〕璇：美玉。墀(chí)：台阶。椒阁：用芳香的花椒和泥涂壁的楼阁，取其温、香、多子之义，最先为汉皇后所居。此处的“璇闺”、“玉墀”、“椒阁”，都是形容此女子居住之处的建筑之美丽与华贵。〔2〕金兰：《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嗅）如兰。”此处取此义，以指女子盼望与同心之人相亲相爱。〔3〕藿：藿香，一种香草。〔4〕景：阳光。春爵：春雀。〔5〕含歌：歌声衔而不发，即指悲痛得唱不出歌。揽涕：收泪。〔6〕凫(fú)：水鸟，俗称野鸭。

其 四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1〕}。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2〕}。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踟躅不敢言^{〔3〕}。

题 解

诗起首以习见的自然现象作比，喻人生有命，不必行叹忧愁；但此不作惊人之语中又蕴含了多少人生愤慨！诗又写借酒浇愁，已显忧愁难止，微微表明不愁不慨是难以做到的。诗在此前都是压抑情感，或说不应当愁，或说以物宽解，但至“心非木石岂无感”，情感的堤坝一下子被冲溃。可诗在末一句又急转直下，待主人公设身处地想一想，终究是不敢言而已，这已是无可奈何的“吞声”、“不敢言”，与诗前半部分慷慨地表达不言愁形成对比，显示出痛苦愈发深沉。全诗前六句五、七言交错，构成顿挫之势；末二句用七言，一泻而出，显示情感高峰。

注 释

〔1〕“泻水”二句：这个比喻在当日是较为常见的，清人钱振伦注《鲍参军集》时曾引《世说新语·文学》的一段记载：“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泻）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刘尹以喻人性善恶不齐，鲍诗以喻人生遭际不同。〔2〕“举杯”句：举杯大口饮酒，连歌唱《行路难》也暂时中止了。〔3〕踟（zhí）躅（zhú）：徘徊不前。此处是以动作加深对“吞声”、“不敢言”的表现。

其 六

对案不能食^{〔1〕}，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蹠躩垂羽翼^[2]。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3]，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4]！

题 解

此诗三层意思两个转折。前四句着笔描摹内心的愤慨之情，“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三个连续性动作，充分展示出内心的愤懑不平。接下来解释原因，时不我待，却又有志难伸、有才难施，反问的句式，加深了内心情感的表达。后六句为另一层，着意转折，既然难以实现理想，不如弃官还家，共享天伦之乐，朝夕相聚，此处用细节描写来刻画家庭生活乐趣，与从宦生活形成鲜明对照。但诗人难道真是这样想的与这样做的吗？末二句又一转折，情感猛然迸发，自比古来圣贤的怀才不遇，又述说现实中自己的“孤且直”，一来把个人的失意扩大并深化到自古至今；二来批判矛头直指当代社会的门阀。鲍照出身微贱，为寒门庶族，六朝时仍讲究门阀，寒门庶族很少有大的仕进升迁机会，何况鲍照本人又以“直”相标榜呢！六朝时多有写退隐之作，但像鲍照这样用愤激的语气来直抒胸臆，尚不多见，令人有别开生面之感。

注 释

〔1〕案：古时端饭食用的木盘。〔2〕蹠(dié)躩(xiè)：迈着小步走路的样子。〔3〕弄：玩。〔4〕孤：孤门，孤寒的门第。汉王充《论衡·自纪》：“充细族孤门。”直：正直。

其 七

愁思忽而至，骑马出北门^{〔1〕}。
 举头四顾望，但见松柏园^{〔2〕}，荆棘郁蹲蹲^{〔3〕}。
 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4〕}。
 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5〕}。
 飞走树间啄虫蚁，岂忆往日天子尊？
 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怆恻不能言^{〔6〕}。

题 解

此诗核心部分是咏物，吟咏松柏园中的杜鹃。相传此鸟的前身是古代蜀国的国王杜宇，他后来失去王位，流落异乡，死后冤魂化成杜鹃。如今此鸟声音哀苦，羽毛憔悴，靠啄食虫蚁为生，哪里还有帝王的尊显地位？诗人是把吟咏放在真实的环境下来展开的：诗前部分写诗人“愁思忽而至”出城，才于松柏园的荆棘丛中见到此鸟，这才有所联想。诗的末尾是感慨，点出前文的“愁”即是此处所云“死生变化非常理”，并且加深抒情力度，称之为“中心怆恻不能言”，可见诗人是心中有愁不能言或不愿言，故借杜鹃形象言之。其实，六朝时政局动荡，社会地位在短时间发生剧烈的变化，是常有的事，鲍照的感慨即在于此。

注 释

〔1〕出北门：古时称“出北门”，或暗含忧心，如《诗·邶风》：“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或隐含所见为坟地景色，古时洛阳城北有邙山，为坟地所在。

〔2〕松柏园：墓园。以多植松柏而得名。〔3〕蹲蹲：丛聚茂密的样子。

[4]“中有”二句:《华阳国志》:“鱼凫王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号曰望帝,更名蒲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患,帝遂禅位于开明,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规鸟鸣,故蜀人悲子规鸟鸣也。”《成都记》曰:“望帝死,其魂化为鸟,名曰杜鹃,亦曰子规。” [5]髡(kūn):古代剃去男子头发的刑罚。 [6]怆(chuàng)恻(cè):悲伤。

其 八

中庭五株桃^[1],一株先作花。
 阳春妖冶二三月^[2],从风簸扬落西家。
 西家思妇见悲惋,零泪沾衣抚心叹:
 初我送君出户时,何言淹留节回换^[3]?
 床席生尘明镜垢^[4],纤腰瘦削发蓬乱。
 人生不得恒称意,惆怅徙倚至夜半^[5]。

题 解

此诗言思妇睹物怀人,抒发离别相思之情。诗中又称“人生不得恒称意”,把离别相思之情扩大为一种人生感叹,此亦扩大了诗作的意蕴。诗作以桃花作比起兴,从叙写自然景物入手,诗作便显现出华丽色彩。

注 释

[1]“中庭”以下四句:以桃比兴。《诗·周南·桃夭》“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桃夭》以桃花盛开为比,赞美男女及时嫁娶及时;此种比兴在后世成为传统。 [2]妖冶:艳丽明媚。 [3]“初我”二句:当初我送夫君出门时,何尝说到会淹窗外地如此之久,以致于季节转换。节回换,季节转换。 [4]床席生尘:含

独守空床之意。明镜垢：多日不梳妆打扮，故明镜也生垢暗淡。夫君不在家，打扮了又给谁看呢？〔5〕徙倚：徘徊踟蹰。

其十三

春禽喈喈旦暮鸣^{〔1〕}，最伤君子忧思情。
 我初辞家从军侨^{〔2〕}，荣志溢气干云霄^{〔3〕}。
 流浪渐由经三龄^{〔4〕}，忽有白发素髭生^{〔5〕}。
 今暮临水拔已尽^{〔6〕}，明日对镜复已盈。
 但恐羁死为鬼客^{〔7〕}，客思寄灭生空精^{〔8〕}。
 每怀旧乡野，念我旧人多悲声^{〔9〕}。
 忽见过客问何我，“宁知我家在南城”^{〔10〕}？
 答云“我曾居君乡，知君游宦在此城。
 我行离邑已万里^{〔11〕}，方今羁役去远征^{〔12〕}。
 来时闻君妇，闺中孀居独宿有贞名^{〔13〕}。
 亦云朝悲泣闲房^{〔14〕}，又闻暮思泪沾裳。
 形容憔悴非昔悦^{〔15〕}，蓬鬓衰颜不复妆。
 见此令人有余悲，当愿君怀不暂忘。”

题解

这首诗写游子思归之情。诗中运用了两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一是游子对从军远行之事的反思。诗一开始以春禽旦暮鸣叫起兴，引出“君子忧思情”，然后用一个对比，从军之初是“荣志溢气干云霄”，如今是“但恐羁死为鬼客”。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转变，诗作用主人公年纪轻轻就早生白发而且拔之又生这一细节来呈现。诗作的第二个典型事件是“过客”向诗歌主人公讲述其妻在

家思念的情况,可谓对面着笔,实际上是从妻子的思念表达出自己的思家之情。其中又有“过客”所述“我行离邑已万里,方今羁役去远役”,暗含与主人公同命运之叹。全诗用问答叙事笔法写来,或用早生白发、拔而又生的细节,或铺叙闺中女性情态,或用对比,或用对面着笔,在看似絮絮道来中有跌宕起伏。鲍照《拟行路难》大都有这样的特点,事件的叙写并非完整,只是几个片断,但注重转折、注重写细节。

注 释

〔1〕啾(jiū)啾:鸟鸣声。〔2〕军侨:即“侨军”,南朝由侨居南方的北方人编成的军队。〔3〕荣志溢气:指志向高昂、意气奋发。〔4〕渐由:逐渐。三龄:三年。〔5〕素髭(zī):白胡子。髭,指上唇的胡子。〔6〕临水:指以水为镜。〔7〕羁(jī)死:客死他乡。鬼客:指死后成为他乡之鬼。〔8〕客思:旅居他乡时的思念之心。寄灭:归于消灭。空精:化为乌有虚无。〔9〕旧人:指家乡亲人。〔10〕南城:南城县,在今山东费县西南。或直解“城南”亦可。〔11〕邑:乡邑,指家乡。〔12〕羁役:长久服役旅居外地。〔13〕“闺中”句:指家中妻子对主人公仍恩爱思念。孀居,独居。〔14〕此句以下别本另作一首。〔15〕昔悦:昔日令人欣悦的模样。

其十五

君不见柏梁台^{〔1〕},今日丘墟生草莱。
君不见阿房宫^{〔2〕},寒云泽雉栖其中^{〔3〕}。
歌妓舞女今谁在?高坟垒垒满山隅。
长袖纷纷徒竞世^{〔4〕},非我昔时千金躯^{〔5〕}。
随酒逐乐任意去,莫令含叹下黄垆^{〔6〕}。

题 解

此诗说的是人生无常,实际上重在讥刺追逐名利的奔竞之徒,尽管有某时某地的荣华豪贵,但最终免不了灰飞烟灭,走向“草莱”,走向“高坟”。诗中是用汉武帝的柏梁台与秦始皇的阿房宫如今已成丘墟草莱与泽雉之窝来说明此问题。那么,诗人正面肯定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呢?乍见之下仿佛是“随酒逐乐”的及时行乐,但应该理解这“随酒逐乐”是普通人的,是相对于官场名利追逐的;进而,诗人还点出“任意”二字,即追求一种符合人生本性的生活。这样,才能在人生终点时,不会为一生汲汲乎名利,但最终也要“下黄垆”而慨叹。诗中以世上极大之物如柏梁台、阿房宫作例,点出普通人的生活真谛,如此重笔加强了诗作的魅力。

注 释

〔1〕柏梁台:汉武帝时建,君臣于台上宴饮赋诗。〔2〕阿房宫:秦始皇时建,雄伟壮观,其中妃嫔宫女不计其数。〔3〕泽雉:泛指野鸭野鸡等飞禽。〔4〕“长袖”句:《韩非子·五蠹》:“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此处的“长袖”表面上指上文的“歌妓舞女”,实则指世上那些追逐名利之徒,即“竞世”者。〔5〕“非我”句:联系上句是说:追逐名利者徒然凭借各种伎俩奔竞世上,最终都要走向死亡,那时就都化为灰烬,不再有往日那尊贵的躯体。〔6〕“随酒”二句:指应该按照人生本性去生活,莫到地下黄泉时才感叹一生奔竞追逐那虚无的名利。

从登香炉峰

辞宗盛荆梦,登歌美鳧绎^{〔1〕}。

徒收杞梓饶,曾非羽人宅^{〔2〕}。

罗景蔼云扃，沾光扈龙策^[3]。
 御风亲列涂，乘山穷禹迹^[4]。
 含啸对雾岑^[5]，延萝倚峰壁^[6]。
 青冥摇烟树，穹跨负天石^[7]。
 霜崖灭土膏^[8]，金涧测泉脉^[9]。
 旋渊抱星汉^[10]，乳窦通海碧^[11]。
 谷馆驾鸿人，岩栖咀丹客^[12]。
 殊物藏珍怪^[13]，奇心隐仙籍^[14]。
 高世伏音华，绵古遁精魄^[15]。
 萧散生哀听，参差远惊覿^[16]。
 惭无献赋才，洗污奉毫帛。

题解

临川王刘义庆自元嘉十六年(439)夏四月诏镇江州，至次年十月改督南兖。在江州期间，义庆招聚文学之士，袁淑为卫军咨议参军，鲍照与陆展、何长瑜等被引为佐史国臣。此诗即鲍照随从刘义庆登庐山香炉峰所作。从，随从；香炉峰，在庐山东南，其上氤氲如香烟，故名。首四句既歌颂刘义庆，又夸赞庐山美妙，是藏神隐仙之地。“罗景”以下十二句写庐山香炉峰景物，笔法典实、沉奥，显其研炼之工，如“青冥摇烟树，穹跨负天石”，历来称为名句；又如“旋渊抱星汉，乳窦通海碧”，气魄宏大，又想象奇特。“谷馆”以下六句为第三层次，回应诗首的“羽人宅”之称，想象此山曾蕴藏的仙人。末四句结尾，回到现实的登香炉峰中，自谦献上不才之文。

注 释

〔1〕“辞宗”二句：切题旨，称作品要学习宋玉《高唐赋》之类盛称荆州、云梦；登临此山的吟咏要像《诗经》作品歌颂鲁侯保有疆土。此有美义庆之意。宗，学习。鳧、绎，鳧山与绎山，皆在山东邹县。《诗经·鲁颂·閟宫》：“保有鳧、绎。”歌颂鲁侯保有国土、修建宫室。

〔2〕“徒收”二句：楚地徒然人才众多，却不比此山是神人仙人所居之地。杞(qǐ)梓(zǐ)，两种优质木材，用以比喻优秀人才。羽人宅，神仙所居之地。

〔3〕“罗景”二句：阳光使庐山云雾光彩润耀，我随从临川王义庆进山亦沾其光芒。蔼，油润貌。云扃(jiōng)，云扉，指庐山云雾遮蔽。扈，随从。龙策，指义庆车驾。

〔4〕“御风”二句：登上山峰，亲历列御寇御风之途，穷尽大禹足迹所至。列涂，列子御风之途。乘，登，升。禹迹，大禹的足迹。

〔5〕啸：撮口吹出声音，古人有擅长此技者，《世说新语·栖逸》：“阮步兵啸，闻数百步。”

〔6〕延：手拉。

〔7〕“青冥”二句：钱仲联《鲍参军集注》解释此二句说：“言摇烟之树葱然者，因望穷而晦；负天之石穹然者，若远跨而来也。”

〔8〕“霜崖”句：满承霜雪的山涯，见石不见土。土膏，土地的膏泽，此指土壤。

〔9〕“金涧”句：黄褐色岩石的深涧下，可以探测到泉水的源头。泉脉，泉所从来处。

〔10〕“旋渊”句：深深的潭水星汉倒映。旋渊，《列子·黄帝》：“颯旋之潘为渊。”指有鱼儿游动的深潭。

〔11〕“乳窦”句：钟乳石洞中之水似与碧海相通。窦，洞。

〔12〕“谷馆”二句：指山中各处都有求仙之人居住之所。驾鸿人，乘鸿雁升仙之人。咀丹客，服食仙丹的人；丹，古代方士用丹砂丹汞炼制的仙药，服之可长生不老或升仙。

〔13〕“殊物”句：指山中有许多特殊奇怪的珍贵之物。

〔14〕“奇心”句：指山中有许多奇人仙人。仙籍，仙人名册。

〔15〕“高世”二句：指仙人的音容笑貌虽潜隐不可见，但其精魄却绵古长遁却不死。

〔16〕“萧散”二句：草木萧萧发出悲哀之响，远观景物惊心动魄。覩(dí)：见。

〔17〕“惭无”二句：虽然我没有高超的献赋之才，但也要恭敬奉上这简陋之言以记此从登庐山香炉峰之事。献赋，作赋进献；古时以遇事能作赋进献为有才华的表现。洗污，指作诗前要洗沐，表恭敬。毫帛，毫素，即绢帛，诗作题写在上面；此以“毫帛”代指作品。

登 庐 山

悬装乱水区^[1],薄旅次山楹^[2]。
千岩盛阻积^[3],万壑势回萦。
峒岵高昔貌,纷乱袭前名^[4]。
洞涧窥地脉^[5],耸树隐天经^[6]。
松磴上迷密^[7],云窦下纵横^[8]。
阴冰实夏结^[9],炎树信冬荣^[10]。
嘈喷晨鹄思^[11],叫啸夜猿清。
深崖伏化迹^[12],穹岫閟长灵^[13]。
乘此乐山性,重以远游情^[14]。
方跻羽人途^[15],永与烟雾并^[16]。

题 解

宋元嘉十六年至十七年(439—440),鲍照为江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之佐吏,诗作于此时。诗作分为三部分,首二句叙行程,为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写山貌,“千岩”以下四句总写山貌;“洞涧”以下四句细写山貌,或俯视深涧,或仰观峰巅,或写山径,或写云雾,都是有庐山特色的地方。“阴冰”以下四句写夏冰与冬荣、晨鹄与夜猿,表现出庐山的一派生机勃勃。后六句写人,为第三层次,一写隐居庐山的高人,二写自己的登山心情,如此景物又有如此高人,自己如何会没有弃世归向自然之心呢?

注 释

[1]悬装:携带行装。悬,系,《孟子·公孙丑上》:“民之悦之犹解倒悬

也。”乱水区：渡过大江。乱，渡，《尚书·禹贡》：“乱于河。”孔安国传：“绝流曰乱。”〔2〕薄旅：漫游。次：住。山楹：山房。〔3〕阻积：指山峰重重叠叠的样子。〔4〕峯(lóng)岾(sǒng)二句：说山势险峻超出昔日人们的描述，群峰纷杂则正如其山名。峯岾，山势险峻貌。〔5〕地脉：地的脉络。此句说，从深深的山涧看下去，仿佛可以窥见地的脉络。〔6〕天经：天体的运行之道。此句说，庐山上树木高耸，遮天蔽日。〔7〕松磴：松路，松树相夹的山路。〔8〕云窦：生出白云的山洞。此句说，云从洞中生出，纵横缭绕。〔9〕“阴冰”句：阴岩下的冰块，至夏日仍凝化未化。〔10〕“炎树”句：繁密茂盛的树木，到冬日还是郁郁葱葱。〔11〕嘈(cáo)𦉳(zá)：嘈杂，语声繁碎貌。鷗思：鷗鸡鸣叫中透露出的情思。〔12〕伏：隐藏。化迹：隐居者或高僧的足迹。〔13〕穹岫(xiù)：穹庐般的山洞。闼(bì)：闭，此指存在。长灵：神灵。〔14〕“乘此”二句：指本乘着喜好山水的本性，再加上远游山水的情绪。意谓对此次游览感到十分惬意。〔15〕跻(jī)：登。羽人：羽化飞举之人，指成仙。〔16〕“永与”句：永远生活在这烟雾朦胧的庐山之中。

登庐山望石门

访世失隐沦，从山异灵士^{〔1〕}。
 明发振云冠^{〔2〕}，升峯远栖趾^{〔3〕}。
 高岑隔半天^{〔4〕}，长崖断千里^{〔5〕}。
 氛雾承星辰，潭壑洞江汜^{〔6〕}。
 崭绝类虎牙^{〔7〕}，嶙峋象熊耳^{〔8〕}。
 埋冰或百年^{〔9〕}，韬树必千祀^{〔10〕}。
 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
 瑶波逐穴开^{〔11〕}，霞石触峰起^{〔12〕}。
 回互非一形，参差悉相似^{〔13〕}。

倾听风管宾^[14], 缅望钓龙子^[15]。
松桂盈膝前, 如何秽城市^[16]?

题 解

此诗与《登庐山》为同时所作, 一本此二诗题为《登庐山二首》。诗作一开始点出自己的身分, 既不是隐沦之士, 又不是山中仙人, 为下文观赏庐山美景、心生隐逸、羡仙之志张本。三四句点明行为与旅程, 五六句以下写山中景色, 自有一股生僻冷峭之气(鲍照笔下的景物往往有这样的特点)。末二句写出企羡神仙、脱离城市污秽的愿望, 作为观赏美景后的感想, 但不见得是现实的行为。石门, 庐山群峰之一。

注 释

[1]“访世”二句: 诗人表白身分之语, 即混迹于世不是隐逸之士, 进山游览又不是神仙灵异之人, 表明自己只是个游览。 [2]明发: 黎明时分。振云冠: 指登上高峰; 高峰上有云如冠, 登上高峰即振动云冠。 [3]峤: 山锐而高四峤。栖趾: 托足之处。 [4]“高岑”句: 指山高遮住了半边天。 [5]“长崖”句: 悬崖峭壁连绵, 隔断千里通路。 [6]“潭壑”句: 潭水由洞壑通向江河。洞, 通; 汜, 由主流分出而复汇合的河水。 [7]崭(zhǎn)绝: 险峻、高出的样子。 [8]巘(cuán)岫(wán): 峻峭的山峰。 [9]“埋冰”句: 山峰间有隐露的白色冰块, 或许已有百年。 [10]韬树: 深涧下的树。千祀: 千年。 [11]“瑶波”句: 碧绿涧水遇到水洞便激扬起水花。 [12]“霞石”句: 山峰顶端的岩石被霞光映红; 而给人的感觉则是披满霞光的岩石在山峰上耸立。 [13]“回互”二句: 各种山峰景物回环交互各呈异姿, 虽是参差不齐但似乎又相似相像。 [14]风管宾: 吹笙吹箫的仙人。风管, 笙与排箫都有如凤尾。 [15]缅: 远。钓龙子: 指成仙之人。《列仙诗》: “陵阳子明钓得白龙, 惧, 放之。后得白鱼, 腹中有书, 教子明服食之法。”

子明遂上黄山，采五石脂，沸水服之，三年，龙来迎去。”〔16〕“松桂”二句：庐山松桂甚近，仿佛就在膝前，为何要甘居于秽浊之城市？

浔阳还都道中作

昨夜宿南陵^{〔1〕}，今旦入芦洲^{〔2〕}。
 客行惜日月^{〔3〕}，崩波不可留^{〔4〕}。
 侵星赴早路^{〔5〕}，毕景逐前俦^{〔6〕}。
 鳞鳞夕云起，猎猎晚风遒。
 腾沙郁黄雾^{〔7〕}，翻浪扬白鸥^{〔8〕}。
 登舻眺淮甸^{〔9〕}，掩泣望荆流^{〔10〕}。
 绝目望平原^{〔11〕}，时见远烟浮^{〔12〕}。
 倏忽坐还合，俄思甚兼秋^{〔13〕}。
 未尝违户庭，安能千里游^{〔14〕}？
 谁令乏古节，贻此越乡忧^{〔15〕}？

题解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临川王刘义庆为南兖州刺史，鲍照随其东还京都，省家，道出京口，赴广陵。刘义庆的府署在江州，即诗题上的“浔阳”，治所在今九江市。“还都”，即回京都建康。此诗前六句纪程，字里行间体现出一种急迫心情，所谓归心似箭。次十句写景值得注意的是“掩泣”、“绝目”之类情语，在此种心境中，景物也有一种悲伤色彩。末四句写感慨，似乎有悔恨出仕之意，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称：“此诗尾句绝佳。守古人之节，不轻出仕，则焉得有越乡之忧乎！”

注 释

〔1〕南陵：南陵戍，在今安徽繁昌西北江边。〔2〕芦洲：生长芦荻的沙洲。〔3〕惜日月：即惜时，争分夺秒赶时间之意。〔4〕“崩波”句：在奔腾的波浪中一刻也不停地赶路。〔5〕侵星：指起得早，晨星不在闪烁。〔6〕“毕景”句：落日后还在赶路，仿佛要追逐前行者。〔7〕“腾沙”句：指陆路行程，车马扬起沙尘，如烟雾浓盛。〔8〕“翻浪”句：指水路行程，舟船扬起波浪，惊起白鸥飞翔。〔9〕淮甸：安徽繁昌一带，东晋曾于当涂设淮阳侨郡。〔10〕荆流：指浔阳九派之水，即长江。〔11〕“绝目”句：一眼望去，目尽之处，还是平原之地。〔12〕“时见”句：上句望地，此句望天。〔13〕“倏忽”二句：瞬时之间，烟云散而还聚，仿佛前路不远；顷刻之时，似乎路途还长，时兼三秋。倏(shū)忽，迅速，极快。〔14〕“未尝”二句：过去连庭园都不曾迈出过，怎能到千里之外去游宦为官呢？〔15〕“谁令”二句：谁让自己缺乏古人节操而出仕，留下这远离家乡的忧愁！古节：指古人慎于出处的操守。

发 后 渚

江上气早寒^{〔1〕}，仲秋始霜雪^{〔2〕}。
 从军乏衣粮，方冬与家别^{〔3〕}。
 萧条背乡心^{〔4〕}，凄怆清渚发。
 凉埃晦平皋^{〔5〕}，飞潮隐修樾^{〔6〕}。
 孤光独徘徊^{〔7〕}，空烟视升灭^{〔8〕}。
 途随前峰远^{〔9〕}，意逐后云结^{〔10〕}。
 华志分驰年^{〔11〕}，韶颜惨惊节^{〔12〕}。
 推琴三起叹，声为君断绝。

题解

此诗作于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时鲍照为临川王刘义庆的侍郎,他先跟从义庆还都省家,然后道出京口,赴广陵。“后渚”,在当时京城建业(今南京)城外江上。全诗可分三层,前六句为第一层,写别家上路的时间地点,并点明全诗的抒情的基调是“萧条”、“凄怆”;此层平平叙起,方东树《昭昧詹言》称:“起六句从时令起叙题,不过常法,而直书即目,直书即事,兴象甚妙,又亲切不泛。”中六句为第二层,与第一层平平叙起不同,此层锻炼词句以刻画景物,以生峭见长,显示心情。末四句直抒情感,正当年少发此老成感慨,是其身世经历使然。

注释

- [1]“江上”句:江上气候,寒冷来得早。 [2]仲秋:农历八月。始:意同“初”。此句落实上句“江上气早寒”之意。 [3]方冬:刚刚入冬。
- [4]背乡心:背井离乡的心情。 [5]“凉埃”句:寒凉空气中,尘埃使空阔平原显得晦暗。这是陆地景象。 [6]“飞潮”句:腾跃的江潮遮蔽了岸上长长的成荫树林。这是江面景色。樾(yuè):树荫。 [7]“孤光”句:指江天寥阔,只见一轮日影浮动。 [8]“空烟”句:指烟雾此起彼伏、忽升忽消。
- [9]“途随”句:眼见面前山峰,知道要到达那里还有很远的路。 [10]“意逐”句:虽然已走过烟雾迷漫之地,但带给人们的沉闷与怅恨仍郁结在心头。 [11]“华志”句:美好的志愿在岁月中流逝。指壮志未曾实现。华志,美志。 [12]“韶颜”句:青春的容貌在节序的惊人变化中惨淡无光。韶颜:美好的容颜。

行京口至竹里

高柯危且竦^[1],锋石横复仄^[2]。

复涧隐松声^[3],重崖伏云色^[4]。
 冰闭寒方壮^[5],风动鸟倾翼^[6]。
 斯志逢凋严^[7],孤游值曛逼^[8]。
 兼途无憩鞍^[9],半菽不遑食^[10]。
 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11]。
 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12]。

题解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初冬,临川王刘义庆由江州移镇南兖州(治所广陵,在今扬州市西北),鲍照作为刘义庆的属官,与之同行。京口,今江苏镇江,是都城建康去广陵的必经之地。竹里,竹里山,在今江苏句容县境内。全诗的写景,奇峭而飞动,甚或有怪特的倾向,如高柯的“危竦”、锋石的“横仄”、松声隐与云色伏、“冰闭”与“寒壮”、“鸟倾翼”与“曛逼”等,都显示鲍照内心一种躁动与激烈,也显示其五言诗作的苍劲与谲诡的风格,钟嵘《诗品》称之“得景阳之谲诡”,又称之“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确实如此。但是,此诗又有直叙古质的一面,如末四句,就运用俗语,直述事实,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即称“前段语语苍劲。末四句古质,有汉人之遗。”

注释

[1]柯:树枝。危:高。竦(sǒng):高耸。竦,又同“悚”,恐惧之意。危且竦,兼有高耸又令恐惧之意。 [2]仄:倾斜。 [3]复涧:一层又一层的山涧。隐松声:松涛之声隐隐约约。全句是极写山涧之“复”,令松声“隐”。 [4]重崖:重重叠叠的山崖。伏云色:因山崖重叠,有的地方虽不见“云色”但却在某处聚伏着。 [5]冰闭:水结成冰。“闭”字用的奇特,

仿佛结了冰便封闭了什么。寒方壮：正是非常寒冷之时，用“壮”述寒，用语奇特。〔6〕“风动”句：劲风吹拂之下，鸟儿都要侧着双翼飞翔。

〔7〕“斯志”句：把社会环境与气候混在一起说，远大的志向遇到了凋零万物的严寒。〔8〕孤游：孤独的行旅。鲍照随从临川王刘义庆同行，从人数上来看当不属“孤游”，诗人此处是述说一种心理感觉。值：正遇。曛逼：黄昏的沉沉暮色给人的一种压迫感。

〔9〕兼途：兼程。无憩鞍：很少下鞍歇憩。〔10〕半菽：军中缺粮，士兵吃的是菜与豆菽各半相杂的饭食。不遑食：来不及吃，没有时间吃。

〔11〕“君子”二句：君子为树立良好的名声而操劳，小人要效命于人而奔波。〔12〕“不见”二句：君子、小人就像长江中的水，清也好，浊也好，都奔流不息。这是鲍照的牢骚之语，意谓君子、小人不分，有怀才不遇之慨。

登翻车峴

高山绝云霓^{〔1〕}，深谷断无光^{〔2〕}。

昼夜沦雾雨，冬夏结寒霜。

淖坂即马岭^{〔4〕}，磧路又羊肠^{〔5〕}。

畏途疑旅人^{〔6〕}，忌辙覆行箱^{〔7〕}。

升岑望原陆，四眺极川梁。

游子思故居，离客迟新乡^{〔8〕}。

新知有客慰^{〔9〕}，追故游子伤^{〔10〕}。

题解

翻车峴在江乘（今江苏句容县北），《江乘地记》：“城东四十五里竹里山，王途所经，甚倾险，行者号为翻车峴。鲍照有《登翻车峴》诗。”峴，小而高的山岭。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定此诗为鲍照赴荆州前所作，疑应是鲍照随刘义庆由江州移镇南兖州时所作，时

为元嘉十七年(440),与《行京口至竹里》同时所作。诗的前半部分写山之高、谷之深及由之而产生的自然环境的恶劣。诗的后半部分写游人心情:一是疑忌与担心,一是思乡的忧伤;中间又穿插登山四眺的叙写,为情感抒发作环境铺垫。

注 释

[1]“高山”句:指山极高,插入云霄。 [2]“深谷”句:谷深使其黑暗无光。 [3]沦:陷入。 [4]淖坂:泥泞的坂坡。 [5]磧(qì)路:沙石小路。 [6]“畏途”句:害怕路途险峻而怀疑旅人有不轨行为。 [7]“忌辙”句:忌惮车辙会颠覆行进的车子。 [8]迟:滞留。 [9]“新知”句:认识新知使客心稍得安慰。 [10]“追故”句:追念旧事令游子伤心。

代苦热行

赤阪横西阻^[1],火山赫南威^[2]。
身热头且痛,鸟堕魂来归^[3],
汤泉发云潭^[4],焦烟起石圻^[5]。
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尝晞^[6]。
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7],
含沙射流影^[8],吹蛊病行晖^[9]。
鄣气昼熏体,茵露夜沾衣^[11],
饥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飞^[12]。
毒泾尚多死^[13],渡泸宁具腓^[14]?
生躯蹈死地,昌志登祸机^[15]。
戈船荣既薄^[16],伏波赏亦微^[17]。
爵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18]。

题解

《苦热行》这题目,最早是曹植作,今仅存四句:“行游到日南,经历交趾乡。苦热但曝霜,越夷水中藏。”描摹南方气候风物,鲍照此诗的景物,又融入西域景物,可谓集“苦热”之大成。此诗的成功之处,一是具体入微地描摹出“苦热”之地的景物,瑰丽耀彩,令人心惊目炫,虽说其叙写是综合前人作品与史书记载而成,而生动具体,历历在目,令人不得不赞叹诗人的描摹能力。二是有讽谏,有寄托,元人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评此诗曰:“热者地之至恶,死者事之至难。蹈至恶之地,责以至难之事,而上之人不察,则天下士有去之而已。”朱乾《乐府正义》则联系当日战争实际曰:“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讨林邑。宗宪自请从军,和之遣宪为前锋,遂克林邑。阳迈父子挺身走,所获未名之宝,不可胜计。宪一无所取。还家之日,衣栉萧然。此刺功高赏薄,戈船、伏波,盖指和之及宪也。”依此定此诗为元嘉二十三年(446)后作。郭茂倩《乐府诗集》则点明曰:“言南方瘴疠之地,尽节征伐,而赏之太薄也。”

注释

- [1]赤阪:《汉书·西域传》:“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下文“身热头且痛”亦指此。
- [2]火山:《神异经·南荒经》:“南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尽之木,昼夜火燃,得暴风不猛,猛雨不灭。”又,火山在今新疆鄯善东,唐岑参《经火山》诗:“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赫:盛。 [3]“鸟堕”句:指鸟也飞不过火山。 [4]“汤泉”句:指火山中的温泉流出于沸腾蒸汽如云的深潭。 [5]“焦烟”句:指石头上蒸腾起滚滚热气。圻(qí),边。 [6]“日月”二句:指终日里热气腾腾,不见日月,且热气又是混杂着雾水的。晞(xī):干。 [7]“丹蛇”二句:百丈、十围,概称丹蛇、玄蜂其长其大,不

是实数。玄,黑。〔8〕“含沙”句:蜮,又名射工、射影。相传蜮居水中,听到人声,以气为矢,因激水,或含沙射人,被射中的人皮肤生疮,中影者亦病。〔9〕“吹蛊(gǔ)”句:顾野王《舆地志》曰:“江南数郡,有畜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饮食中,人不觉也。其家绝灭者,则飞游妄走,中之则毙。”行晖,一称行旅之光辉,但杨慎《丹铅录》称:“南中畜蛊之家,蛊昏夜飞出,饮水之光如曳慧,所谓‘行晖’也。”蛊,能吃其他毒虫的毒虫。这句说,飞蛊闪着光辉飞翔,中者即病。〔10〕鄣气:瘴气,热带雨林中的温热空气。〔11〕茵露:一种毒草上的水露。茵,毒草名。〔12〕“饥猿”二句:指在这种气候环境中,猿猴饥饿了也不敢下树觅食,清晨禽鸟不敢飞翔。〔13〕“毒泾”句: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悼公带诸侯部队攻打秦国,在泾河边安营扎寨,秦军在泾河上游放毒,晋军多有被毒死者。此以历史故事比拟此地环境,谓秦毒泾尚或多死,况今此毒疔环境。〔14〕“渡泸”句:泸:今金沙江。具:俱、都。腓(fēi):病。诸葛亮《出师表》:“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三国后主建兴元年(223);蜀南中诸郡发生事变,三年(225),诸葛亮率军南征。此以诸葛亮渡泸的艰苦比拟此地环境。言诸葛亮渡泸也不见得兵士都不生病,意谓在此处无人不生病。〔15〕“昌志”句:昌壮,壮志。祸机,祸患潜伏,一触即发。此句说,胸怀建功立业大志,谁想来到这祸机四伏之地。〔16〕“戈船”句:汉归义侯马严为戈船将军,带兵出征皆无功而返,后封赏不及,故称“荣既薄”。〔17〕“伏波”句:汉伏波将军路博德曾开辟七郡,可才封数百户,故称“赏亦微”。〔18〕“爵轻”二句:《文选》李善注引《韩诗外传》载:“宋燕相齐还,遂罢归舍,召门尉田饶等问曰:‘大夫谁与我赴诸侯乎?’皆伏不对。宋燕曰:‘何士易得而难用也?’田饶对曰:‘君纨素锦绣,从风而弊,士曾不得缘衣。夫财者君所轻,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轻,欲使士致重乎?’”《文选》吕向注曰:“小臣计倪对越王勾践曰:‘爵禄,君之轻也;性命,臣之重也。’此言君所轻者尚惜不与,士所重者安可望乎?希,望也。”

和王丞

限生归有穷^{〔1〕},长意无已年^{〔2〕}。

秋心日迴绝，春思坐连绵^{〔3〕}。
 衔协旷古愿^{〔4〕}，斟酌高代贤^{〔5〕}。
 遁迹俱浮海，采药共还山^{〔6〕}。
 夜听横石波^{〔7〕}，朝望宿岩烟^{〔8〕}。
 明涧子沿越^{〔9〕}，飞萝予萦牵。
 性好必齐遂^{〔10〕}，迹幽非妄传^{〔11〕}。
 灭志身世表^{〔12〕}，藏名琴酒间。

题 解

王丞，王僧绰，初为始兴王文学秘书丞、司徒左长史、太子中庶子，以元嘉二十六年（449）徙尚书吏部郎。此诗作于元嘉二十五年，僧绰为始兴王文学时，鲍照为国侍郎，同在王府，有此唱和之作。诗作第一部分写两人心思相谐，第二部分写两人行迹共同，第三部分具体点明两人在“灭志”、“藏名”上心思相同，点出性好幽栖，志期必遂。诗作在第二部分写二人行迹共同时，或用互见法，说是“子沿越”、“予萦牵”，实际是两人共同的行为。

注 释

〔1〕“限生”句：人生有限之意。〔2〕“长意”句：时世短促，而心中意愿常多。〔3〕“秋心”二句：春思秋心，相续不绝，指两人心心相连。〔4〕“衔协”句：心中所思与古人愿望相协。〔5〕“斟酌”句：学习高代贤人的品格。〔6〕“遁迹”二句：隐遁离世浮游海外，采药还山离家去乡。这二句是写意愿中事。〔7〕横石波：山涧水流横过石上。〔8〕宿岩烟：清晨山中烟雾屯于岩间。〔9〕明涧：涧水在阳光下闪烁，故称明涧。沿越：缘水而行或度流而过。〔10〕遂：实现。〔11〕“迹幽”句：隐居愿望并非随便说说。〔12〕“灭志”句：隐灭世俗之情，置身世外。

代放歌行

蓼虫避葵藿，习苦不言非^{〔1〕}。
 小人自龌龊^{〔2〕}，安知旷士怀^{〔3〕}。
 鸡鸣洛城里^{〔4〕}，禁门平旦开^{〔5〕}。
 冠盖纵横至^{〔6〕}，车骑四方来。
 素带曳长飙，华缨结远埃^{〔7〕}。
 日中安能止，钟鸣犹未归^{〔8〕}。
 夷世不可逢^{〔9〕}，贤君信爱才^{〔10〕}。
 明虑自天断，不受外嫌猜^{〔11〕}。
 一言分珪爵^{〔12〕}，片善辞草莱^{〔13〕}。
 岂伊白璧赐，将起黄金台^{〔14〕}。
 今君有何疾，临路独迟回^{〔15〕}？

题 解

《放歌行》属“相和歌辞”。《歌录》曰：“《孤生子行》，亦曰《放歌行》。”此诗以之抨击小人。诗人以旷士自况，借与“小人”的对话抒发怀抱。诗首四句为第一层，用比喻点出“旷士”自有其怀抱志向。第二层描摹奔竞、不知疲倦的小人丑态与行为。第三层写小人对旷士的一番话，因有前述小人的丑态与行为铺垫，此处冠冕堂皇的话语便显出阿谀之性的实质，表现出小人精于揣摩的本事。刘宋王朝盛行门阀制度，高门世族把持朝政，无耻之徒苟且钻营，奔竞不止；诗作抨击此种现象，对此进行了深刻尖锐的揭露，表达了诗人独行特立的节操。诗作或用比喻，或用对比；或以繁荣景象为斥责，或以假作正经为讽刺，全以小人的行为与话语反衬，而

“旷士”的高尚虽未表现,但已在不言之中了。宋孝武帝刘骏孝建三年(456)时,鲍照为中书舍人,《宋书》鲍照本传称:“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据诗意,或认为此诗当作于此时。

注 释

- [1]“蓼虫”二句:蓼虫避开葵藿的甘甜,是因为它已经习惯了蓼的辛辣苦味而不以其为非了。蓼,水蓼,植物名,味辛辣,生长于蓼上的虫习惯于辛味。藿,甘菜,一名藿葵。 [2]齷齪:局促卑鄙。 [3]旷士:心胸开阔的人。 [4]洛城:洛阳城,以此代指繁华都城。 [5]禁门:天子所住的地方为禁中,其门有禁卫,称禁门。平旦:天刚亮时。 [6]冠盖:冠冕和车盖,代指高官。 [7]“素带”二句:士大夫长长的衣带与彩丽的冠缨,曳出长风,扬起尘埃。 [8]“钟鸣”句:指夜残漏尽深夜之时,这些人犹奔竞不止。汉崔寔《政论》:“永宁诏: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 [9]“夷世”句:太平盛世是不容易遇到的。此以下为小人的话。 [10]信:确实。 [11]“明虑”二句:英明的决断来自天子自己的思考,不受外来的影响而迷惑猜疑。天,天子。 [12]“一言”句:有一言之美就给予封地与爵位。珪,上圆下方的玉,古时分封功臣要赐珪。 [13]“片善”句:有片善可取便可告辞山野登上朝堂。草莱,山野,指处士生活场所。 [14]黄金台:战国时燕昭王曾起黄金台以重金招聘人才。 [15]“今君”二句:这是小人的话,诘问旷士出了什么毛病,在迈上仕宦之路时还要犹豫彷徨。

玩月城西门廂中

始出西南楼,纤纤如玉钩^[1]。

末映东北墀,娟娟似蛾眉^[2]。

蛾眉蔽珠栊，玉钩隔琐窗^[3]。
 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4]。
 夜移衡汉落，徘徊帷户中^[5]。
 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6]。
 客游厌苦辛，仕子倦飘尘。
 休澣自公日^[7]，宴慰及私辰^[8]。
 蜀琴抽白雪，郢曲发阳春^[9]。
 肴干酒未阕^[10]，金壶启夕沦^[11]。
 回轩驻轻盖，留酌待情人^[12]。

题 解

宋孝武帝孝建年间(454—456)，鲍照任秣陵县(今江苏江宁)县令，秋日于城西门官署中赏月而作此诗。廨(xiè)，古代官署的通称。诗作分为三层，首层六句，描摹初月的模样，为追叙赏玩满月前的情形，是全诗的铺垫。“三五”以下六句写当前对满月的赏玩，以“千里与君同”点出赏月时亦怀人。俗语为“月圆”配“花红”，但诗中的月光之下却是“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诗人以落花残叶引出诗作第三层“客游厌苦辛”的情感，于是，诗作叙写的赏月时的宴饮也有了落脚之处，即“宴慰”。在此，诗人抒发了自己对官宦的厌倦、心情的孤独、怀人的深切，这些都与赏月密切联系在一起，是以赏月来排遣此意呢？还是借赏月来抒发此情？余味袅袅，不绝如缕。

注 释

〔1〕“始出”句：新月刚出现在西南楼的方向时。细小弯曲，柔弱娇美如晶莹剔透的玉钩。纤纤，细小柔弱的样子。〔2〕“未映”二句：新月将落

时,像秀丽的细眉,微弱之光映照在东北面的台阶上。堦(chí),台阶。娟娟,秀丽美好的样子。蛾眉,蚕蛾的触须,弯曲而细长,如人的眉毛,故以比喻女子长而美的眉毛。〔3〕“蛾眉”二句:指新月的微光被窗户上的珍珠装饰或连锁花纹所遮蔽、阻隔。这样写是为衬托下文满月能照到千里之外。栊,窗户。琐窗,有连环镂空花形的窗户。〔4〕“三五”二句:十五、十六时,月圆光满,能照到千里之外,与对方共同赏玩。〔5〕“夜移”二句:随着夜深,北斗星转,银河众星稀疏,月光也在一点点移动照进挂着帷幕的门中。衡,北斗星。汉,银河。〔6〕“归华”二句:风露中花残叶落。归华,花落于根,故称归。别叶,叶落离枝,故称别。〔7〕休澣(huǎn):休沐,官吏休息沐浴,指例行的休假。自公:从公务中退出,用《诗·召南·羔羊》的“退食自公”之意。〔8〕“宴慰”句:抓紧自己的时间宴饮休息。〔9〕“蜀琴”二句:蜀琴弹奏《阳春》、《白雪》之曲。蜀琴,蜀地之琴,司马相如善弹琴而居蜀,故称。郢曲,楚地之曲,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10〕“肴干”句:酒菜已尽而酒兴未尽。阕(què),终了,停止。〔11〕“金壶”句:计时铜壶表明夜晚将尽。金壶,又名漏,古代的计时工具。〔12〕“回轩”二句:天色将明驾车欲返又止,想留下来等待朋友共饮。

日落望江赠荀丞

旅人乏愉乐^{〔1〕},薄暮忧思深^{〔2〕}。
 日落岭云归,延颈望江阴^{〔3〕}。
 乱流瀦大壑^{〔4〕},长雾匝高林^{〔5〕}。
 林际无穷极,云边不可寻。
 惟见独飞鸟,千里一扬音。
 推其感物情^{〔6〕},则知游子心。
 君居帝京内^{〔7〕},高会日挥金^{〔8〕}。

岂念慕群客，咨嗟恋景沉^{〔9〕}。

题 解

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鲍照客居江北，作此诗以赠其友尚书左丞荀万秋。此诗叙写旅居他乡的孤独忧愁与对亲友的思念，并期望得到旧友的支援帮助。诗首二句以“乏愉乐”、“增思深”总领起全诗的情感基调，以下分三层次来叙写。“日落”六句是眼中之景，这是典型的山水诗的景物叙写，气魄宏大，气势不凡。“惟见”四句，承上眼中之景突出一特写镜头，以“独飞鸟”的“千里一扬音”抒发“游子心”；所以，诗中这一特写镜头也可说是诗人自造之景，同以上的客观之景有所不同。末四句写怀友慕友，有求友之心而无求友之述，只是以“咨嗟恋景沉”作结，呼应起首的“薄暮”，点明“咨嗟”以显己意。王夫之《古诗评选》对此诗深为赞叹，称“全以激昂风韵，自致胜地”。

注 释

〔1〕“旅人”句：《易》：“旅人先笑后号咷。”以此形成写到“旅人”便是“乏愉乐”之情感表述的传统。〔2〕“薄暮”句：薄暮时分更是感物伤怀，增添忧思。〔3〕“延颈”句：伸长脖颈远望江阴，切题之“望”。江阴，江南，既交待出荀丞之所在，又述说自己的飘泊江北。〔4〕“乱流”句：望江所见之景，无数条水流都涌向大壑。濞(cóng)：水会合。〔5〕匝(zā)：满，环绕。〔6〕推：推想。〔7〕君：指荀丞。〔8〕“高会”句：日日置办酒宴会见众，挥金如土。〔9〕“岂念”句：哪里想得到失群离居的故友，面对落日薄暮正长叹短吁呢？慕群客，指失群离居者羡慕合群之人。咨嗟，感叹。恋景沉，留恋时光，不愿让它早早流逝。

登黄鹤矶

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1〕}。
 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2〕}。
 适郢无东辕^{〔3〕}，还夏有西浮^{〔4〕}。
 三崖隐丹磴^{〔5〕}，九派引沧流^{〔6〕}。
 泪竹感湘别^{〔7〕}，弄珠怀汉游^{〔8〕}。
 岂伊药餌泰，得夺旅人忧^{〔9〕}。

题解

刘宋大明六年(462)秋，孝武帝刘骏第七子刘子项为荆州刺史，出镇江陵，诗人以子项征虏将军府参军的身份随赴，途中行经武昌，登黄鹤矶写了这首诗。矶，江河边上突出的岩石。黄鹤矶，在今蛇山西北，著名的黄鹤楼就在黄鹤矶上。在诗中，诗人叙写了离别家乡的忧愁，叙写了倦于宦旅的烦闷。诗中抒发情感，或直述，如“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或用眼中景物，所谓“适郢无东辕，还夏有西浮。三崖隐丹磴，九派引沧流”，仿佛是此地此景把诗人与家乡阻隔开来；或用典故，如用舜之二妃与郑交甫遇二女之事。全诗最精彩之处在于首二句的写景，意境开阔苍凉，方东树《昭昧詹言》称其可与“洞庭波兮木叶下”媲美，唐孟浩然《早寒有怀》的“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即依此而来。

注释

〔1〕“木落”二句：树叶零落中，寒气渡江而来；大雁南飞时，冷风阵阵刮过，秋天到了。〔2〕“临流”二句：诗人登上黄鹤矶，俯视长江，弹琴抒怀，

直弹得琴弦崩断；此时江上传来阵阵渔歌，听来令人格外悲凉。商，凄厉的高音阶。瞰，俯视。棹讴，摇桨时的吟歌，即渔歌。〔3〕“适郢”句：郢，楚国国都，指荆州江陵，诗人由武昌往江陵，不得东还，故称。适，到某地去。东辕：向东行驰的车；辕，车前驾牲畜的部分，此代指车。〔4〕“还夏”句：夏，指夏水，在江陵附近，诗人前往江陵，只有浮舟西行。〔5〕“三崖”句：回望京都，阳光下焕发红光层层三山隐没不见，此是远眺。三崖，指江宁三山；丹磴，焕发红色的层层山峦。〔6〕“九派”句：诸多支流汇成大江，浩荡东去。九派，江西九江至武昌一段，长江有许多支流。〔7〕“泪竹”句：《博物志》载：“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这句说，因二妃之事触发感伤情怀。〔8〕“弄珠”句：《韩诗外传》载：郑交甫南适楚，在汉皋台下遇二女，佩两珠，二女将珠赠送给郑交甫，行出十馀步，二女与珠皆不见。这句说，西行路上，想到郑交甫与二女之事，自己有这样的异遇吗？〔9〕“岂伊”二句：虽说旅途中有音乐也有饮食，但怎能消解自己心中的无穷悲痛呢！药餌，当为“乐餌”，《老子》：“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餌，过客止。”

代阳春登荆山行

旦登荆山头，崎岖道难游，
 早行犯霜露^{〔1〕}，苔滑不可留。
 极眺入云表^{〔2〕}，穷目尽帝州^{〔3〕}，
 方都列万室^{〔4〕}，层城带高楼。
 奕奕朱轩驰^{〔5〕}，纷纷皜衣流^{〔6〕}。
 日氛映山浦，暄雾逐风收^{〔7〕}。
 花木乱平原^{〔8〕}，桑柘绵平畴^{〔9〕}，
 攀条弄紫茎^{〔10〕}，藉露折芳柔^{〔11〕}。
 遇物虽成趣，念者不解忧^{〔12〕}。

且共倾春酒，长歌登山丘^{〔13〕}。

题 解

此诗《乐府诗集》未录。荆山，历史上的荆山有数个，此荆门当是在湖北南漳县西。此诗为鲍照随临海王荆州刺史刘子项在荆州时所作，时当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左右。刘宋时代山水诗兴起，谢灵运是其中佼佼者，其山水诗的特点是纪实性的游览——行旅之作，其诗体是正统五言体。而鲍照在历来传统为依古题而作的乐府诗中尝试写山水，这也可说是一大发明，可惜未发扬光大。此诗的最大特点，是在写山水时同时写城邑，在正统五言体中，至谢朓才是如此，诗中写到城市楼阁、街道人流，这虽是登山俯视所见，却不是正宗山水诗的写法，只是一种点缀。

注 释

- 〔1〕犯：触犯。此句是拟人化的用法，山上霜露还未被人踩过。
- 〔2〕“极眺”句：倒装句，即“入云表极眺”，登上高入云表的高峰，极目眺望四方。云表，云外。
- 〔3〕“穷目”句：极目眺望之下，帝州之景尽入眼中。帝州，指荆州，楚原建国于荆山一带，旧号荆，故称荆州为帝州。
- 〔4〕方都：方方的都城。
- 〔5〕奕奕：高大的样子。朱轩：红色的车辆，指贵人车驾。
- 〔6〕曈衣：鲜明洁白的衣服。流：指人群流动。
- 〔7〕“日氛”二句：日光散发的热气照映在山边水上，暖雾随着阵风流逝。暄，暖。
- 〔8〕乱：形容繁盛的状况。
- 〔9〕“桑柘”句：桑树柘树等树木在平原上绵延散布。柘（zhè），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可喂蚕。畴，田地。
- 〔10〕紫茎：指树枝上的小嫩芽。
- 〔11〕“藉露”句：趁有露水，折下柔软芳香的枝条。
- 〔12〕“遇物”二句：眼望到的景物都会令人情趣盎然，但对有重重心事的人来说仍不能解除忧愁。
- 〔13〕“且共”二句：让大家一起痛饮春酒，高吟长歌登上山丘。

代 挽 歌

独处重冥下^{〔1〕}，忆昔登高台。
傲岸平生中^{〔2〕}，不为物所裁^{〔3〕}。
埏门只复闭，白蚁相将来^{〔4〕}。
生时芳兰体，小虫今为灾。
玄鬓无复根^{〔5〕}，枯髅依青苔。
忆昔好饮酒，素盘进青梅^{〔6〕}。
韩彭及廉蔺^{〔7〕}，畴昔已成灰^{〔8〕}。
壮士皆死尽^{〔9〕}，余人安在哉？

题 解

所谓“挽歌”，即送葬时执紼挽拉丧车者所唱悼念死者之歌，后成为一种诗体。挽歌在汉魏晋时颇为流行，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吟咏自我死亡后的情形，鲍照之前有缪袭、陆机、陶渊明之作。鲍照此作除了感慨生死对比外，一是仍自矜“傲岸平生中，不为物所裁”，表达其豪迈之气；二是以“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蔑视俗人。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说此诗：“杜公所称‘俊逸’，殆是此等。”即是称此诗表现鲍诗豪迈深沉的气势。此诗当作于诗人离世前一两年。

注 释

〔1〕重冥：重重地下。 〔2〕傲岸：高傲，不随和于世俗。 〔3〕“不为”句：指不被外界事物所约束、控制。 〔4〕“埏门”二句：墓道之门一关闭，地下白蚁便成群拥来。埏(yán)：墓道。 〔5〕“玄鬓”句：因肉体腐烂，

黑发也没有依附之根。〔6〕“忆昔”二句：回忆生时喜好饮酒，常常以素盘盛青梅佐酒；意谓现在死去不能满足此喜好了。陶渊明《挽歌》“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则言生前死后都无酒饮。〔7〕韩彭：韩信与彭越，是楚汉之争时的名将。廉蔺：廉颇与蔺相如，战国时赵国的良将与名相。〔8〕“畴昔”句：他们早已逝世，灰飞烟灭。〔9〕壮士：指上文的“韩彭及廉蔺”，亦有自比之意。

代东门行

伤禽恶弦惊^{〔1〕}，倦客恶离声^{〔2〕}。
 离声断客情，宾御皆涕零^{〔3〕}。
 涕零心断绝，将去复还诀^{〔4〕}。
 一息不相知^{〔5〕}，何况异乡别。
 遥遥征驾远，杳杳落日晩^{〔6〕}。
 居人掩闺卧^{〔7〕}，行子夜中饭。
 野风吹草木，行子心肠断。
 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8〕}。
 丝竹徒满坐^{〔9〕}，忧人不解颜^{〔10〕}。
 长歌欲自慰，弥起长恨端^{〔11〕}。

题解

《东门行》属“相和歌辞”，古辞言贫士不安其居，拔剑将去，妻子牵衣相留。鲍照此作伤离别，与原题旨稍有不同，但也是在原题旨的基础上的发挥。全诗共分两大层次，一为离别场面。诗中先用比喻，点出倦于羁旅之士最害怕听到离歌之声。以下写离别场面，写不但离者伤情，连宾客与仆夫也伤情；写离者不忍离去，出门

又回来诀别；写暂别犹伤心不已，何况远游异乡。这里诗人用的可说是递进法，步步进逼。“遥遥征驾远”以下为第二层次，写路途中的情况，先写“居人”与“行子”的对举，一种相思两处愁；接着又用比喻，以食梅必觉酸、衣葛必觉寒比行旅必定伤情；接着自然提出“丝竹徒满坐，忧人不解颜”，甚或欲以长歌自慰，诗至此亦戛然而作结。鲍照一生亦多经离别，诗作中定有其真情实事的影子。全诗顿挫回折，全靠比喻的灵活运用。从诗中的忧乱之旨看，此诗殆作于临海王子项作乱征兆已显之时，此为泰始二年（466）。

注 释

- 〔1〕“伤禽”句：《战国策·楚策》载，更羸与魏王在京台上，更羸说：我可以以无箭之弓为君王射下空中之鸟。一会，有大雁从东方来，更羸引弓虚发而雁落。魏王问这是为什么，更羸解释说：这只雁飞得慢，是因为受了伤；其声悲鸣，是因为离了群。此时此刻，它创伤未愈、惊心未忘，听到弓弦声便高飞躲避，引发创伤加剧而死。恶，厌恶。〔2〕倦客：久经离别的游子。
- 〔3〕宾御：宾客与驾车者。〔4〕“将去”句：将要离去又忍不住回来再次诀别。〔5〕一息：一会儿。〔6〕“杳杳”句：太阳越来越远，天色已晚。
- 〔7〕掩闺：掩关闺房之门。〔8〕“食梅”二句：用以比喻行旅必定伤情。一称比喻游子衣食不得其所，《文选》六臣注刘良曰：“梅不可疗饥，葛非寒服，言羁衣食不得其所。”〔9〕丝竹：琴、瑟、箫、笛等乐器的总称，“丝”指弦乐器，“竹”指管乐器。此以“丝竹”代丝竹演奏者。〔10〕解颜：开颜而笑。
- 〔11〕弥：越发。

代陈思王京洛篇

风楼十二重^{〔1〕}，四户八绮窗^{〔2〕}。
绣桷金莲花^{〔3〕}，桂柱玉盘龙^{〔4〕}。

珠帘无隔露^[5],罗幌不胜风^[6]。
 宝帐三千所,为尔一朝容^[7]。
 扬芬紫烟上,垂彩绿云中^[8]。
 春吹回白日,霜高落塞鸿^[9]。
 但惧秋尘起,盛爱逐衰蓬^[10]。
 坐视青苔满,卧对锦筵空^[11]。
 琴瑟纵横散,舞衣不复缝^[12]。
 古来共歇薄,君意岂独浓^[13]?
 唯见双黄鹄,千里一相从^[14]。

题 解

曹植封陈王,谥思,故世称陈思王。今《曹植集》中未见《京洛篇》,可能已佚。郭茂倩称本诗题旨曰:“始则盛称京洛之美,终言君恩歇薄,有怨旷沉沦之叹。”诗中叙写一位绝色女子,备受君王宠爱,享受着无比的荣华富贵;但她忧心忡忡地想到今后色衰爱弛时的情形。前后两相对照,令人感慨不已。联想曹植一生,前半生备受父王眷顾,豪情满怀,意气飞扬;后半生屡遭迫害,郁郁不得志,不正是诗中女性的预想成为了现实吗?故诗题“代陈思王京洛篇”,颇有代曹植立言的意味,即代曹植作《京洛篇》之意。《诗品》称曹植诗作“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此诗颇具此风,诗中有骀儷华美之气,而无夸耀之心;有忧惧担心的预想,而无低声下气之哀求,甚而是一种理想的表达:“唯见双黄鹄,千里一相从。”

注 释

[1]风楼:指宫内楼阁。又其飞檐建筑格式,有似凤翔,故名。十二重:言楼阁层数之多。 [2]户:门。“四”、“八”,也是总言其多。 [3]“绣

桷(jué)”句:桷为方形椽子,此指楼阁的椽子上雕刻着金莲花。〔4〕“桂柱”句:桂木做的房柱,上面盘旋着玉龙。〔5〕“珠帘”句:形容珠帘的晶莹剔透,与露珠混同。〔6〕“罗幌”句:形容丝罗帷幕轻细柔美、质地高贵,风稍一吹便飘飘扬扬。〔7〕“宝帐”二句:后宫二千佳丽,都为这个女子梳妆打扮。尔,这个。〔8〕“扬芬”二句:指这位女子出现恍若天界仙女,散扬着芬芳,焕发着光彩,如驾乘紫烟而来,足登瑞云而降。〔9〕“春吹”二句:称美人的吹奏可使春阳回返,美人的歌唱可以使大雁驻足。〔10〕“但惧”二句:美人担忧一旦色衰,便会失去宠爱,如同秋风一起,转蓬便流离飘泊。〔11〕“坐视”二句:写被遗弃后的景象,因君王不肯光顾,院内小路生满青苔;昔日豪华盛宴,今已空无一人,卧看此情此景,伤如之何。〔12〕“琴瑟”二句:以美人的生活状态写其精神状态。乐器乱七八糟丢了一地,舞衣不再有人缝制、收拾。此二句与前半部分“春吹”二句形成鲜明对比。〔13〕“古来”二句:自古以来君王都是如此薄情无义,难道这位曾宠爱自己的君王会情意独浓吗?〔14〕“唯见”二句:一来表达自己的心愿,二来以黄鹄双飞对比眼前美人的处境。诗在此时结束,但意味无穷。

代棹歌行

羁客离婴时^{〔1〕},飘飘无定所^{〔2〕}。
 昔秋寓江介^{〔3〕},兹春客河浒^{〔4〕}。
 往戢于役身^{〔5〕},愿言永怀楚^{〔6〕}。
 泠泠儵疏潭^{〔7〕},邕邕雁循渚^{〔8〕}。
 飏戾长风振^{〔9〕},摇曳高帆举。
 惊波无留连,舟人不踟伫^{〔10〕}。

题解

此诗属相和歌辞瑟调曲。《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明帝辞

云‘王者布大化’，备言平吴之勋。若晋陆机‘迟迟春欲暮’，梁简文帝‘妾住在湘川’，但言乘舟鼓棹而已。”鲍照之作不同，此诗先言羁客之苦，前四句以行程述说飘飘，此后二句表达结束行役，返身还家之情，此是第一层次，“泠泠”以下为第二层次，前四句先述行役路程中的景物，诗末二句写行役途中“惊波”，把第一层次的羁旅辛苦延伸到行役危险，这危险既可认为是实际路程上的，也可暗示政治上的。朱乾《乐府正义》称此诗说：“明远知惊波之无可留连，而卒死于乱兵，亦在百不一存之中。君子居乱世，至于进退不保，可哀也哉！”诗作先是时间兼合空间叙写，又以景物叙写突出诗的画面感，使全诗显得丰富多采，很好地配合了其情感抒发。

注 释

〔1〕羁客：滞留旅途之人。离婴：遭遇世网缠绕时。离，同“罹”，遭遇。婴，陆机《赴洛道中作》“世网婴我身”之“婴”，被某事某物所缠绕，此处之事之物即外出仕宦。〔2〕飘飘：随风飘泊。〔3〕介：边界。〔4〕浒：水边。〔5〕往：以后。戢(jí)：停止，止息。于役：处于行役之中。〔6〕怀楚：归向家乡。楚，代指家乡，《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背关怀楚。”〔7〕泠(líng)泠：形容清凉。儵(tiáo)：鱼名，即小白鱼。疏：散布。〔8〕邕邕：雁鸣声。循：沿着。渚(zhǔ)：水中的小块陆地。〔9〕飏(liáo)戾(lì)：风声。〔10〕舟人：划船者。踌(chóu)伫(zhù)：犹豫不前，同“踌躇”。

代白头吟

直如朱丝绳^{〔1〕}，清如玉壶冰^{〔2〕}，
何惭宿昔意？猜恨坐相仍^{〔3〕}。

人情贱恩旧^[4]，世议逐衰兴^[5]，
 毫发一为瑕，丘山不可胜^[6]。
 食苗实硕鼠，玷向信苍蝇^[7]。
 鳧鹄远成美^[8]，薪刍前见陵^[9]。
 申黜褒女进^[10]，班去赵姬升^[11]，
 周王日沦惑^[12]，汉帝益嗟称。
 心赏犹难恃，貌恭岂易凭。
 古来共如此，非君独抚膺^[13]。

题解

《西京杂记》曰：“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二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这是诗题的由来。《乐府古题》揭示此诗主题曰：“古词‘皑若山上雪，皎若云间月’……若鲍照‘直如朱丝绳’，自伤清直芬馥，而遭金点玉之谤，与古父近焉。”此诗首二句比而兼兴，依古词而来；三四句入题。“人情”以下十二句叙述情事，有正在发生的事，亦有历史上发生之事。末四句感慨不已，称古往今来，被人所谗是避免不了的，而人们宁可相信谗言而不贵“恩旧”，也是避免不了的，那么，又有什么可愤恨的呢？

注释

〔1〕“直如”句：喻人的正直有如琴瑟之弦。朱丝绳，红色琴弦，《桓子新论》：“神农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2〕“清如”句：言人的清高有如玉壶之冰，玉壶已晶莹剔透，冰更洁清无瑕。〔3〕“何惭”二句：哪里会感到有愧于往日的恩情友谊，如今猜忌痛恨一阵比一阵强烈。坐，因为。仍，一个接一个。〔4〕贱：把某物看得轻贱。恩旧：恩情与友谊；旧，指相识很久结下友谊。〔5〕“世议”句：世俗的议论是追随着其衰亡或兴旺的地位而

发的。〔6〕“毫发”二句：因毫发一般的小事产生隔膜遗憾，便如同丘山一般严重。〔7〕“食苗”二句：解释上述“猜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硕鼠”、“苍蝇”一类的恶人佞人。《诗经·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郑玄笺曰：“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变乱善恶也。”玷(diàn)：玷污，弄脏。〔8〕“鳧鹄”句：语本《韩诗外传》：“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谓哀公曰：‘夫鸡，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见敌敢斗，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时，信也。鸡有五德，君犹日湔而食之者(指宰鸡而食)，以其所来近也。夫黄鹄一举千里，出君园地，食君鱼鳖，啄君稻粱，无此五者而贵之，以其所从来远也。故臣将去君，黄鹄举矣。’公曰：‘吾书子之言。’”〔9〕“薪刍”句：语本《文子》：“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也。”又《史记·汲黯传》载汲黯语：“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10〕“申黜”句：《史记·周纪》载，周幽王起初娶申女为后，后来得到褒姒便废申后。黜，废，贬退。〔11〕“班去”句：《汉书·外戚传》载，成帝初即位，班婕妤选入后宫，后赵飞燕宠盛，班婕妤失宠。〔12〕“周王”句：《国语·晋语一》载，褒姒为幽王所宠幸，性不好笑。幽王悦之不得，乃举烽火以召诸侯，诸侯急至，而无外敌人寇事，褒姒大笑。幽王遂数举烽火，以博褒姒之笑。后申侯与犬戎攻周，幽王又举烽火，诸侯以为戏，不至，幽王被杀。此所谓“周王日沦惑”。〔13〕抚膺(yīng)：手抚胸膛。

代东武吟

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
 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
 始随张校尉^{〔1〕}，占募到河源^{〔2〕}；
 后逐李轻车^{〔3〕}，追虏穷塞垣^{〔4〕}。
 密途亘万里^{〔5〕}，宁岁犹七奔^{〔6〕}。

肌力尽鞍甲^[7],心思历凉温^[8]。
 将军既下世^[9],部曲亦罕存^[10]。
 时事一朝异,孤绩谁复论^[11]?
 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
 腰镰刈葵藿^[12],倚杖牧鸡豚。
 昔如橐上鹰^[13],今似槛中猿^[14]。
 徒结千载恨,空负百年怨。
 弃席思君幄^[15],疲马恋君轩^[16]。
 愿垂晋主惠,不愧田子魂^[17]。

题 解

“东武”，泰山下的小山名。“东武吟”，原为齐地的土风，后被文人用作乐府题目。首二句是民歌常用语，“主人”为听众，“贱子”为说唱者的自称。全诗用说唱者自述的口吻，假托汉代老军人的自白，叙写一个军人的一生经历。诗以“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为界分成上下两部分，前一部分叙写塞外征战的情形，其中有战斗的频繁、征途的辛劳，最令人寒心的是由于时事的变迁，一生功绩不被朝廷认可。后一部分续写其悲剧人生，退伍还家，晚年凄惨。末四句期望君王重惠于己，实是无奈中的痛苦与怨恨的表达。全诗以时间为序——说来，但由于选择了典型事件，其情感抒发并不浅显、平淡，此正如王夫之《古诗评选》评此诗曰：“中间许多情事，平叙初终，一如白乐天歌行……而言者之平生，闻者之感触，无穷无方，皆所含蓄。故言若已尽，而意正未发。”这是鲍照一首著名的边塞诗，全诗讽刺统治阶级的刻薄寡恩，对后代影响较大，方东树《昭昧詹言》称：“杜公《出塞》诗从此出。”还有王维《老将行》、王昌龄《代扶风主人答》，都有此诗的影子。

注 释

〔1〕张校尉：张骞，曾以校尉身份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2〕占：登记。占募，指自己去登记从军的。河源：黄河的源头，泛指西北极远之地。

〔3〕李轻车：李广从弟李蔡，曾为轻车将军，击匈奴右贤王，有功。〔4〕塞垣：边塞城垣。〔5〕密途：最近的路。亘(gèn)：延续不断。这句是说，征战中最近的路程也要绵延万里。〔6〕宁岁：战事宁静的年头。七奔：泛指多次奉命奔走。语出《左传》“成公七年”：“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这句是说，战事相对平静的年头还要多次奉命奔走应战。〔7〕鞍甲：指马鞍、盔甲等军事用品。这句是说，体力在战斗中与马鞍、盔甲相伴中消耗殆尽。〔8〕心思：内心的愿望。战士的内心愿望有建功立业、思念家乡等。凉温：寒暑，指岁月流逝。这句是说，在寒暑交替中内心有着种种愿望。〔9〕下世：死亡。〔10〕部曲：指将军统率的部队。汉代军队编制，营有部，部有曲。〔11〕孤绩：独有的战绩功勋。以上四句是说，将军亡故，部属散佚，时事变异，自己的功绩没有人再来评说、证明。〔12〕葵藿：野菜名。〔13〕鞬(gōu)：皮革制的袖套，打猎时用鹰，鹰即立于鞬上。此处用“鞬上鹰”比喻自己昔日的英俊有为。〔14〕檻(jiàn)：圈动物的栅栏。〔15〕“弃席”句：这句用晋文公故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晋公子重耳在外流浪多年后要回到晋国为君，走到黄河边上时下令说：“筮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后之。”他手下的功臣咎犯讽谏道：“筮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有劳功者也，而君后之。今臣与在后中，不胜其哀，故哭之。”重耳听了后便收回成命。〔16〕“疲马”句：这句用魏人田子方故事。《韩诗外传》载：“田子方出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问于御者曰：‘此何马也？’曰：‘故公家畜也，罢而不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尽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为也。’束帛而赎之。”〔17〕以上四句说，丢弃的席子思念君王的帷幄，疲乏的老马留恋君王的车驾。愿君王施降恩泽，这才不愧对田子方的在天之灵。

代出自蓟北门行

羽檄起边亭^[1]，烽火入咸阳^[2]。
征骑屯广武^[3]，分兵救朔方^[4]。
严秋筋竿劲^[5]，虏阵精且强。
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6]。
雁行缘石径^[7]，鱼贯度飞梁^[8]。
箫鼓流汉思^[9]，旌甲被胡霜^[10]。
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
马毛缩如猬^[11]，角弓不可张^[12]。
时危见臣节^[13]，世乱识忠良。
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14]。

题解

《出自蓟北门行》在《乐府诗集》中属“杂曲歌辞”，本是一首歌唱燕、赵佳人的艳歌，鲍照用以言边塞战事，有开创之功，朱乾《乐府正义》说：“自鲍照借言燕、蓟风物及征战辛苦，竟不知此题为艳歌矣！”当日刘宋与北魏对峙，战争连续不断，互有胜负。虽然史无明文记载鲍照参加过这些战役，但战争给予时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此诗虽说借言前代朔方郡战事，似乎与当代战事有相当距离，但了解了当日战争的情况，对鲍照如此慷慨激昂地歌咏壮士从军报国会有更深的理解。此诗依时间顺序进行，先是写深秋季节敌军侵犯，我军出发，沿途景物无不透露出战争的残酷艰苦，最后以情感抒发作结，所谓“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自有诗人的不平愤慨之气，言外之意说，平日里君王不善于识别“臣节”与“忠

良”，现在战争上见吧！慷慨报国壮志于此毕见。诗作的空间描摹是依时间顺序展开的，因此显出角度不断转换，情节大幅度跳跃，敌方、我方，朝廷、边塞，风物气候、将士心理，令人目不暇接，无暇一唱三叹，这也是符合边塞战争的实际情况的。

注 释

- 〔1〕羽檄：插着羽毛的官方文书，表示紧急。檄，古代用以征召、声讨的文书，《汉书·高帝纪》：“吾以羽檄征天下兵。”边亭：边境上驻兵防守敌寇的城堡。
- 〔2〕烽火：古代边塞上防敌报警的信号。咸阳：在今陕西西安西北，为秦时国都，此处泛指为国都。以下“广武”、“朔方”诸地名均为泛指。
- 〔3〕广武：今山西代县西。〔4〕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
- 〔5〕严秋：深秋。筋：指弓弦。竿：指箭杆。全句是说，深秋季节气候干燥，故弓箭强劲有力，指敌方兵强马壮。
- 〔5〕虏阵：指敌方阵容。〔6〕“使者”句：称朝廷传达命令的使者一个接一个，不绝于路。
- 〔7〕雁行：军队像大雁的行列，排列整齐。缘：沿。
- 〔8〕鱼贯：指士兵行进时一个接着一个，如贯串着的鱼。飞梁：飞跨山岗的桥梁。
- 〔9〕“箫鼓”句：军中的箫鼓声流露于对家国的不尽思念。
- 〔10〕旌甲：旌旗、铠甲。被：披。
- 〔11〕猬：刺猬。全句是说，因为天气很冷，马的身体冻得缩起来，马毛竖起来像刺猬一样。
- 〔12〕角弓：用角装饰的弓。全句是说，天气很冷，双手冻得拉不开弓了。“疾风”以下四句，朱熹称赞道：“分明说出边塞之状，语又峻健。”（《朱子语类》）
- 〔13〕节：节操。〔14〕国殇：为国捐躯的人。

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

西上登雀台^{〔1〕}，东下望云阙^{〔2〕}。
 层阁肃天居^{〔3〕}，驰道直如发^{〔4〕}。
 绣甍结飞霞^{〔5〕}，璇题纳行月^{〔6〕}。

筑山拟蓬壶^[7],穿池类溟渤^[8]。
 选色遍齐代^[9],徵声匝邛越^[10]。
 陈钟陪夕宴^[11],笙歌待明发^[12]。
 年貌不可还^[13],身意会盈歇^[14]。
 蚁壤漏山阿^[15],丝汨毁金骨^[16]。
 器恶含满欹^[17],物忌厚生没^[18]。
 智哉众多士,服理辨昭昧^[19]。

题 解

此属杂曲歌辞,古辞不存,始自陆机,陆机曾任平原内史,故称陆平原。汉《铙歌》有《有所思》,为男女情思,此“君子有所思”,《乐府解题》称陆机、鲍照、沈约之作,“其旨言雕室丽色,不足为久欢,宴安鸩毒,满盈所宜敬忌。”这是说,“君子有所思”,乃思其安身立命。诗的前半部分极写建筑之美,声色与欢宴之享受。“年貌”以下为诗的后半部分,写年华的流逝,写祸生于细微,写满盈招损。诗末二句发议论:“智哉众多士,服理辨昭昧。”各位君子对上述现象该看清楚、想明白了吧!诗以前后对比的格式写出,前面越是豪华繁荣,后面则越是毁坏消亡,以之起到警示人心的作用。

注 释

〔1〕雀台:铜雀台,曹操时立,在邺城西北。〔2〕望云阙:指皇宫前两边的楼台高入云霄。〔3〕肃:恭敬。天居:皇家所居之处。这句说,层层楼阁的天子所居,令人肃然起敬。〔4〕驰道:天子所走的道路。直如发:笔直如同箭射出去的轨迹。〔5〕“绣甍”句:经雕画的屋脊上与云霞相结,媲美同艳。甍(méng),屋脊。〔6〕“璇题”句:玉制的椽头间,仿佛月

亮从其前行过。璇,玉。题,椽头。〔7〕蓬壶:山名,即蓬莱,古代方士传说的仙人所居。〔8〕溟渤:溟海与渤海。溟海,神话中的海。〔9〕选色:挑选美女。齐代:东方齐地与北方的代地。〔10〕徵声:招集音乐人才。匝(zā):遍。邛(qióng)越:西蜀的邛地与南方的越地。连上句共齐、代、邛、越四地,泛指全国各地。〔11〕陈钟:陈设钟鼓,即设置乐队。〔12〕“笙歌”句:指歌舞笙乐直到黎明。明发,天明。〔13〕“年貌”句:年龄的流逝与相貌的衰老是不可逆转的。〔14〕“身意”句:自身的志愿与意向时而满足时而衰歇。〔15〕“蚁壤”句:傅玄《口铭》:“蚁孔溃河,溜穴倾山。”指祸生于细微之处。下句意同。〔16〕“丝泪”句:如丝眼泪可以伤毁坚如金属之骨。〔17〕“器恶”句:器物最担心的是满而倾覆。《孔子家语》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座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座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诚,故常置于座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实之。’中而正,满则覆。夫子喟然而叹曰:‘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者哉!’”恶,讨厌,憎恨。欹(qī),倾斜。〔18〕“物忌”句:事物最忌讳生活富裕便要灭亡。《老子》:“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19〕“服理”句:服从道理,辨别迷惑,心中自明。

代陈思王白马篇

白马骅角弓^{〔1〕},鸣鞭乘北风。
要途问边急,杂虏入云中^{〔2〕}。
闭壁自往夏,清野经还冬^{〔3〕}。
侨装多阙绝,旅服少裁缝^{〔4〕}。
埋身守汉境,沉命对胡封^{〔5〕}。
薄暮塞云起,飞沙被远松^{〔6〕}。
含悲望两都^{〔7〕},楚歌登四墉^{〔8〕}。

丈夫设计误，怀恨逐边戎^{〔9〕}。
 弃别中国爱，邀冀胡马功^{〔10〕}。
 去来今何道？卑贱生所钟^{〔11〕}。
 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12〕}。

题 解

此诗属杂曲歌辞，曹植之作为最先。《乐府诗集》称：“白马者，见乘白马而为此曲。言人当立功立事，尽力为国，不可念私也。”鲍诗亦是以“白马”起始，但主旨与写法均有不同。诗作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写赴敌边塞，艰苦卓绝。后半部分写战死疆场埋身边境的情形与思虑，有对邀功边塞的悔恨，有对出身微贱的愤慨，也有对扬名边塞的自豪。可以说，历来边塞诗作抒发的种种情感，都在此诗中有所表现。

注 释

〔1〕驂(xīng)角弓：赤色牛角装饰的弓。驂，赤色牛。〔2〕“要途”二句：交通要道上询问边塞有什么紧急情况，说是境外有敌已侵入云中郡。杂虏，对境外种族的蔑称。云中，郡名，秦汉时在今内蒙托克托县北。
 〔3〕“闭壁”二句：坚壁清野，自夏及冬。〔4〕“侨装”二句：此二句同义。从中原来到边塞，当地服装与军衣都很缺乏。侨装，寓居他乡时要穿的服装。
 〔5〕“埋身”二句：牺牲了就地埋葬犹在守卫边境，面对敌国边境。埋身，身死埋葬。沉命，绝命。胡封，胡地边界。〔6〕“薄暮”二句：述边塞埋身之地的景物。此以下以这位牺牲将士的口吻叙述所见所感。〔7〕两都：两汉的国都长安、洛阳；指家乡所在。〔8〕“楚歌”句：《史论·项羽传》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此指想象中家乡之歌四面响起；一说边塞胡人之歌四面响起。墉(yōng)，城墙。〔9〕“丈夫”

二句:男子汉大丈夫策划自己的从军之路是错的,如今对参加边塞征战感到深深的怨恨。〔10〕“弃别”二句:这是讲如何“设计误”,即离别了中原亲戚朋友,而期望在边塞立功受爵。〔11〕“去来”二句:从中原来到边疆奔波还有什么可说?主要是因为自己出身卑贱。钟,集。〔12〕“但令”二句:只是让边塞一带战士都知道,只有我一个人可称得英雄。诗末又作壮语,与诗首赴敌边塞呼应。

代升天行

家世宅关辅^{〔1〕},胜带宦王城^{〔2〕},
 备闻十帝事,委曲两都情^{〔3〕}。
 倦见物兴衰,骤睹俗屯平^{〔4〕}。
 翩翩若回掌^{〔5〕},恍惚似朝荣^{〔6〕}。
 穷途悔短计^{〔7〕},晚志重长生^{〔8〕}。
 从师入远岳^{〔9〕},结友事仙灵。
 五图发金记^{〔10〕},九籀隐丹经^{〔11〕}。
 风餐委松宿^{〔12〕},云卧恣天行^{〔13〕}。
 冠霞登彩阁^{〔14〕},解玉饮椒庭^{〔15〕}。
 暂游越万里^{〔16〕},少别数千龄^{〔17〕}。
 凤台无还驾,箫管有遗声^{〔18〕}。
 何当与汝曹,啄腐共吞腥^{〔19〕}。

题解

《升天行》,属杂曲歌辞,今存作品为曹植最早。《乐府解题》说:“《升天行》,曹植云:‘日月何时留。’鲍照云:‘家世宅关辅。’……皆伤人世不永,俗情险艰,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与《飞

龙》、《仙人》、《远游篇》、《前缓声歌》同意。”诗作写游仙，先是述看惯并厌倦了世俗的兴衰反复，觉得出将入相的追求真是人生“短计”，于是“晚态重长生”。诗作接着写求仙生活，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满足感。诗作末尾最有意味，写自己如今如此生活，怎能与世俗群小再过龌龊的生活呢？激烈抨击龌龊小人，而一般的游仙是不作如此的愤激之言的。

注 释

- 〔1〕宅：居住。关辅：关中与三辅地区。三辅，汉代以右扶风、左冯翊、京兆尹为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又以长安近畿，三辅所辖地区称为三辅。
- 〔2〕胜带：指儿童稍长，已经可以承受得起成人束衣的带子。此句指小小年纪就在王城为宦做官了。
- 〔3〕“备闻”二句：对汉朝历代皇帝朝廷的大小事件知道得清楚完全，对长安、洛阳的风土人情亦了如指掌。备，完全。十帝，西汉东汉各有十多位皇帝，此处代指汉代的朝廷皇帝。委曲，指对事情的原委、底细了解得清清楚楚。
- 〔4〕骤：屡次，多次。屯：艰难。此句说，多次看到世事艰难与平易。
- 〔5〕翩翩：快速的样子。回掌：翻掌之间。此句说，事物的变化像手掌翻转一样迅速。
- 〔6〕恍惚：隐约不清。朝荣：朝荣夕毙的略语。此句说，恍惚之间已经发生了朝荣夕毙之事，亦指事物变化快速。
- 〔7〕穷途：路走到尽头。短计：眼光短浅，指上文“胜带宦王城”。
- 〔8〕长生：所谓长生之道，即指神仙之术。
- 〔9〕远岳：远方的山岳。
- 〔10〕五图：道家的五种采芝方法。发：开。金记：道士炼丹的经典书籍。
- 〔11〕九籥(yuè)：道家藏书之处；籥，通“钥”，钥匙，代指藏物之处。丹经：炼丹之书。
- 〔12〕委：托付。
- 〔13〕恣：恣意，无拘无束。
- 〔14〕“冠霞”句：头顶霞光登上光彩灿烂的楼阁。此句指登仙。
- 〔15〕“解玉”句：解下官宦的玉佩到芬芳的仙庭饮酒。解玉，作官以玉佩为凭记，解玉即指去官不做。椒庭，以花椒之类的香料涂壁的庭堂。
- 〔16〕“暂游”句：瞬间之游就超越万里之远。
- 〔17〕“少别”句：短时间分别就是数千年过去。

[18]“凤台”二句:《列仙传》载,萧史善吹箫,秦穆公女儿弄玉嫁给他。萧史教弄玉吹箫作风鸣,数十年后吹似风声,凤凰来集。秦穆公为他俩作风台,后他俩随凤凰而去,升天成仙。这两句说,凤台之人,一去成仙,不再复返;只是箫管音乐留存下来。 [19]“何当”二句:《庄子·秋水》载:惠子要把相位让给庄子,庄子讲了个故事: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而鸱得腐鼠,以为鹓雏要抢食腐鼠。庄子以腐鼠比喻官位。这二句说,我怎么能像你们一样,以食腐吞腥般地做官为满足呢?

代朗月行

朗月出东山,照我绮窗前^[1]。
 窗中多佳人,被服妖且妍。
 靓妆坐帷里^[2],当户弄清弦^[3]。
 鬓夺卫女迅^[4],体绝飞燕先^[5]。
 为君歌一曲,当作《朗月篇》,
 酒至颜自解^[6],声和心亦宣^[6]。
 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气间^[7]。

题解

此篇属杂曲歌辞,《乐府诗集》中又有《明月篇》、《明月子》诸篇,当是同类。此诗第一层次以“朗月出东山”起兴,引出坐在绮窗前的女性先提一句“当户弄清弦”,后以典故极言其美。第二层次专写此女的“为君歌一曲”,其实是要以知音关系写男女关系,诗末“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气间”更是挑明这层关系。诗作是拟《古诗十九首》的写法,《古诗十九首》的特点是女性形象知音化,

且多从男性口吻出发吟咏；而此诗亦是从知音关系来肯定男女关系，但却是女性口吻。

注 释

〔1〕绮窗：雕画美观的窗户。〔2〕靓(liàng)妆：粉白黛黑之妆，泛指美丽的装束。〔3〕弄：拨弄弦乐。清弦：清美的弦声。〔4〕“鬓夺”句：指其发美，早超了汉武帝卫皇后。古时卫皇后以发美著称，《太平御览》：“《史记》曰：‘卫皇后字子夫，与武帝侍衣得幸。头解，上见其发鬓，悦之，因立皇后。’”《汉武故事》：“子夫遂得幸，头解，上见其发美，悦之，纳于宫中。”张衡《西京赋》：“卫后兴于鬓发。”〔5〕“体绝”句：其体形美妙，远远超过了赵飞燕。古时赵飞燕以体轻著称，《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学歌舞，号曰飞燕，颜师古注曰：“以其体轻故也。”《西京杂记》：“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6〕“酒至”二句：饮酒自然使人开颜欢笑，乐声相和心情自然愉快。上句比拟，下句实写。声和，即指乐声相和，更重要的是指欣赏者能领会乐曲。〔7〕“千金”二句：千金哪里值得看重，看重的是情感恩义。此二句出自《白头吟》：“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代 结 客 少 年 场 行

骢马金络头^{〔1〕}，锦带佩吴钩^{〔2〕}。
 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3〕}。
 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
 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4〕}。
 升高临四关^{〔5〕}，表里望皇州^{〔6〕}。
 九衢平若水^{〔7〕}，双阙似云浮^{〔8〕}。
 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9〕}。
 日中市朝满，车马若川流^{〔10〕}。

击钟陈鼎食^{〔11〕}，方驾自相求^{〔12〕}。
今我独何为，坎壈怀百忧^{〔13〕}。

题 解

《结客少年场行》属“杂曲歌辞”，本自曹植《结客篇》：“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芒。”《乐府解题》曰：“《结客少年场行》，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轻生重义”，此“少年”之性格也；“慷慨以立功名”，此“少年”之理想境界也，但恰恰是这一点，他失意了，于是他充满了愤慨之情。从鲍照身世看，鲍照虽然不见有任侠行为，但确也有非凡的慷慨之气，诗中“少年”返乡后的不得志，当有诗人的影子。全诗先写“少年”的英雄侠气，读之令人敬佩；次写其登高四望，留下一个悬念：他到底想怎么样又能怎么样呢？再写其所见，一片繁华景象，但已不属于他了。于是，他叹道：“今我独何为，坎壈怀百忧。”愤慨不平之气，由此二句喷涌而出，而讽刺权贵之意亦显示出来了，王夫之《古诗评选》说：“满篇讥诮，一痕不露。”即是此意。全诗前三个层次，过渡自然。

注 释

- 〔1〕骢(cōng)：青白色的马。〔2〕吴钩：利剑的泛称。钩，形似剑而曲。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相传吴王阖闾命国中做金钩，有人杀掉自己的两个儿子，以血涂钩，铸成二钩，献给吴王。〔3〕“失意”二句：指瞬息间的失意，便使酒任，与仇敌拔刀相向。〔4〕“去乡”二句：此二句承上启下，联缀少年任侠与暮年情怀。〔5〕临：从高处往低处看。四关：陆机《洛阳记》曰：“洛阳有四关，东为城皋，南伊阙，北孟津，西函谷。”〔6〕表里：内外。皇州：指洛阳。〔7〕九衢：纵横各九条大街。《周礼》：“匠人营国，傍三门，国中九经九纬。”衢，纵横相通的道路。平若水：指宽阔平整。〔8〕“双阙”句：指宫门前的望楼高耸入云。〔9〕“扶宫”二句：许巽行《文

选笔记》曰：“此言九途双阙，皆有将相王侯之居扶左夹辅也。”〔10〕“日中”二句：《战国策·秦策》：“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指市场、朝廷之上满是争名夺利之人，车来人往如同流水。

〔11〕“击钟”句：古代富贵人家，列鼎而食，食时击钟奏乐。《孔子家语》曰：“子路南游于楚，积粟万钟，列鼎而食。”〔12〕“方驾”句：指权贵者并驾同驱又同气相求。

〔13〕“今我”二句：在上述繁华奔竞的场景下，独显出这位“去乡三十载”之人的孤独、忧虑与矢志不平。坎壈(lǎn)：不平。自“升高临四关”至诗末，全模仿《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下半部分：“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只不过诗末的抒情，“青青陵上柏”主人公的身份是置身豪贵者之中，此诗主人公则旁观于外。

代贫贱苦愁行

湮没虽死悲，贫苦即生剧^{〔1〕}。
 长叹至天晓，愁苦穷日夕^{〔2〕}。
 盛颜当少歇，鬓发先老白^{〔3〕}。
 亲友四面绝，朋知断三益^{〔4〕}。
 空庭惭树萱^{〔5〕}，药饵愧过客^{〔6〕}。
 贫年忘日时^{〔7〕}，黯颜就人惜^{〔8〕}。
 俄顷不相酬^{〔9〕}，慙怩面已赤^{〔10〕}。
 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11〕}。
 心为千条计，事未见一获^{〔12〕}。
 运圯津途塞^{〔13〕}，遂转死沟洫^{〔14〕}。
 以此穷百年，不如还窶窳^{〔15〕}。

题解

《贫贱苦愁行》未见《乐府诗集》，或许此是鲍照自创新题之作。此诗用赋的方式，叙述了贫困者的窘迫处境，对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做了深刻揭露与抨击。鲍照出身寒族家庭，自称是“负锺下农”（《解褐谢侍郎表》），想必诗中贫困者的窘境有其自身经历之处；其叙写也朴实真切，如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就说：“‘贫年’数语，非身历者不能道。”诗作一开始总叙贫困之苦，首四句以生不如死作比，点出“生剧”（贫困者活着痛苦），以下即围绕此展开。“盛颜”以下六句为第二层次，多角度叙写贫困者之苦，其中有容貌的衰歇，有亲朋好友的断绝来往，有贫困的无物待客。第三层次“贫年”以下八句写主人公求告之苦，有情节有细节，读之令人感慨不已。末四句又点出不如一死了之，与诗首呼应，震撼人心。

注释

- [1]“湮没”二句：湮没而死虽然很可悲，但贫苦而活着却更痛苦。
- [2]“长叹”二句：整日整夜愁苦叹息。“至天晓”、“穷日夕”即整夜又整日。
- [3]“盛颜”二句：正当青春年壮，但脸上已缺少红润的光泽，还未到垂老之际，鬓发已先白了。 [4]“亲友”二句：亲戚朋友都与自己继绝了关系。三益，出自《论语·季氏》：“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 [5]树萱：语出《诗·卫风·伯兮》：“焉得谖（萱）草，言树之背。”萱草又名忘忧草。此句说，庭中因为穷空无所有，主人深为忧愁，故愧对满庭萱草的一番好意。 [6]“药餌”句：药，当为乐。《老子》：“乐与餌，过客止。”意谓音乐与美味这些美好东西，能使客人留下来。这句说，家中没有音乐、美食可以招待客人过访，深深抱愧。 [7]“贫年”句：贫困岁月令人忘记各种佳节良辰。陶渊明《酬刘柴桑》亦云：“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 [8]“黯颜”句：面目憔悴、厚着脸皮上门求人怜惜。 [9]“俄顷”句：短暂敷衍后就不应答了。俄顷，短暂。酬，应答。 [10]慙（nù）：惭愧。《方言》：“自

愧曰慙。”慙(ní):忸怩,不好意思。〔11〕“或以”二句:有时会因求借一金这样的小事,而造百年间仇恨。班彪《王命论》:“夫饿殍流隶,饥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裘,担石之蓄,所愿不过一金,终于转死沟壑。”可见“一金”之重要。恨,指借到借不到的遗恨。〔12〕“心为”二句:心中设计出许许多多解脱贫困的方法,但没有一件是成功的了。以俗语的数字对比,表达出内心的悲痛与无可奈何。〔13〕运圯(pí):倒运、倒霉。圯,坍塌。津途塞:各种路子都行不通。津,渡口。〔14〕“遂转”句:接上句而来。意谓那就只好辗转奔波最后尸葬沟壑。〔15〕“以此”二句:百年,一生。窀(zhūn)穸(xī):墓穴。以上二句是说,如此贫穷过上一生,还不如早点死去归往墓穴。

吴 歌

其 一

夏口樊城岸^{〔1〕},曹公却月戍^{〔2〕}。
但观流水还,识是依流下^{〔3〕}。

题 解

南朝的乐府民歌以“吴声歌”与“西曲歌”为主。“吴声歌”起于南朝国都建业一带,“西曲歌”出自荆、郢、樊、邓之间。鲍照这首“吴歌”,可能是自民歌改编,民歌意味很浓。前二句写上游历史遗迹,后二句写此地江水,称之为眼泪汇成,想象奇特。

注 释

〔1〕夏口:地处汉水入江之口,因汉水自沔阳以下又称夏水,故称夏口。樊城:此地面临水,与襄阳隔水相望。此二地都是三国时曹操征战江南时所到之地。〔2〕曹公:曹操。却月戍:半月形的城堡。《水经注》称,沔阳左

有却月城，亦称却月垒。《地理通释》：“洪氏曰：八阵魁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却月魁二十有四，作《易》之画也。画起于圆而神，故却月之形圆。卦定于方以知，故八阵之体方。”〔3〕“但观”二句：看到水从却月戍处哗哗流下来，知道是你的眼泪汇成。依，你。

采菱歌

其 四

要艳双屿里^{〔1〕}，望美两洲间^{〔2〕}，
袅袅风出浦^{〔3〕}，容容日向山^{〔4〕}。

题 解

《尔雅翼》曰：“吴、楚之风俗，当菱熟时，士女子相与采之，故有采菱之歌以相和，为繁华流荡之极。”《采菱歌》属清商曲辞，是江南水乡新起的民间乐曲，当正统士大夫阶层蔑视民间乐曲时，鲍照等一批文人则率先学习与仿效，因此招致当时某些人的攻击，如颜延之就“立休、鲍之论”（《诗品》），即把善写南方民歌的汤惠休、鲍照打入另类。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南方民歌的影响越来越大，至梁时已被全社会接受。这首诗颇具民歌风味，写与一位女子的约会，写了“要（约）”，写了“望”，却不写会面，而以景物叙写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

注 释

〔1〕要：约，邀。艳：指女子。屿：小岛。〔2〕美：指女子。〔3〕袅（niǎo）袅：摇曳貌，本是形容风吹物动的情形，此处直接用以形容风，新奇。浦：小河流入江海的入口处。〔4〕容容：逍遥貌。

幽 兰

其 三

结佩徒分明^[1],抱梁辄乖忤^[2]。
华落不知终,空坐愁泪误。

题 解

宋玉《讽赋》载,宋玉某次被女子安置在兰房之室,室中有鸣琴,宋玉“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此曲在《乐府诗集》属琴曲歌辞。这首诗写一位痴心者,明知约言是没实现的、抱柱信是不可能的,但面对花落仍不愿相信爱情已经终了,徒然愁坐,泪水中误了人生。

注 释

[1]“结佩”句:以佩囊相赠订约终身,事情虽然明明白白却空高兴一场。结,口头订约,屈原《离骚》:“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

[2]“抱梁”句:常存抱柱之信却总是与现实相违。抱梁,《庄子·盗跖》载:“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乖忤,违背。

其 四

眇眇蛸挂网^[1],漠漠蚕弄丝^[2]。
空惭不自信^[3],怯与君画期^[4]。

题 解

此写一位女子不自信的心理,她担心男子说话不算数,始终不敢向男子提出婚期。或许社会上男子多变心的传闻令她心怯,或许男子还没有给她期待中的允诺。诗中用反比的手法,在喜蛛来临、情丝难断的现实前,主人公反而更胆怯了。

注 释

[1]眇(miǎo)眇:细小。蛸(shāo)挂网:喜蛛上网,预示喜事来临。蛸,螭蛸,长脚蜘蛛,即喜蛛,一名喜子、喜母。 [2]“漠漠”句:蚕吐丝繁织密布。比喻两人情感难断。漠漠,密布、广布。 [3]“空惭”句:为不自信而心中羞愧。不自信,对爱情能否彻底实现不自信。 [4]画期:确定婚期。

代白紵舞歌辞

其 二

桂宫柏寝拟天居^[1],朱爵文窗韬绮疏^[2]。
象床瑶席镇犀渠^[3],雕屏合匝组帷舒^[4]。
秦筝赵瑟挟笙竽^[5],垂珰散佩盈玉除^[6]。
停觞不御欲谁须^[7]?

题 解

白紵歌为吴之舞曲,其词盛称舞者姿态之美,现存《白紵舞歌》以晋为最早。鲍照此作前四句写处所之美;中二句写乐器、装饰品之多。以上全为铺垫,引出末一句:“停觞不御欲谁须?”如此豪华之前还有什么人可等待的呢?情感抒发至此戛然而止,这强

烈的转折与袅袅不尽之余音,令人惊叹。王夫之《古诗评选》盛赞此诗:“一气四十二字,平平行序。络以七字,于悄然暇然中遂转遂收,气度声情,吾不知其何以得此也?”

注 释

[1]桂宫:汉宫名,在未央宫北。柏寝:春秋时齐台名,在今山东广饶县境。拟:仿照。天居:天上仙人居所或皇帝居所。 [2]朱爵文窗:雕画有朱雀形状的窗户。爵,雀。韬:隐藏。绮疏:雕饰花纹的窗户。这句是说窗户重重,一重隐藏一重。 [3]象床:象牙床。瑶席:以瑶草编成的席,瑶草,一种仙草。犀渠:一种传说中的动物;此指其图形。 [4]雕屏:雕画的屏风。合匝(zā):环绕。组帷:丝织帷帐。舒:舒展,张开。 [5]“秦筝”句:指各种乐器。秦人善筝、赵人善瑟,故称“秦筝赵瑟”。 [6]“垂珰”句:各种首饰珍宝堆满玉制台阶。珰,耳饰品。佩,系在衣带上装饰品。除,台阶。 [7]“停觞”句:停杯不饮还在等谁呢?觞(shāng),酒杯。御,进。

梅 花 落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1]。
问君何独然?
念其霜中能作花^[2],露中能作实。
摇落春风媚春日^[3],念尔零落逐寒风^[4],
徒有霜华无霜质^[5]。

题 解

《梅花落》属“横吹曲辞”,郭茂倩《乐府诗集》称其“本笛中曲也”,古辞今已不存,鲍照此诗无涉军乐,但开后世“咏梅”之先河。

此诗首二句,以“中庭杂树多”作铺垫,引出“偏为梅咨嗟”,强调梅的独特。“问君何独然”一语,是民歌习用的问答体格式,鲍照乐府诗亦多用之。诗人以此句引起对梅花的“咨嗟”,赞叹其霜雪中开花,冷露中结实。以下以“杂树”作为梅花对比出现,称其花只在“摇荡春风媚春日”,一有寒风便零落,称其花徒然具有霜一般的光色,而没有霜一般的耐寒品质。从“念尔”此种第二人称的口吻来看,前面“问君何独然”当是“杂树”的问语,问诗人为什么要“偏为梅咨嗟”。诗中的梅花亦有诗人自况之意,表现出诗人的不随流俗,对世俗的抗争。诗中前后两部分换韵,沈德潜《古诗源》称:“以‘花’字联上‘嗟’字成韵,以‘实’字联下‘日’字成韵,格法甚奇。”

注 释

〔1〕咨嗟:咏叹。〔2〕其:指梅。〔3〕“摇落”句:指杂树之花在和煦春风、明媚春光里盛开。〔4〕“念尔”句:想到你们这些杂树之花,冷风一来便飘零坠落。尔,你们。〔5〕“徒有”句:空有霜一样的光色而无霜的耐寒品质。

代淮南王

淮南王^{〔1〕},好长生,服食炼气读仙经^{〔2〕}。
 琉璃作碗牙作盘^{〔3〕},金鼎玉匕合神丹^{〔4〕}。
 合神丹,戏紫房^{〔5〕},紫房彩女弄明珰^{〔6〕},
 鸾歌凤舞断君肠^{〔7〕}。
 朱城九门门九闺^{〔8〕},愿逐明月入君怀。
 入君怀,结君佩^{〔9〕},怨恨恨君恃君爱。
 筑城思坚剑思利,同盛同衰莫相弃^{〔10〕}。

题 解

崔豹《古今注》称：“《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服食求仙，遍礼方士，遂与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恋不已，乃作《淮南王》曲焉”。此诗的主旨，一为讽刺成仙，诗中有“怨君恨君恃君爱”句，沈德潜《古诗源》称：“怨、恨、爱并在一句中，是乐府句法。”张荫嘉《古诗赏析》说：“此讥淮南王徒好神仙，致后宫生怨之诗。‘合神’四句，则揣其妄想丹成之后，欲与彩女游戏歌舞之乐，而以‘断君肠’三字显出必不可得来。神仙乐事甚多，而独言彩女，乃反引后宫怨旷也。”服药食丹，有助于房中术，当时方士认为房中术与延年益寿并不冲突，鲍照从后宫生怨着眼来讽刺成仙，可谓出人尘想。诗的主旨二为写爱情，“怨君恨君恃君爱”，点出后宫妇女的身不由己，她们虽然希望被爱，但怨与恨，却是她们所处身分而产生的更真实的心理。全诗分为三层次，以辘轳体的形式相联。

注 释

- 〔1〕淮南王：指汉时刘安，好文学，好神仙，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又编写《鸿烈》一书，即现今所传《淮南子》。
- 〔2〕服食炼气：道家、神仙家的修养法，即“服丹食气”。
- 〔3〕琉璃：天然的各种有光宝石。牙：象牙。此句指以象牙盘、琉璃碗盛装仙药、药酒。
- 〔4〕金鼎：炼丹所用的鼎。玉匕：玉制的匙。合神丹：制作长生不死的丹药。
- 〔5〕紫房：道家谓仙人所居，犹紫府。
- 〔6〕彩女：称仙界之女。弄：玩耍。珰：妇女戴在耳上的装饰品。
- 〔7〕“鸾歌”句：仙界里的鸾歌凤舞令君王伤心不已。意即君王知道上仙界是必不可实现的，越是想到仙界的欢乐，越使君王伤心。
- 〔8〕闺：内房，指女子居住之室。
- 〔9〕“结君”句：成为君王身上的佩饰，指永不离君。
- 〔10〕“筑城”二句：宫女表明心愿之诚。

代北风凉行

北风凉，雨雪雱^[1]。京洛女儿多妍妆^[2]。
 遥艳帷中自悲伤^[3]，沉吟不语若有忘^[4]。
 问君何行何当归^[5]？苦使妾坐自伤悲^[6]。
 虑年至^[7]，虑颜衰^[8]，情易复^[9]，恨难追^[10]。

题解

此诗在《玉台新咏》中作《北风行》，在《乐府诗集》中亦作《北风行》，郭茂倩说：“《北风》，本卫诗也。《北风》诗曰：‘北风其凉，雨雪其雱。’传云：‘北风寒凉，病害万物，以喻君政暴虐，百亲不亲也。’若鲍照‘北风凉’、李白‘烛龙栖寒门’，皆伤北风雨雪，而行人不归，与卫诗异矣。”题旨的转换，是从鲍照开始的。诗作一开始把环境定格为风狂雪虐之时，又以盛妆风姿的女性群象作为下文“自悲伤”的这一个女性的对照物。先述其“悲伤”，再述茫然，然后以问话形式述其思念，又进一步述其忧虑年老色衰。最后两句又退一步说，即便日后与夫君恩爱如初，但青春一去不复返的遗憾是难以弥补的。全诗民歌气息很浓，全为口语化，又有问句，诗中间部分用七言句，前后用三言句，恰到好处地表现风雪的肆虐与情感的伤痛。全诗多有顿挫转折，用以表现情感的曲折复杂。

注释

- 〔1〕雱(páng)：雨雪盛貌。〔2〕妍妆：妆束艳丽。〔3〕遥艳：姚艳，妖艳；此指一位妖艳的女子。〔4〕“沉吟”句：此句述说其恍惚怅惘的神态。〔5〕何行：行至何处。何当归：什么时候该回来了。〔6〕苦：表示程度特别深。

[7]年至:年纪大起来。 [8]颜衰:容貌一点点憔悴。 [9]“情易”句:恩爱情感容易恢复。 [10]“恨难”句:青春消逝的遗憾难以弥补。

代春日行

献岁发^[1],吾将行^[2]。
春山茂,春日明。
园中鸟,多嘉声^[3]。
梅始发,柳始青。
泛舟舫,齐棹惊^[4]。
奏《采菱》^[5],歌《鹿鸣》^[6]。
风微起,波微生。
弦亦发,酒亦倾。
入莲池,折桂枝。
芳袖动,芬叶披^[7]。
两相思,两不知。

题解

此诗属“杂曲歌辞”,为鲍照首作,当是自创新题之作。全诗写明媚春光中青年男女郊游嬉戏的欢乐情景。诗中先写陆地之游,突出春鸟鸣叫与梅红柳青,实际上点明了游人的心情。次写水上之游,突出人物欢乐的行为,青年男女举桨泛舟、歌唱欢饮、采莲折桂,欣喜无比。诗的最后写青年男女的爱慕,双方都钟情对方,但又都不知道对方在钟情自己,沈德潜《古诗源》称此“末六字比‘心悦君兮君不知’更深”,原因即在于两方都写到。诗全为三言句,欢乐的情绪由此欢快的节奏亦可表现出来。

注 释

〔1〕献岁：一年之始。《楚辞·招魂》：“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发：发春，春天来到。〔2〕吾将行：《楚辞·涉江》：“忽乎吾将行兮。”〔3〕嘉声：美好的鸣叫声。〔4〕“齐棹(zhào)”句：一齐举桨划船，惊动水波，惊动小鸟。〔5〕采菱：《采菱歌》，歌曲名，为南方乐曲。《尔雅翼》：“吴楚之风俗，当菱熟时，士女子相与采之，故有采菱之歌以相和，为繁华流荡之极。”〔6〕鹿鸣：《诗·小雅》篇名，是宴嘉宾所用的乐歌。〔7〕“芬叶”二句：芬芳的水草叶子在青年男女透着香气的罗袖挥拂下纷纷向两边倒伏。

登云阳九里埭

宿心不复归^{〔1〕}，流年抱衰疾^{〔2〕}。
 既成云雨人^{〔3〕}，悲绪终不一^{〔4〕}。
 徒忆江南声^{〔5〕}，空录齐后瑟^{〔6〕}。
 方绝紫弦思，岂见绕梁日^{〔7〕}。

题 解

云阳，即今镇江府丹阳县，九里埭(dài)在县西。诗的题目是游览或行旅之意，但内容则全无此意，吟咏的是不遇知音，可看作游览或行旅的一种变格。诗分前后两部分，前四句称自己的志向不能实现，多年抱病，又与朋友分道扬镳。后四句以音乐作比，实写不遇知音，关系断绝。

注 释

〔1〕“宿心”句：一向的心愿没有能够实现。宿心，往日的本心、志愿。归，落到实处，实现。〔2〕流年：年华。〔3〕云雨人：云一成雨，便不能再变云；此喻两人分离，分道扬镳。〔4〕悲绪：悲伤的情感。

[5]江南声:指南方乐曲,当时有《江南弄》诸曲。 [6]齐后瑟:《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廩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一一”,即瑟也。韩愈:“王好竽而子鼓瑟,虽工,如王不好何!” [7]“方绝”二句:陆机《演连珠》:“绕梁之音,实萦弦所思。”《文选》李善注曰:“萦曲之弦,谓弦被萦曲不伸者。”钱仲联《鲍参军集注》称,这二句是说,萦曲之弦,思绕梁以尽妙;今此恩已绝,则岂有绕梁之日乎?

赠故人马子乔

其 六

双剑将离别,先在匣中鸣^[1],
 烟雨交将夕^[2],从此遂分形。
 雌沉吴江里,雄飞入楚城^[3],
 吴江深无底,楚关有崇扃^[4]。
 一为天地别,岂直限幽明^[5],
 神物终不隔^[6],千祀傥还并^[7]。

题 解

马子乔,生平不详。《玉台新咏》录此组诗时无“马子乔”三字。此诗咏两剑分离,或以为以此写与故人的离别,神奇而又颇具骨力。诗中两剑原本《晋书·张华传》所载故事,张华见斗、牛之间常有紫气,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张华补雷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馀,得一石函,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焕送一剑给张华,一剑自佩。张华写信

给雷焕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后张华被诛，失剑所在。雷焕卒，其子雷华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然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是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

注 释

〔1〕“双剑”二句：传说楚王命莫邪铸剑，剑成，莫邪留下雄剑，把雌剑献给楚王，雌剑在匣中常常悲鸣。后用“剑鸣”比喻别后的殷切思念。

〔2〕“烟雨”句：风雨交加的夜晚。〔3〕“雌沉”二句：黄节《鲍参军集补注》称：“诗用吴江、楚关，盖切丰城而言。”〔4〕崇扃(jiōng)：高大的门户。

〔5〕幽明：指生死之间。地下为阴，故称幽；人间为阳，故称明。〔6〕神物：指神剑。〔7〕千祀：千年。傖(tǎng)：或许。

答 客

幽居属有念^{〔1〕}，含意未连词^{〔2〕}。
会客从外来^{〔3〕}，问君何所思？
澄神自惆怅^{〔4〕}，嘿虑久回疑^{〔5〕}。
谓宾少安席^{〔6〕}，方为子陈之^{〔7〕}。
我以荜门士^{〔8〕}，负学谢前基^{〔9〕}。
爱赏好偏越^{〔10〕}，放纵少矜持^{〔11〕}。
专求遂性乐^{〔12〕}，不计缉名期^{〔13〕}。
欢至独斟酒，忧来辄赋诗。
声交稍希歇^{〔14〕}，此意更坚滋^{〔15〕}。
浮生急驰电^{〔16〕}，物道险弦丝^{〔17〕}。
深忧寡情谬，进伏两睽时^{〔18〕}。

愿赐卜身要,得免后贤嗤^[19]。

题 解

自东方朔作《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以主客问答形式表达自己的为人处世诸方面的散文作品就形成一个传统,在汉代又有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问》等。鲍照这首诗即应此传统而来,以回答“问君何所思”为由,展示自己的情性与爱好,或者说正面回答社会对自己的态度。鲍照自称“偏越”,自称“放纵少矜持”,但他又自称“不计缉名期”,而“此意更坚滋”。全诗直抒胸臆,一往豪情,虽然诗末称“愿赐卜身要,得免后贤嗤”,称客给予自己指点,但诗人心中的意向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他要勇往直前地依照自己的情性来生活。从诗中的叙写,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孤傲、倔强的个性。

注 释

[1]幽居:本指隐居,此处指与社会暂无交往的独居。属有念:好似心中有想法,即若有所思的样子。 [2]“含意”句:有某种意思但还未能用语言完整地表达出来。 [3]会:恰巧。 [4]澄神:定神,从“属有念”的恍惚中回过神来。惆怅:感伤、失意。 [5]嘿(mò)虑:嘿嘿地考虑。迴疑:迟疑。 [6]“谓宾”句:要说的话就是“请来客稍稍安稳地歇息一气”。此句以下为诗人自陈。 [7]方:才。陈:陈述。 [8]萆(bì)门士:出身贫贱的人,鲍照曾自称是“负锺下农”(《解褐谢侍郎表》)。萆,萆苳,一种草。 [9]“负学”句:依恃才学敢与前代有基业者抗衡。谢,推辞,拒绝。前基:前业,指前代有基业者,即出身豪贵者。 [10]偏越:偏面与越规之处,指爱赏之物有不合时俗之处。 [11]矜持:庄重拘谨,有不自然之意。 [12]遂性乐:合乎自己情性就感到快乐。 [13]缉(jī):集。名期:期望中的名声。 [14]声交:因相慕而交友。稍希歇:越来越少。这句是说,与我相交的朋友越来越少。 [15]坚滋:坚决与浓烈。 [16]“浮生”句:

人生快速,急如闪电。〔17〕“物道”句:物理人情的处理非觉危险,像崩紧的弦一样易断。〔18〕“深忧”二句:我也为自己这少见的脾性担忧,但无论我进取还是退隐都违背时俗的要求。寡情,少见的脾性。进伏,进取或退隐。嗟时:违背时俗。〔19〕“愿赐”二句:请赐给我选择立身之道的要诀,使我免得被后人嗤笑。卜,选择;即“卜宅”、“卜居”之“卜”。

答休上人

酒出野田稻,菊生高冈草,
味貌亦何奇^{〔1〕},能令君倾倒。
玉碗徒自羞,为君慨此秋^{〔2〕},
金盖覆牙盘^{〔3〕},何为心独愁。

题解

休上人,即惠休,宋齐时人,本姓汤,初为僧,善属文,后还俗,官扬州从事史、宛朐令。他与鲍照一样,都学习南方民歌融入自己的创作,诗风有所相近,有人鄙薄他们的诗风,“故立休、鲍之论”(《诗品》)。惠休与鲍照关系很好,李白《赠僧行融》称:“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李白称惠休为梁人,恐记错了)惠休有《赠鲍侍郎》,诗云:“玳枝兮金英,绿叶兮紫茎,不入君玉杯,低彩还自荣。想君不相艳,酒上视尘生。当令芳意重,无使盛年倾。”劝饮美酒,芳意深切。此是鲍照答诗,称彼此间心意相通,今为你满饮一杯,请不必郁愁。此二诗都有通俗相互谐谑之趣。

注释

〔1〕味貌:酒之味与菊之貌。〔2〕“玉碗”二句:用玉碗自斟一杯,在

秋日里为你慨然畅饮。羞，敬献。〔3〕金盖、牙盘：精美的食器，此代指酒器以指饮酒。

赠傅都曹别

轻鸿戏江潭，孤雁集洲沚^{〔1〕}。
邂逅两相亲^{〔2〕}，缘念共无已^{〔3〕}。
风雨好东西^{〔4〕}，一隔顿万里^{〔5〕}。
追忆栖宿时，声容满心耳。
落日川渚寒，愁云绕天起。
短翮不能翔^{〔6〕}，徘徊烟雾里。

题解

“都曹”，官名，《宋书·百官志》：“都官尚书，领都官、水部、库部、功部四曹。”闻人倓《古诗选笺》称傅都曹为傅亮，但傅亮卒于元嘉三年（426），而此时鲍照才十几岁，闻人倓之说不足据。本诗赠傅都曹以告别，通篇用比体，比“轻鸿”称傅，以“孤雁”自喻。前四句写两人相识便相亲相好，志趣相同。中四句写分别，点出“风雨”这一外来因素对分别的影响。末四句景语，以“短翮”自比，那么这景就自己所处的环境，形容自己处境窘迫，景语乃成情语。通篇用比的诗作在乐府诗中间或有之，有古乐府《枯鱼过河泣》、曹植《鹤》，中古赠答诗中亦多有以鸟作比，其用义之一即突出鸟的迁徙性，但通篇用比的赠别诗尚不多见，何逊《咏白鸥兼嘲别者》，以咏物为赠别，当是继鲍照此作而来。吴小如先生认为，诗中语多愁苦，疑是早年受临川王刘义庆招聘以前未仕时所作（《汉魏元朝诗鉴赏辞典》）。

注 释

- [1]集:止。沚(zhǐ):河中的小块陆地。 [2]邂逅(xiè)逅(hòu):一旦。《后汉书·杜根传》:“邂逅发露,祸及知亲。”诗在此处用“邂逅”一词,表明两人一旦相识便成好友。 [3]“缘念”句:缘份与想法都始终一致。 [4]“风雨”句:本于《尚书·洪范》:“星有好,星有好雨。”注:“箕星好风,毕星好雨。”言谓风雨方向不一,则鸿与雁不得不东西分飞。好(hào),善于。 [5]顿:立时。 [6]短翮(hé):翅膀短,即不善飞翔。这是诗人自谦之词。

咏 史

五都矜财雄^[1],三川养声利^[2]。
 百金不市死^[3],明经有高位^[4]。
 京城十二衢^[5],飞甍各鳞次^[6]。
 仕子彰华缨^[7],游客竦轻轡^[8]。
 明星辰未晞,轩盖已云至^[9]。
 宾御纷飒沓^[10],鞍马光照地。
 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11]。
 君平独寂寞^[12],身世两相弃^[13]。

题 解

这首诗吟咏严君平的穷居与寂寞,但只末二句说到严君平,其他都是写与严君平对立的人事,在题名《咏史》的作品可说是个变例。诗中咏五都之地崇尚富贵,三川之人多好名利,或怀金而游,或明经出仕;一时间京城等大都市中,繁华荣盛。这些都是作为对比出现的,唯有严君平,不以富贵累心,不以名声烦胸,所谓“独寂寞”也,严君平抛弃了这个尊崇荣华的社会,当然社会也就抛弃了严君

平。鲍照诗作多抒发郁郁不得志之情，哀悯寒士下僚者之失意不达，厌恶逐物奔竞者之苟贱无耻，此篇题名“咏史”，但吟咏的当是鲍照时代的社会风气，他是以古讽今，亦有以严君平自况及以安贫乐道自比之意。

注 释

〔1〕五都：汉代时以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矜(jīn)：夸。财雄：富甲一方者。〔2〕三川：东周以伊、洛、河为三川。《战国策·秦策》载张仪曰：“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声利：名利。〔3〕“百金”句：有百金之人不死于市。〔4〕“明经”句：通经学者有高官可做。汉朝以明经术者为博士官。〔5〕衢：四通八达的路。〔6〕“飞甍”(méng)句：高屋凌空，如鱼鳞般层层排列。甍，屋脊。〔7〕影(piāo)：长长的飘带飘动的样子。《广雅》：“影影，长组之貌。”〔8〕竦轻轡：站在马车上飞奔的样子。竦，伸长脖子，提起脚跟站着。〔9〕“明星”二句：金星刚显，天色未明，奔竞之徒已纷沓而至。明星，金星，先日出而现。晞，晓，天明。轩盖：有藩盖的车，为富贵者而乘。云至，纷纷而来，其多如云。〔10〕宾御：宾者与御者。飒沓：盛多的样子。〔11〕“寒暑”二句：无论寒暑都是如此繁华荣昌，都像春光明媚中繁花及时盛开一样。此二句总括上述情况一年四季都如此。〔12〕君平：严君平，名遵，汉蜀郡人。卜筮于成都市上，日得百钱，足以自养便闭肆下帘读《老子》。扬雄少时曾从其游学，称为逸民。一生不为官，九十馀岁卒。〔13〕“身世”句：君平隐世卜筮，不图仕进，是弃绝世俗；而世俗社会则崇尚繁华，当然也弃绝君平，让他寂寞穷居。唐人李白《古风》(其十三)演此语为：“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

拟 古

其 三

幽并重骑射^{〔1〕}，少年好驰逐^{〔2〕}。

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3〕}。
 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4〕}。
 朝游雁门上^{〔5〕}，暮还楼烦宿^{〔6〕}。
 石梁有余劲^{〔7〕}，惊雀无全目^{〔8〕}。
 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9〕}。
 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10〕}。

题 解

所谓拟古，即摹仿古人的作品。这篇“拟古”，未标明是拟何人何作，其实是以所谓古意来抒发情感，是用自家格调作自家诗。其所谓“拟古”，只能说是借古事、依古人以抒情罢了，诗中“拟古”的标志，或出古人名，或显古地名，或用古代事，沈德潜《古诗源》即称鲍照“《拟古》诸作，得陈思、太冲遗意”，有“咏史”意味。本诗是鲍照边塞诗的代表作之一，写一位幽并少年，武艺高强，继承其家乡“骑射”传统，威风凛凛。诗中虽然用典故来突出其本领，但其重心更在末四句，即表现“少年”的精神境界，“少年”表示要留一白羽箭，愿分符而为郡守，奋战疆场，立功杀敌。诗作继承曹植《白马篇》的写法，或许这就是“拟古”之意，诗中既写其身手不凡的本领，又写其为国奋战的愿望，这似乎也是诗人的理想所在。

注 释

〔1〕幽并：古代的幽州、并州，在今河北、山西一带。〔2〕驰逐：以骑马奔驰代指其尚武性情。以上二句依曹植《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3〕“毡带”二句：毡制的腰带上佩着一双弓袋，雕花的弓袋上插着用象牙装饰的弓。鞬，弓袋。象弧，象牙装饰的弓。雕服，雕着花纹的箭袋，此代指弓袋。〔4〕飞鞚（kòng）：骑马飞驰。

鞚,驰马。〔5〕雁门:雁门山,今山西右玉县南。〔6〕楼烦:汉时县名,今山西原平县东北。此与上句“雁门”均为西汉时的边防要塞。诗以“拟古”为题,故述古事古地名。〔7〕“石梁”句:以宋景公所射之箭的余力尚能射入石堰之事形容少年的勇力。据《阍子》载:“宋景公使工人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迟也。’工人对曰:‘臣不复见君矣,臣之精尽于此弓矣。’献弓而归,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台,援弓东面而射之,矢逾于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东,其余力益劲,犹饮羽于石梁。”石梁,石堰。〔8〕“惊雀”句:以羿射箭之事称少年射技精妙。《帝王世纪》载:“帝羿有穷氏与吴贺北游,驾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杀之乎?’贺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误中右目,羿抑而愧,终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称之。”说羿射雀能使雀没有完全的双眼。〔9〕“汉虏”二句:用汉代与匈奴事,指我方与边境之国未能和平相处,因此边境屡屡有战事发生。〔10〕“留我”二句:少年表示,要留给他一支白羽以作武器,愿分符而为郡守,保卫疆场,立功杀敌。虎竹,指铜虎符与竹使节,都是汉代朝廷发兵遣使的凭信;符分两半,右符留京师,左符给郡守或主将。

其 四

凿井北陵隈,百丈不及泉^{〔1〕}。
 生事本烂漫^{〔2〕},何用独精坚^{〔3〕}?
 幼壮重寸阴,衰暮反轻年^{〔4〕}。
 放驾息朝歌^{〔5〕},提爵止中山^{〔6〕}。
 日夕登城隅^{〔7〕},周回视洛川^{〔8〕}。
 街衢积冻草,城郭宿寒烟^{〔9〕}。
 繁华悉何在?宫阙久崩填。
 空谤齐景非,徒称夷叔贤^{〔10〕}。

题解

这首诗写诗人自身的愤慨情绪。全诗共十六句,前八句为第一层次,先述凿井百丈不见泉水,比拟经过艰苦努力仍不见结果,那么人生还为什么要“独精坚”呢?于是诗人说,此时此刻也不必像年轻时那样抓紧时间了,而可以纵情欢乐了。第二层次写登城所见繁华变凄凉的景象,感叹繁华难久、世人贤愚是非不分。反衬前一层次“何用独精坚”的疑问的合理。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称:“每能翻新立论,其托感更深。”准确揭示出本诗抒发愤慨之情的特点。方东树《昭昧詹言》称:“此篇语既奇警,义又深远,犹有汉魏人笔意。”

注释

〔1〕“凿井”二句:此二句为比,谓做事徒劳无益。北陵,《尔雅》称雁门山为北陵;《宋书·州郡志》称在下邳;或为泛称,指北山。隈(wēi):山、水等弯曲之处。〔2〕生事:人生之事。烂漫:繁多。〔3〕精坚:专诚坚持。诗人的“精坚”之事,张玉谷《古诗赏析》认为是“精坚其志于学问也”,方东树《昭昧詹言》也是同样看法,其称:“言积学成,不得贵显,然何必专守一途。”〔4〕“幼壮”二句:谓年轻时把寸阴当作寸金,年纪大了反而把时光看轻了。〔5〕“放驾”句:邹阳《狱中上书自明》称:“邑号朝歌,墨子回车。”朝歌是殷代都邑,纣王作乐把都邑叫做朝歌,墨子主张非乐,故闻此名而回车。鲍照此句反用其事,称寻欢作乐,于是驾车驰骋来到朝歌。〔6〕“提爵”句:中山歌,春秋时与六国并称,后被赵武灵王所灭。古传说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饮后一醉千日。鲍照此句说,提起酒杯酒壶来至中山国。爵,一种酒器。〔7〕隅:角落。〔8〕周回:四下里。〔9〕“城郭”句:整个城市笼罩在寒烟之中。〔10〕“空谤”二句:《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此二句说,徒然抨击齐景公的无德与伯夷、叔齐的有贤。

其 六

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1〕}。
 朔风伤我饥^{〔2〕}，号鸟惊思心^{〔3〕}。
 岁暮井赋讫^{〔4〕}，程课相追寻^{〔5〕}。
 田租送函谷^{〔6〕}，兽藁输上林^{〔7〕}。
 河渭冰未开^{〔8〕}，关陇雪正深^{〔9〕}。
 笞击官有罚^{〔10〕}。呵辱吏见侵^{〔11〕}。
 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12〕}。

题 解

方东树《昭昧詹言》称此诗说：“极贱隶之卑辱，以寄慨不得展志大用于世也。”鲍照早年虽“垦畛剿蒞，牧鸡圈豕，以给征赋”（《侍郎报满辞阁疏》），但不能认为诗中所述之“我”就是其自身；可鲍照这些经历使他能够接近与体验社会下层生活，并予以深切的同情。诗中写下层人民的生活，突出了三点，一是劳作之艰辛，二是被赋税所压榨，三是被“笞击”、“呵辱”，显示了统治阶级加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剥削与压迫。诗末诗人称自己早年有大志，不想至今坎坷不遇，表面写自己的失意，但也可看作诗人为不能给老百姓做点事而遗憾！

注 释

- 〔1〕“束薪”二句：在幽暗的竹林里捆柴，在背阴的寒冷涧谷中收割庄稼。黄节《鲍参军诗补注》称：“幽篁里无薪”、“寒涧阴无黍”，言“物之失所也”。篁，竹林。刈，割。寒涧阴，寒涧的背阴一面。〔2〕朔风：北风。
 〔3〕思心：忧思之心。〔4〕井赋：田赋地租。讫：完毕。〔5〕程课：定

期的捐税。相追寻：紧接着而来。〔6〕函谷：函谷关，在今河南省西边，是秦汉时关中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隘。〔7〕兽藁(gǎo)：喂牲口的草料。输：运输，运送。上林：上林苑，西汉时皇帝蓄养动物以供田猎的苑囿，在长安。〔8〕河渭：黄河和渭水。〔9〕关陇：指函谷关以西、陇山以东一带地区。〔10〕笞(chī)击：用木杖或竹板一类刑具打人。〔11〕呵辱：责骂侮辱。〔12〕“不谓”二句：没有想到本有做官志向，但始终像马伏于槽枥不得施展才能。乘轩，乘坐大车，指做官。

绍 古 辞

其 一

橘生湘水侧，菲陋人莫传^{〔1〕}，
逢君金华宴^{〔2〕}，得在玉几前^{〔3〕}。
三川穷名利^{〔4〕}，京洛富妖妍。
恩荣难久恃，隆宠易衰偏。
观席妾凄怆^{〔5〕}，睹翰君泫然^{〔6〕}，
徒抱忠孝志，犹为葑菲还^{〔7〕}。

题 解

绍，继续、接续之意，“绍古”，即接续古诗或古人之意而作。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六称这组诗（共七首）“皆托言离别之情”，而汉末古诗即多以游子思妇来抒情，此诗即继《古诗》（橘柚垂华实）而来。诗作先言湘水之橘不为人知，而因偶然机会得逢盛宴，诗以此起兴论及人事，称追名逐利的繁华之市“恩荣难久恃”，由此又联系到自己的身世，获得的恩宠能维持多久呢？诗末称虽然怀抱忠孝之

志,但仍会因贫贱而被抛弃,这又与鲍照的身世感慨相似。

注 释

〔1〕菲陋:菲薄浅陋。《古诗》:“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2〕金华:汉时殿名。〔3〕玉几:玉制的桌几。〔4〕三川:洛阳周遭的黄河、洛河、伊河,此代指京洛地区,《战国策·秦一》:“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5〕“观席”句:看到橘柚的遭遇又联想起现实人生,女子倍感凄凉哀伤。〔6〕“睹翰”句:看到诗篇中写到的这种情况,君子泫然泪下。泫(xuàn)然,流泪的样子。〔7〕“徒抱”二句:这是“睹翰君泫然”的原因:即空怀忠孝之志,但仍避免不了被抛弃的命运。葑菲,蔓菁一类的菜,《诗经·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下体,指根茎,意即采者不应因其根茎不良而连叶也抛弃。

其 二

昔与君别时,蚕妾初献丝^{〔1〕}。
何言年月驰,寒衣已捣治^{〔2〕}。
绦绣多废乱^{〔3〕},篇帛久尘淄^{〔4〕}。
离心壮为剧,飞念如悬旗^{〔5〕}。
石席我不爽^{〔6〕},德音君勿欺^{〔7〕}。

题 解

此诗以女子口吻出之,一称时光流逝,春日离别,此已是送寒衣季节了,二以物品的“废乱”、“尘淄”喻心情之乱,又以比喻点出“离心”与“飞念”,最后以告诫煞尾,有《古诗》“一心抱区区,惧君不察识”之意。

注 释

〔1〕蚕妾：育蚕采桑之女。初献丝：育蚕吐丝的工作刚开始。

〔2〕“何言”二句：不意之间时光飞驰，眼前已是缝制寒衣的季节了。此二句有《古诗》“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之意。

〔3〕绦(tāo)：丝带。绣：刺绣品。

〔4〕篇帛：相连成片的丝织品。尘淄：经尘土污染而成黑色。

〔5〕“离心”二句：离别思念之情日盛一日，心中恍惚如旗帜飘扬不定。《战国策·楚一》：“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

〔6〕“石席”句：《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句用此意。爽，违背。

〔7〕“德音”句：《诗经·邶风·谷风》：“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此句说，你不要违背曾对我说过的话。

学 古

北风十二月，雪下如乱巾^{〔1〕}，
 实是愁苦节^{〔2〕}，惆怅忆情亲。
 会得两少妾^{〔3〕}，同是洛阳人，
 嬛绵好眉目^{〔4〕}，闲丽美腰身。
 凝肤皎若雪，明净色如神，
 骄爱生盼矚^{〔5〕}，声媚起朱唇。
 衿服杂缙纈^{〔6〕}，首饰乱琼珍^{〔7〕}，
 调弦俱起舞，为我唱梁尘^{〔8〕}。
 人生贵得意，怀愿待君申，
 幸值严冬暮，幽夜方未晨，
 齐衾久两设^{〔9〕}，角枕已双陈^{〔10〕}。
 愿君早休息，留歌待三春^{〔11〕}。

题 解

东晋时玄言诗风靡百年,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冲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实际上翳蔽乃至消释了诗歌所要抒发的情感。诗歌怎样回到抒发情感的道路上来?刘宋诗人的努力之一即是叙写男女交往、男女情感。但是,公然仿效民歌创作男女交往内容的诗作是要受到正统士大夫阶层抨击的,这一事实迫使某些诗人采用“拟古”的名义写男女交往,以有所借口与遮掩,此诗就是如此。此诗可谓开南朝摹写女性的先河,着力于女方容色的描摹,并最终引向衽席床帏,对南朝诗作影响很大。但诗中亦有“人生贵得意”的情感抒发,写出在两情相好之下的交往。诗末又称“留歌待三春”,写出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注 释

〔1〕“雪下”句:指雪下得很大,如佩巾乱纷纷覆盖万物。〔2〕节:时节。〔3〕会:恰巧。〔4〕嫿(xuān)绵:婉丽温柔貌。〔5〕“骄爱”句:从眼光流转中看到其自满与可爱。骄,自满。盼矚:二者都是看、企望的意思。〔6〕衿:衣襟。缙(tí)纁(huī):各种描画上去的颜色。缙,橘红色。纁,绘。〔7〕琼珍:美玉珍宝。〔8〕梁尘:《七略》曰:“汉兴,鲁人虞公善雅歌,发声尽动梁上尘。”指歌声美妙动听。〔9〕齐衾(qīn):色彩鲜亮的被子。〔10〕角枕:角制的或用角装饰的枕头。〔11〕三春:春季三个月,称孟春、仲春、季春,合称三春。

学刘公干体**其 三**

胡风吹朔雪^{〔1〕},千里度龙山^{〔2〕}。

集君瑶台上^[3],飞舞两楹前^[4]。
 兹辰白为美^[5],当避艳阳天。
 艳阳桃李节,皎洁不成妍^[6]。

题 解

刘公干即“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他的诗作与曹植齐名。其《赠从弟》三首,运用比兴手法,分咏蘋藻、松柏、凤凰三物,以其高洁、坚贞、远大抱负来激励堂弟,亦以自勉自喻。本诗所谓“学刘公干体”,即学习刘公干诗作的比兴体,以北国冬雪自喻。全诗共八句,前四句写雪从千里之外的北方飞越龙山来到帝都朝廷;后四句写冬雪自在兹辰为美,一旦艳阳天黑,只桃李争妍,白雪虽然皎洁,却难以容身了。前四句喻诗人以微贱之寒门来至朝廷,欲有一席之地;后四句喻诗人虽有皎洁之质却无容身之时。诗作意象塑造奇特,春意盎然的景物成为趋炎附势的象征,从中读者体会着寒士阶层的悲哀与凄凉。

注 释

〔1〕胡风:胡地之风,北方之风。朔雪:北方的雪。〔2〕龙山:遑(chuò)龙山,北方常寒之山,阴不见日。〔3〕瑶台:美玉砌成的台。〔4〕两楹(yíng):《文选》李善注引郑玄《礼记》注云:“两楹之间,人君听治正坐之处。”楹,堂屋前部的柱子。〔5〕兹辰:这个时辰,指冬日。〔6〕“艳阳”二句:艳阳天是属于桃花盛开的季节,白雪虽然皎洁但不能与桃李争妍。

数 诗

一身仕关西^[1],家族满山东^[2]。
 二年从车驾,斋祭甘泉宫^[3]。

三朝国庆毕^[4],休沐还旧邦^[5]。
 四牡曜长路,轻盖若飞鸿^[6]。
 五侯相饯送^[7],高会集新丰^[8]。
 六乐陈广座^[9],组帐扬春风^[10]。
 七盘起长袖^[11],庭下列歌钟^[12]。
 八珍盈彫俎^[13],绮肴纷错重^[14]。
 九族共瞻迟^[15],宾友仰徽容^[16]。
 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17]。

题 解

这是一首游戏诗,每联以一至十为首吟咏。因有如此限制,一般难作得自然。鲍照此作吟咏一位大族子弟作官的成功之路,其中蕴含有自身深深的感慨与对社会世俗的讥刺,方回《文选颜谢鲍诗评》说:“始云‘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末云‘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意全在此。谓寒士之学,十载不成,巧宦之人,一朝通显,如前九韵所云耳。”此诗可说亦抒发了门阀制度下寒士受压抑的愤懑之情。

注 释

- [1]关西:指函谷关以西。 [2]山东:崤山以东。崤山,在今陕西潼关附近。 [3]“二年”二句:《汉书》载,汉成帝“元延二年(前11),行幸甘泉。”从车驾,随从皇帝;车驾,代指皇帝一行。斋祭,整洁身心以祭祀。甘泉宫,汉代皇帝祭祀天神之所,旧址在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山。 [4]三朝国庆:正月初一,是一年岁、月、日的开始,称三朝,此日国家要庆祝。 [5]休沐:官吏休息沐浴,为例行假日。 [6]“四牡”二句:四马驾车光耀道路,轻巧的车盖在行驰中如鸿雁飞翔。 [7]五侯:公、侯、伯、子、男五

等诸侯。〔8〕“高会”句：在新丰之地举行盛大宴会。新丰，县名，故城在陕西临潼县东北；汉高祖刘邦因太上皇思念家乡，遂按家乡丰县街里格式建筑新城，迁来丰、沛旧人，立为新丰。〔9〕六乐：周代所存六种古乐，《云门》为黄帝之乐，《大咸》为尧乐，《大韶》为舜乐，《大夏》为禹乐，《大濩》为汤乐，《大武》为武王之乐。广坐：大庭广众的场所。〔10〕“组帐”句：华美帷帐飘扬，如春风吹拂。〔11〕七盘：楚舞名。〔12〕歌钟：古代打击乐器名，即编钟。〔13〕八珍：古代八种烹饪法。《周礼·天官》：“珍用八物。”《注》：“珍，谓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捣珍、渍、熬、肝、肝膏也。”此泛指美味佳肴。彫俎(zǔ)：雕画精美的盛放祭品的礼器；此指盛放美食的器具。〔14〕绮肴：各种珍贵美食。纷错重：指美食一道又一道。〔15〕九族：高祖至玄孙，共九辈。此泛指各种亲戚。瞻迟：瞻望等待；迟，等待。〔16〕徽容：美容。〔17〕“十载”二句：苦读十年毫无成就，巧于仕宦一朝显通。

建 除 诗

建旗出敦煌^{〔1〕}，西讨属国羌^{〔2〕}。
 除去徒与骑，战车罗万箱^{〔3〕}。
 满山又满谷，投鞍合营墙^{〔4〕}。
 平原亘千里，旗鼓转相望^{〔5〕}。
 定舍后未休，候骑敕前装^{〔6〕}。
 执戈无暂顿，弯弧不解张^{〔7〕}。
 破灭西零国^{〔8〕}，生虏郅至王^{〔9〕}。
 危乱悉平荡，万里置关梁^{〔10〕}。
 成军入玉门^{〔11〕}，士女献壶浆^{〔12〕}。
 收功在一时，历世荷馀光^{〔13〕}。
 开壤袭朱绂，左右佩金章^{〔14〕}。

闭帷草太玄，兹事殆愚狂^{〔15〕}。

题 解

所谓“建除”，即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十二辰，占卜家以之与十二地支相配，附会以定日辰的吉凶。所谓“建除诗”，全诗十二联二十四句，每一联开头用十二辰之一字，依序而下。此体诗有游戏笔墨的性质，除鲍照此作外，今存还有梁范云、梁宣帝萧誉、陈沈炯各一首。鲍照此诗写边塞战争，依战争发生的顺序一路写来，最后写到胜利，写到建功立业。末二句以扬雄闭门撰作《太玄》与边塞立功作比，认为“殆愚狂”，这是符合诗人的身世与性格的。南朝写边塞战争，是鲍照带的头，他非但在其乐府之作中写，而且还在游戏之作写，可见其对描摹边塞战争的钟爱。

注 释

- 〔1〕建旗：高举战旗。敦煌：郡名，汉武帝时分酒泉置敦煌郡，自汉以来为中原与中亚交通的门户。〔2〕属国：附属国。羌：古代西部的少数民族。〔3〕“除去”二句：不算步兵与骑兵，还有万辆战车。万箱，万辆。〔4〕“投鞍”句：卸下马鞍驾成营垒的围墙。〔5〕“平原”二句：辽阔大平原上，旌旗辗转相望，队伍绵延千里。亘（gèn）：延续不断。〔6〕“定舍”二句：安营扎寨后还来不及歇息，传令兵又传达收拾装备前进的命令。定舍：确定住宿。候骑：负责传命、侦察的士兵。〔7〕“执戈”句：手握武器无暂时停顿，拉开长弓始终不放松。〔8〕西零国：即先零，汉代羌族的一支，又称先零羌，最初居今甘肃、青海湟水流域。汉武帝伐匈奴，始置护羌校尉。以后离开湟中到西海、盐池一带。宣帝时，复渡湟水，为赵充国所灭。〔9〕生虏：活捉。郅支王：匈奴呼韩邪单于之兄，名呼屠吾斯。呼韩邪当单于后，诸王亦争当单于，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汉元帝时，都护甘延

寿发兵讨伐,俘获并斩杀郅支单于等。〔10〕“危乱”二句:指战乱平定后,朝廷在万里边疆设置关隘。〔11〕成军:出师成功。玉门:古关名,在今敦煌西北,阳关在其东南,古为通西域要道。汉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求归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12〕“士女”句:各方人士献上酒水迎接。壶浆,指酒,因以壶相盛,故称。〔13〕“收功”二句:建立功劳在一时,但后世历代都享受其荣誉与利益。荷,承当,接受。〔14〕“开壤”二句:因开边拓土的战功获得高官显爵。开壤,开拓疆土。袞:接受。朱绂,印章上红色的带子。金章:黄金铸造的印章。〔15〕“闭帷”二句:指扬雄闭起门书写《太玄》,这样与立功边塞相比实在太愚蠢迂腐。太玄,《太玄经》,汉时扬雄仿《周易》写的一部书。殆(dài):近于。

行药至城东桥

鸡鸣关吏起^{〔1〕},伐鼓早通晨^{〔2〕}。
 严车临迥陌^{〔3〕},延瞰历城闾^{〔4〕}。
 蔓草缘高隅^{〔5〕},修杨夹广津^{〔6〕}。
 迅风首旦发^{〔7〕},平路塞飞尘^{〔8〕}。
 扰扰游宦子^{〔9〕},营营市井人^{〔10〕}。
 怀金近从利^{〔11〕},抚剑远辞亲^{〔12〕}。
 争先万里途^{〔13〕},各事百年身^{〔14〕}。
 开芳及稚节,合彩吝惊春^{〔15〕}。
 尊贤永照灼,孤贱长隐沦^{〔16〕}。
 容华坐消歇,端为谁苦辛^{〔17〕}。

题解

“行药”,即因为服药,靠散步宣导之。此诗写诗人清晨“行药”所见情形,“观夫游宦从利之徒,扰扰营营,争先万里,莫不各

为百年之身所累”(刘履《选诗补注》语)。诗作分为三个层次,首六句言早起所见景物,引出“修杨夹广津”,即有人奔走其路。“迅风”以下十句,写扰扰营营奔走之徒,笔墨里充满了蔑视。末四句先写己,对照“永照灼”之人,自己沉沦下僚真是“长隐沦”啊;末二句故作问语,容华销歇者是哪些人呢?实际答案是很明确,即诗人前面见到的扰扰营营的奔走之徒。诗中颇有对偶之语,如“怀金”四句,既工整,又通顺,可见对偶已是时代所尚。

注 释

[1]“鸡鸣”句:鸡鸣之时,守关之吏起床开关通行。古关法,鸡鸣开关出客。 [2]“伐鼓”句:敲鼓报告清早的时辰。 [3]“严车”句:整备车马来到通往远方的道路。迥(jiǒng),远。 [4]“延瞰”句:登上曲城四下观看。阊(yīn),古代城门外的曲城。 [5]隅(yú):角落。 [6]修杨:高大的杨树。津,渡口。 [7]首:开始。旦发:黎明。 [8]塞:充满。 [9]扰扰:纷乱。 [10]营营:往来盘旋、徘徊貌。市井人:指商人。 [11]“怀金”句:接“营营”句而来。怀揣金玉希望很快获利。 [12]“抚剑”句:接“扰扰”句而来。辞别亲人,抚剑远游求宦。 [13]万里途:指能获利或能得官的美好前程。 [14]“各事”句:各自为自己的一生奔走忙碌。 [15]“开芳”二句:面对眼下百花盛开的大好春光,他们那些人本身已繁华光彩,是不会留心于春色的。 [16]“尊贤”二句:尊者贤者永有光环笼罩灼人眼目,孤者贱者只有永久沉沦下僚。 [17]“容华”二句:那些容华在奔走中消歇的人,你们是什么人又在为什么如此辛苦呢?

园中秋散

负疾固无豫^[1],晨衿怅已单^[2]。
气交蓬门疏,风数园草残^[3]。

荒墟半晚色^[4],幽庭怜夕寒^[5]。
 既悲月户清^[6],复切夏虫酸^[7]。
 流枕商声苦,骚杀年志阑^[8]。
 临歌不知调,发兴谁与欢^[9]。
 倘结弦上情,岂孤林下弹^[10]!

题 解

所谓“秋散”,即秋日散心。诗首二句点出自己久病不愈及贫困状况,为散心秋园述说原因,并由“帐已单”预示下一层次的述秋日。中六句描摹秋日景象,萧条肃杀,所谓“夜虫酸”又预示下一层次个人处境。末六句点出散心的内容,但写出来却是欲“散”而“散”之不去的。只是末二句提出能“散”的条件,即倘若有知音,自己亦能弹出古调,但更反衬出这只是未实现之事。全诗字句清警,且意象才调流畅,不似某些诗人写自己窘困处境的作品,字句亦有迫窘之形。

注 释

[1]负疾:生病。固:本来。豫:欣喜之情。 [2]衿:衣襟,此处代指衣服。此句说,清晨起来始觉秋寒;此种感觉是符合“负疾”者的情况的。
 [3]“气交”二句:秋日来临,贫家柴门疏落破败,凄厉寒风吹得百草凋残零落。气交,气候相交,指秋日来临。 [4]“荒墟”句:荒墟之地,天色未晚已觉有晚色,故称“半晚色”。 [5]“幽庭”句:幽暗的庭院,当夜晚寒气袭来时,尤觉凄冷。 [6]月户:月色在户。 [7]切:急迫。酸:酸楚。这句说,为夜虫酸楚的叫声感到心情急迫。 [8]“流枕”二句:秋日夜晚的种种声响从枕边流过,萧瑟肃杀令人感到年龄与志气都在衰退。商,指秋日;商本为五音之一,阴阳五行之说,商、秋都属金,故称秋为商。骚杀,犹萧瑟。阑,衰。 [9]“临歌”二句:莫说是因为惆怅要唱歌时不知音调,即便是引

吭高歌,又有谁与自己同欢同乐呢?发兴,兴致所起而高歌。〔10〕“倘结”二句:倘若有人结识我琴弦上的情感,那我也不会孤独地在林中弹琴了。这是慨叹没有知音理解自己。

观园人艺植

善贾笑蚕渔,巧宦贱农牧^{〔1〕}。
 远养遍关市,深利穷海陆^{〔2〕}。
 乘轺实金羈,当垆信珠服^{〔3〕}。
 居无逸身伎^{〔4〕},安得坐梁肉^{〔5〕}。
 徒承属生幸^{〔6〕},政缓吏平睦。
 春畦及耘艺,秋场早芟筑^{〔7〕}。
 泽阅既繁高,山营又登熟^{〔8〕}。
 抱锄垆上餐,结茅野中宿^{〔9〕}。
 空识己尚醇,宁知俗翻覆^{〔10〕}。

题 解

这是诗人看到农人种植而引发的对社会世态的看法。园人,园圃之人,指农人;艺植,种植。首六句写商富官贵,他们各有自己谋福利的手段。次四句写农夫非商非官,但有幸生活在国泰民安、政缓吏廉的时代,那就只有从事“艺植”。所谓“政缓”,这实际上应该看作是诗人的理想。末八句落实到“园人艺植”,写他们的农事,写他们的生活;写自己对他们的赞赏。诗人虽然对自己赏识纯朴农事感到满意,但又担忧社会上的俗人并不认同自己的想法,是非颠倒,实际上批判了社会俗态对农事活动的轻视。

注 释

〔1〕“善贾”二句：善于经商者笑话从事蚕桑打渔者，巧于宦宦者轻贱从事农业畜牧者。〔2〕“远养”二句：远行经商以孝养父母，走遍天下关市；追求丰厚之利穷尽海路陆路。〔3〕“乘轺”二句：乘坐小车但牲口笼头却是金子所作；当垆卖酒但衣服首饰却有珍珠相缀。这是指这些人不论怎样都是有钱的。〔4〕逸身伎：使自身逸豫的本事。伎，伎俩，本事。〔5〕坐梁肉：坐食梁肉。〔6〕徒：只。幸：幸运。〔7〕“春畦”二句：春日在田地及时耕耘种植，秋时早早准备好收割建筑打谷场。芟(shān)，割。〔8〕“泽阅”句：察看水田，庄稼已经繁盛高大；察看山地，各种作物也已成熟登场。泽，水田。阅，察看。〔9〕“抱锸”二句：怀抱农具在田头吃饭，茅草作棚在野外住宿。锸(chā)：铁锹。〔10〕“空识”二句：白白知道自己是崇尚农夫这种纯朴的生活的，但哪里能知时俗社会的是非颠倒呢！

梦 还 乡

衔泪出郭门，抚剑无人逵^{〔1〕}。
 沙风暗空起，离心眷乡畿^{〔2〕}。
 夜分就孤枕^{〔3〕}，梦想暂言归。
 孀妇当户叹^{〔4〕}，缫丝复鸣机^{〔5〕}。
 慊款论久别^{〔6〕}，相将还绮闱^{〔7〕}。
 历历檐下凉^{〔8〕}，胧胧帐里辉^{〔9〕}。
 刈兰争芬芳，采菊竞葳蕤^{〔10〕}。
 开奩夺香苏^{〔11〕}，探袖解纓徽^{〔12〕}。
 梦中长路近，觉后大江违^{〔13〕}。
 惊起空叹息，恍惚神魂飞。
 白水漫浩浩，高山壮巍巍^{〔14〕}。
 波澜异往复，风霜改荣衰^{〔15〕}。

此土非吾土，慷慨当告谁^{〔16〕}。

题 解

本诗写客居他乡思念家人，极思成梦，而醒来更为感叹。一感叹离乡的思念，二感叹梦中的情境不能成真，三感叹现实的孤独处境无人可诉。诗的前四句写诗人过去的行为，他含泪离家，孤独走上远行之路，一派风暗沙沉之中，他分明眷恋家乡。“夜分”以下十二句转梦境的叙写，诗人梦中还乡，他搀扶妻子走下织机，回到房间；他与妻子刈兰采菊嬉戏，把玩当年的定情之物。“梦中”至末尾，是诗的第三层次，叙写醒来后的情况，本是相亲相依，须臾之间又是孤独一人，于是诗人直抒当前心绪，一是回归无路，二是离乡悲哀无人可诉，这都是现实与梦境这巨大的反差所致。叙写梦境，古即有之，如《古诗十九首》之“凛凛岁云暮”中称“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古辞称“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至鲍照此诗，过程叙写最为详细，后世继之者也多有之。曹道衡谓此诗作于诗人永安令任上（《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那么时当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永安，在今湖北随县，古属荆州。

注 释

- 〔1〕逵：四通八达的道路。〔2〕离心：离乡背井中的心情。眷：眷恋。乡畿（jī）：泛指家乡。畿，国都四周的广大地区。〔3〕夜分：夜半。就：接近。〔4〕孀妇：独居在家之妇，指其妻。〔5〕缫（sāo）丝：把蚕茧浸在滚水里抽丝。鸣机：织布机响，指织布。〔6〕慊（qiàn）款：怨恨离别而见面又恳切。〔7〕相将：相互搀扶携手。绮闱：指内室。〔8〕“历历”句：经过房檐下时清晰地感到凉意侵人。〔9〕朧朧：朦胧。与上句的“历

历”共同表现梦境一会清晰、一会朦胧的样子。〔10〕“刈兰”二句：此是指与妻子在梦中的活动，两人一起刈割芬芳之兰、竞采葳蕤之菊。刈(yì)，割。葳(wēi)蕤(ruí)：花草茂盛的样子。〔11〕奩(lián)：梳妆用的镜匣。夺：取。香苏：香缬。〔12〕纓徽：香囊。此句的“纓徽”与上句的“香苏”都是定情之物，繁钦《定情诗》写道：“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何以结恩爱，美玉缀罗纓”。〔13〕“梦中”二句：梦中使相隔极远的两人一下子靠近相见，醒后才知两人有如大江相隔。违，背。〔14〕“白水”二句：看似写景，实指与家乡的阻隔。〔15〕“波澜”二句：江潮来去起落，彼一波不同于此一波；风霜之中万物由荣而衰。此二句比拟人在岁月流逝、万物衰变中变老了。〔16〕“此土”二句：王粲在荆州思念家乡，其《登楼赋》曰：“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此二句表现客居的孤独与思念家人的焦灼。

山行见孤桐

桐生丛石里，根孤地寒阴。
 上倚崩岸势^{〔1〕}，下带洞阿深^{〔2〕}。
 奔泉冬激射，雾雨夏霖淫^{〔3〕}。
 未霜叶已肃^{〔4〕}，不风条自吟^{〔5〕}。
 昏明积苦思，昼夜叫哀禽^{〔6〕}。
 弃妾望掩泪，逐臣对抚心^{〔7〕}。
 虽以慰单危，悲凉不可任^{〔8〕}。
 幸愿见雕斫，为君堂上琴^{〔9〕}。

题解

这是一首咏物诗，但题目却有“行旅”或“游览”意味，实际给咏物赋予一个背景，这是咏物诗在未定格时的形态。诗作咏桐，有

赋的写法,如《文选》赋音乐类中咏乐器的作品,先咏桐的生长之地的险恶,再咏桐受到自然界严酷环境的锤炼考验,接着咏其本身的材质。然后吟咏的重心落到其生长的状态带给自然界动物与特殊境遇人们的情绪感受。最后写出孤桐期望能被君王看重,雕斫成琴,也算是有所作为。这或许就是诗的寄托,诗人自喻孤桐,表达其虽然孤贱,但愿有所作为之心。

注 释

- 〔1〕崩岸势:即悬崖峭壁的地势。〔2〕“下带”句:下临深深的潭渊。洞,深穴,此指水穴。阿,水岸。〔3〕霖淫(yín):二者都是指久下不停之雨。〔4〕“未霜”句:未遭霜时,枝条树叶显示出肃杀萧瑟。〔5〕“不风”句:未遇来风,枝条摇动亦发萧萧悲吟。〔6〕“昏明”二句:在昏暗的林中,桐仿佛积藏着苦闷的思虑,昼夜间都有禽鸟在其上哀鸣,前一句为拟人化手法,也可看作是诗人自喻。〔7〕“弃妾”二句:望着如此之桐,被遗弃的女子掩泪而泣,被放逐的臣子抚心而叹。〔8〕“虽以”二句:只以其原本的形态来安慰孤单又身处危地之人,恐怕其悲凉的本性难以胜任。〔9〕“幸愿”二句:如果被雕斫成琴,为君在堂上弹奏,这也是桐最大的希望!见,被。《桓谭新论》:“神农氏继宓牺而王天下,于是削桐为琴,绳丝为弦。

封面	页
书名	页
版权	页
前言	
目录	
正文	